



踪 跡

周 燊 著

新 社 文 藝 叢 書

第 二 輯 第 三 集

內容簡介

本書所收集者，是作者自一九六五年至七一年陸續寫成的遊記。由於寫作時間相隔五六年，故本書之文筆，前後有若干差異。按遊記之寫作，各家未必盡同，或偏重於政治經濟，或着眼於風俗人情。本書作者於自然風景，情有獨鍾，是以所記述與描繪者，多為山川草木之屬，較之一般遊記，更具文藝色彩。



洪天賜教授捐贈



總編

副總編

主任

新加坡文藝復興學會

新加坡文藝復興學會

一九七一年

新加坡

天顯塔銘





踪跡

周燦著

遊記

新加坡文艺叢書第二輯第三集

新加坡文艺編委會主編

一九七一年十月

新加坡



編者

曹曉風

王維

第三編第二卷書畫藝文綜論

陳正全 曹曉風 王維 編

二十一世紀

藝文

目 次

香 港(1965)

海闊天空
淡淡的三月天
寒流
青山綠水
海上的皇冠
槳声灯影里的香港仔
二顧太平山
五步一茶樓
長洲·梅窩
水上人家
地獄与天堂

泰 国(1966)

乘長途火车的滋味
美丽的宋卡海滨
粒粒皆辛苦
耀华力街印象
河馬·水獺·海獺
伽蓝小記
水上市场风光
只說鮮花
美味初尝
素貼山之旅
濯足万里流

日 本(1970)

这里也杜鵑，那里也杜鵑
今年櫻花開得較迟
在太阳之塔下走着
还是箱根最好玩

台 湾(1971)

雨中的台北
再到碧潭去
日月潭的两張臉孔
过横貫公路
那天在花莲

埃 及(1971)

虎烈拉
尼罗河的礼物
闲罗一瞥

欧 洲(1971)

啊，雪！
行李箱惊魂
这里——米拉奴？
聖誕快乐
雅典这地方
我委一壺檸檬茶
什么？这就是德士
威尼斯在陆沉中
霧去霧来
好一个銀色的世界
巴黎的冬天
倫敦与我
看見了海德公园

夏 威 夷(1971)

嘩！这么多鸚鵡
看鯨魚跳舞
夏威夷式会议
夏大印象
国际市场和歪基基
購物中心阿拉摩那

踪 跡（代序）

我是螞蟻
爬行
在圓圓的桌面

爬行
在水漬的湖泊
裂縫的夾谷
一切障礙物的
崇山峻嶺的周圍

只要還年輕
爬行
是一種樂趣
那時淒風也瀟灑
苦雨也甜滋滋

只要還年輕
爬行
是一種樂趣
當奇異的圖景
一幅又一幅
在眼底展開

全...
...

...



...

海闊天空

我們一行七人，趁假期之便，乘客貨輪大寶石號到香港去。

因為大家都是第一次出遠門，而且離家的目的，只在於旅行觀光，所以臨行的前夕，每個人的心里都很激動，以致於紛紛失眠了。

行李是早就預備好的，多半都很簡單，出發的時間一到，就在腳夫的幫忙下七手八腳地送上了船。下午四點鐘，船開行了。這時候，大家都有說不出的快樂，心里暗想：我們終於成行了！

似乎沒有一個人肯對他們所居住的老地方多看一眼，因為大家對它都太過熟悉了。再說，我們終究要回來的，只消過一段短短的日子，我們就會回來的。

現在，我們什麼也不想，只想認識這艘我們所乘搭的輪船。當一切都安排停當之後，我們便到處亂跑，從船頭走到船尾，又從船尾走到船頭。只要是能去的地方，我們都去看了一下。末了，就站在甲板上远眺。第一天的海上生活，幾乎全在好奇心的籠罩底下度過了。

書上都說，在海上看日出，是最有趣的，所以我們相約隔天一早就起來，看日出的奇觀。

五點多鐘，天還沒有亮，大家就出現在甲板上了。過了些時候，我們看見東方的天上，慢慢地露出了光芒，接着，變化萬千的彩霞，也呈現在眼底。但是，我們等着等着，卻望不見太陽的影子，原來它早已上升了，只是躲在雲的背後，不讓我們見它。而且以後一連好幾天，我們始終不會欣賞到日出的美景。這倒不是我們起身不夠早，而是海上的雲太多了。這時，我才曉得要在海上看日出，也不是容易的事。陳良同學是大自然的愛好者，他最有耐心，天天都早起，但結果卻大失所望。吳忠同學雖說也有賞日的雅興，可是他心廣體胖，睡起覺來，十分纏綿，有時日上三竿，他還擁枕高臥，所以陳良取笑他說：「等你起身，看日落倒還來不及。」

其實，在船上看日落，也是別有一番滋味的。有一天黃昏，吃飽

了飯，在甲板上散步，只見一輪又圓又大的火球，正重甸甸地掛在西邊的水平線上。它光輝眩目，使人不敢正視。但是瞬息之間，它便收斂起每一絲金光，變成一位身懷絕技、而望之如一玄所能的大智之士了。晚霞並不多，萬里長空，只是那麼淡淡的一抹紅彩，所以落日的臉龐，就形成了畫面上非常明顯的主題。終於，像受了大海的誘惑一般，這個冷卻了的大火球，一步一步地走入水中。當它完全沒頂的時候，天便加速地暗下來，以便在最短的時間里，將這個世界遞交到黑夜的手中。有時，雲濃了，看不見太陽的真面目，只見雲層破裂的地方，露出一隻眼睛來，睜了我們一陣子，又突然閉上了，真是好玩得很。

此外，我們也看月亮，也看星星。在海上看星星，總覺得它們比別處多，因為這麼廣大的天空，除了月亮的寶殿之外，其他的領域，就全給密密麻麻的羣星所霸佔了。我記得當我們乘搭另一艘輪船大寶宮號，從香港回返星洲時，恰逢月圓之夜，大家為了不捨得辜負良宵，便常常到甲板上賞月。有一夜，我們居然妙想天開，帶了一套撲克牌到月光下玩呢！船面上到處都刷上白漆，所以顯得更加明亮，實在與白天差不了多少。清風徐來，波浪在我們的周圍發出有規律的响声，而大家的賭興都很濃，不睡覺也不在乎了。

船離開星洲越遠，海水的顏色便越深。起先它只是像晴空一樣，呈現出一片蔚藍，後來却轉成了似乎可以蘸着寫字的墨水。再後來，幾乎變成黑色了。這時候，唯一能夠說明海水不是黑色的，就是船的左右前後激起的陣陣浪花。啊，說起那浪花，真是可愛極了。它永遠使人感覺到它是多麼的清涼、晶瑩、涼快，一個浪花在沉下之後所構成的平面，以及平面上糾纏着白沫的紋理，會很自然地使人想起了花崗石。如果你向波浪的翻摺面上定睛細看，你總可以發現一條或三五成羣有翼的魚兒，從它上面急急地飛過。這些魚兒在飛動時是藍色的，而且發出亮光，非常美麗。我們中間無論誰一見到飛魚，總是指手劃腳，惊呼頻頻，姿別人也現瞻一下這海上的小生靈撲浪滑翔的雄姿。

事實上，這些魚兒並不能祇真的會飛，會飛的應該是鳥兒。海鷗

我們見過了，老鷹我們也見過了，對於牠們振翼高飛的英勇行為，我們還不怎樣感到驚奇，最使我們驚奇的，是一隻小燕子的突然在海上出現。有一天，我們在船頭看海，忽然間，一個小黑點從眼前掠過，定睛看時，是一隻小燕子。只有一隻，比平常所見的還小的一隻。我們已有好久望不到陸地了，而這隻嬌弱的小燕子，是從那兒飛來的呢？如果牠想回到牠的舊巢去，牠還會有足夠的精力麼？我不曉得牠的心中有沒有絲毫的恐懼、驚惶，但是當牠像在異地遇見了親人一般，在我們的頭上盤旋低飛的時候，我禁不住對牠肅然起敬！我認為，恐怕只有牠，才稱得上是海上的英雄了。

因為人多，大家在一起賭賭牌，看看報，談談天，日子過得並不怎麼寂寞。有時一個人靜下來了，也會凝視着長空和大海出神。那時候，少不了就有些幻想了。我想：海這麼大，天空這麼廣闊，用望遠鏡向最遠的地方望去，也望不見陸地或船的影子，而海也是很深很深的，我們的船兒，就在這深海的面上航行。我們的底下，是來來往往，悠遊自在的魚蝦。我們的頭上，是變幻的云，是溫暖的太陽，是微笑的月亮，是說話的星星。七千多噸重的輪船，已是這般渺小了，而船上的我們，又祇是什麼呢？

淡淡的三月天

有一首中国民歌，歌詞的前两句是：「淡淡的三月天，杜鵑花開在山坡上……」。

我们到达香港时，正是阳曆二月底，接着，杜鵑花盛開的三月也来临了。

每逢到一个新的地方，最使我们发生兴趣的，应该是那个地方的特色。我们往往是藉对一切事物的比较而去認識一个新的地方，加深我们对这个地方的印象的。

到了香港，我们看见了許多新鮮的建筑物，新鮮的山水、人物和花草。說到花草，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杜鵑花。

記得上了岸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茶楼吃早点，上楼梯时，我看见楼梯底下搁着几盆点缀用的花，有知名的，有不知名的；有见过的，有不曾见过的。不知名而又不曾见过的那两盆，开着浅紅色的花，開得很密，花朵的形状有点像这兒常見的牽牛花，因为它也是作喇叭状的，不过花瓣分成五片，裂痕很深。当我看见它时，我觉得奇怪，不曉得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据我所知，有些塑膠花和帛花，如果做得精巧，实在可以乱真。但是也偏偏有一小部份的花，明明是真的，可是看起来却有点像假的。当时我所见到的，就是这一类的花。我为了妥肯定它的真伪，便伸手在花瓣上触摸了一下，只觉得它润滑如脂，鮮嫩欲碎，不是真的是什么？於是我问：「喂，这是什么花？」但是同行的人，沒有一人回答。

两三天后，叔叔駕了汽车，从香港到九龙来（我和同学们都寄宿在九龙），带我到沙田和青山去玩。一路上，看见有好几处地方也栽种着这种花。叔叔曉得我们是第一次到香港，玄論对什么都很好奇，所以他总不憚其煩地为我们介紹和解說一切。他指着上面提到的那种花，告訴我们說：「这是杜鵑花。」

哦，原来是杜鵑花。杜鵑花这个名字，我不知已听过和看过多少

遍了，只是一直都沒有機會見到它。杜鵑可能是鳥，也可能是花，但無論作為鳥兒或花兒的名字，都是十分美麗，十分動聽，十分富有詩意的。

我覺得盆栽的杜鵑花比不上種在地上的杜鵑花好看，因為杜鵑這種花，如果一朵一朵分開來看，是沒有什麼特出之處的，但是如果集中在一起，百朵千朵，互相依偎，遠遠看去，只見顏色不見花，倒反而顯得可愛。其實，好多少數的花草，也都是有這種情形的。在新加坡，性質接近杜鵑花的，恐怕只有鳳凰木和九重葛了。遇到鳳凰木開花的日子，往往只見見花，看不到葉子，因為花朵實在太密太多了，一大片，紅艷艷的，如火如荼，所以有想像力的人就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做「森林的火焰」。但是如果我們將落在地上的「火花」撿一片起來看，就覺得沒有什麼看頭了。九重葛也是這樣，只能讓它爬滿在籬笆和屋頂上。

以後我就時常看見杜鵑花，或在住家的花園中，或在酒樓和茶肆里。至於公園，那更是少不了。有一天清早，我們坐纜車到太平山上去，只見那兒酒店的小花園中，也種了不少杜鵑花。由於山上溫度低，寒風料峭里，所有的杜鵑花都顯得楚楚可憐。

不過在香港，杜鵑花開得最多最茂盛的地方，也許當推兵頭花園。在那兒，杜鵑花正如歌詞中所說，是開在山坡上的，一簇一簇，遠看就像黃昏天邊的紅雲，如果想拍彩色照片，這便是最理想的背景和陪襯了。我們就在那兒拍了幾張彩色照片，以便帶回去，告訴新加坡的朋友說：「這就是杜鵑花！」

寒 流

当我们决定要在二月到香港去的时候，有人就说这个时候的天气还很冷，不大适合；有人却以为冷才好，他的理由是我们一年到头都生活在热带地方，连冷是怎么一回事都不晓得，趁这个机会去尝一尝冷的滋味，也是好的。听的人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就这样决定了。

在船上一点也不冷，可是一接近香港，情形就不相同了。船到香港那天，大家身上都加了衣服。上了岸，看见码头上的工人，也都穿着好几件衣。坐了车子到青山道去，看见路人有穿中山装的，有穿长衫的，有穿西装的，穿得都很臃肿。因为在这种季节，香港的天气实在冷，要不然，本地人也不会往身上加衣服了。

香港的男人所穿的服装，虽然有好几种式样，但总以穿西装的居多。当我们还没有来香港以前，就听见人家说，香港人不管有钱没钱，一律都穿大衣，否则，便简直不称一个人，人家会看不起你的。我们看看也的确如此，所以到了第二天，大家便都把带来大衣穿上，于是一个个都阔了起来。

在新加坡穿大衣，是一种苦刑，是活受罪，但在香港却不然。狐假虎威是另一回事，禦寒的妙用却是说不尽的。有一套大衣挂在身上，玄论到郊外去散心，上茶楼去喝茶，都觉得温暖得多。有时候，即使穿了大衣，也还是不够的，所以大衣之内，又得多藏一两件毛衣，连背心衫在内，起码也有四层衣服。

到香港一个星期了，还难得看见太阳，天气总是阴沉沉的。报上说，卖衣店的老板都笑逐颜开，因为寒流来了。我们对于寒冷虽存有好好奇心，但也委吃不少苦头。洗澡就是一个问题。提到洗澡，有些人恐怕还有余悸。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两天才有一次热水，而且是委到晚上六时过后才烧好的。委洗澡，便一定委等到那个时间。那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天气当然更冷了。水是沒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脱衣。试想身上穿了几件厚衣服，尚且委咬牙切齿，何况脱得一絲不掛

呢？所以有的人就一面洗澡一面跳，借身子的运动来增加一分热力。也有的人就在洗脸盆里盛些热水，抹抹身子，速战速决了。有时觉得还可以得过且过，便索性向洗澡间告几天假，反正天气冷，出汗不多，几天不洗澡也没有人知道。

另一个问题是睡觉。我们住的房间，连白天也关上房门，晚上更不必说了。虽然如此，却也好不了多少。大衣是不能穿到床上去的，所以便多穿一件别的衣服以代替大衣。至于袜子，却让它继续保留着。钻进被窝里，当然比呆在外头温暖得多，但是在躺到床上，刚刚盖上棉被的那一刻钟，个中滋味，只有当事人体会得出。原来就在这时候，褥子、枕头、棉被，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冷的。一碰到它们，便禁不住打了个寒颤。这时候，你最好一动也不动，屏气静息，让被窝先培养好情绪，于是过了些时候，自然会逐渐暖和起来。这时，你才能好好地睡一个觉。

有一天清早，我们准备游太平山。起身之后，每位同学都如临大敌，将箱子里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这还不算，又煞有介事地戴上手套。结果不出我们所料，山上的温度更低，所有的人都冷得发抖。

又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九龙荔枝角的荔园去玩。那天刚好是周末，游人向来都很多，可是那天晚上却寥寥无几，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有两位同学，在园里走了两圈，弯腰缩颈，仍有不胜寒之感，所以提早回家去了。我们去参观动物园时，看见笼子里的两隻猩猩，也冷得屈作一团，又将一张麻布当被单把身子盖得紧紧，可见牠们也感到冷了。后来动物园的管理员，还用布将所有的笼子都遮蔽起来，否则，长夜漫漫，这些飞禽走兽不都冻坏了么？

不过天气冷也不无好处，第一，不容易感到疲倦。我们几乎每天都一早就出门，到处游荡，直到更深夜静才入眠，但是在精力方面，也不至于支持不住。第二，胃口好。这一点是重要的，到香港旅行，吃东西也是一项节目。此外，在车站等车，在茶楼等点心时，我们还有一件小玩意儿可以消磨时间——吐气。只要吐一口气，嘴里马上冒出了一股白烟，这在我们这些少见多怪的人看来，也觉得很好玩呢！

青山綠水

香港归来，朋友见了面，总问那么一句：「香港好玩嗎？」而我也总这么回答：「旅行是可以的，長住就不适合了。」

真的，初到一个新的地方，往往觉得这个也好玩，那个也值得看一看，可是一玩多了，一看惯了，便发现它也不过如此。

香港是一个大都市，当然具有一般大都市的特色：热闹、繁华，到处是人，到处是高大的建筑物，工厂林立，车馬川流。也正因为这样，它使人生活紧张，神经不得安宁。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蝇争血。醜恶的一面，总是盖过了美好的一面。我常常听见外来的遊客讚美新加坡，说它是东南亚最清潔的城市，去过了香港之后，我才觉得这话很可能是真的。香港的清潔情况，比起新加坡来，可说实在差得远。武侠小说上形容杀人，说是「白刀子进去，紅刀子出来」，如果我们来形容在香港穿衣服的情形，那么该是「白衣服出去，黑衣服回来」了。这可一点儿也不誇張，每天清早出门时，你换上了清潔的白衣服，光艳照人，然后到大街上转了几转，等到午后回到家里，解衣寬帶一看，糟了，这兒也一片黑云，那兒也一片黑云。检查一番之后，終於发觉这些肮脏的地带，都是属于大衣照顾不到因而暴露在空气里的地方；而那几处貼身的部份，反而完好无恙，幸免於难。再用手巾探探鼻子，才发觉两个鼻孔已变成了两个烟囱，里面的烟油煤屑都十分丰富。耳朵眼睛，也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还是市区以外的地方好。在香港，只有浅水湾、深水湾、石澳等几个地方可以去。对于我们新加坡人来说，浅水湾这个名字是最熟悉的。我们听说香港的电影明星们常到那兒去游泳、拍照。可惜我们在香港的这段时间，天气很冷，沙滩上冷清清的，除了几个褴褛带着孩子们在玩沙之外，连一个在游泳的人也看不到。浅水湾虽不如想像中那么美，但也不至於令人大失所望。沙滩旁边的那排修竹，就已经很可爱了。此外，那兒也有休息更衣的棚子，給予遊客

不少的方便。浅水湾的背后有山，有雅緻的洋房，也祇是风景优美的地区。深水湾据说水比较深，所以到那儿去的人就比较少了。不过乍看起来，它也有它的特色。人家说，石澳是全香港最好的一处沙滩，这话实在不错。那儿的沙，虽不祇很白，但却十分乾淨，而且沙的粗细，是有层次的，离海水最近的地方沙最幼细，慢慢地，就变得粗大了，到最后，竟变成了小石子。但是这些石子莹晶圆滑，用手按摩，也觉甚为可爱。沙滩向海的左边，有一些大石头，最适合照像。

九龙这一边，天地就大了。过了九龙半岛往北走，就是新界。这儿青山绿水，到处可以见到郊外的好风光。沿途有两间酒店，留给我们的印象很深，一是沙田大酒店，一是青山大酒店。沙田大酒店的建筑，几乎无处不佳，酒店内部的装饰都很高雅，墙壁和傢具的色调也十分调和。但我最欣赏的，还是酒店背后的露天茶座。在这里，就是坐上一个下午，也是绝不会厌倦的；只可惜我们行色匆匆，不能多为逗留。记得到沙田去的那天，已经可以看见太阳光了，但是微风过处，仍带着一丝寒意。在这种时刻，坐在露天茶座上喝茶谈天，应该祇是最高级的享受了。寒风袭来，当然觉得难受；艳阳当空，也会晒得人汗珠淋漓，但是坐在寒风里晒太阳，既不冷，也不热，只感到一阵温暖。这时候，你自然而然地会闭上眼睛，深深地呼吸。你会发觉空气是多么的新鲜，新鲜得嗅出花草树木的香味。在星期日，这儿的客人虽然多，但绝不像茶楼上那么吵杂，淑女绅士，大家都彬彬有礼。从茶座向外望出去，可以见到蓝天、大海、远巒和近山，一切都那样清澈，那样宁静，那样美好。青山大酒店地方比较大，地点也在海边，可以游泳，海上还有浮动的跳板，供游泳者跳水之用。岸边装有一块相当大的霓虹灯招牌，据说从海上经过的大小船隻，远远就可以望见「青山大酒店」几个大字。酒店正门有一个花园，种了不少花木；背后有栏杆，可以看山看水，风光旖旎。因为环境好，所以每逢假日，名人商贾都到这儿来游憩，如果歪瞻仰电影明星的丰采，到这儿来，多数是不会失望的。

此外，像容龙别墅、松林仙馆和鹿苑，也都可以去看看，不过这些地方风景平平无奇，不足以令人留恋。

其实，不必到这些地方去，只委驅车在路上兜风，也一样可以看见大自然美丽的景色。老实說，我们都是到了香港之后，才真正看见像山的山。当然啦，人家五嶽归來不看山，登了泰山之后，也会藐視起天下來，但是我们这些只見過武吉智碼山的，也禁不住委为眼前的大土堆所傾倒，以致於嘖嘖称奇，叹为观止了。当我们经过高山时，叔叔指着山上的两块石头，說这便是著名的望夫石，这个山就叫望夫山。我看看，觉得那两块石头一点也不像人，更談不上是个妇人了。可是說时迟那时快，汽车滾过了一段路，我回头一望，果然看见高高的山上站着一个人，她背上負着一个在襁褓中的嬰兒，手里又牽着一个穉龄的小孩子，正在向远方企望，等待着她的夫婿的归來。另外一座山，叫做馬鞍山，的确一看就像馬鞍。

在九龙新界見到的水，多半都平靜如鏡，水面上有捕魚的小舟，偶爾也有古老的帆船点綴着，增加了不少的嫵媚。

山水之外，就是田园了。到新界去的路上，你可以看見遼闊的菜园和稻田，又有养蜂坊、养魚坊、猪圈、鴨池、鸡寮和花园。有些農舍，还保留着中国農村旧式的建筑，屋子矮小，作深灰色，门前貼着紅对联，很有古朴的风味。

在这兒，如果你想吃海鮮，也有好些地方可以去。但是为了情調和趣味，最好亲自到海边的漁船上去買。那兒賣的不外是鮮虾、石斑魚、大蠔、田螺这些东西，价錢并不便宜，但都是活生生的，任顧客自己挑选，買成之后，或帶回家去，或送給附近的酒店代蒸，即杀即吃，滋味当然十分鮮美。

如果想吃柚、木瓜和豆腐，那就得到沙田去。柚倒不觉得如何出色，木瓜却使人难忘。它的外皮虽青，果肉却是紅熟的，一口咬下，凉透心脾，就像刚从冰箱里取出來的。至於其質之滑，其味之清甜，更非本地的出产所能望其項背。沙田豆腐的特点是幼嫩滑溜，全无渣滓。油炸的豆腐角，也香脆可口，值得多吃。

听了我这番敘述之后，香港好不好玩，大家心里也有数了。

海上的皇冠

有人說，世界上夜景美丽的地方一共有三个，一个在非洲，一个在南美洲的巴西，另一个就是香港了。而且在这三个之中，香港可能是最美丽的一个。这就难怪許多环遊世界的旅客，总委在香港逗留一下，以了解这传闻的真确程度。

我想，香港的夜景所以那么吸引人，基於两个天然的因素：一是山，一是水。有了这么好的地理环境，然后一切人物的建筑物，才能發生錦上添花的作用。試想一想，如果香港沒有山，平平坦坦的一片，那么，即使建筑物高矗入云，即使它们多得像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但是从地平線上向前望过去，也只能見到最前面的那一部份，背后的，便全給遮盖住了。如果香港沒有水，只是一块乾癟的陆地，那么，建筑物美丽的倒影，又怎能見得到呢？水上的大船小舟，又如何增加香港夜景的一分嫵媚呢？

住在新加坡的我们，委是想看都市的夜景，最理想的一个去处，便是花柏山。在那兒，你可以清楚地眺望整个的嶼島，看島上千盞万盞的灯兒，在风河中闪烁。看着看着，你必然会流连忘返。可是当你一到了香港，見到了香港的夜景，你更委大声地讚叹，誉为奇观。因为它实在太可爱了，太迷人了。当它在你眼前出現时，你馬上便会产生「不虛此行」之感。

委欣赏香港的夜景，可以到好几个地方去，一是大酒店的摩天楼，一是九龙的龙翔道，一是太平山，一是来往港九的渡船。

在前三个地方欣赏香港的夜景，踞高临下，当然能将香港的全貌收入眼帘。但是到这些地方去，总是不大方便。如果身边不多帶几个錢，大酒店是不能隨便走进去的。到龙翔道去，便非有汽车不可了。至於太平山，又恐高处不胜寒。所以我看香港的夜景，多半是在渡船上。

其实，在渡船上看，是有不少好处的。因为香港的高楼大厦，除

了建筑在平地上之外，也建筑在山坡上。只委你抬起头来，便可以一
览无遗。同时，那些靠近海边的建筑物的倒影，也看得分外清楚。再
加上船是走动的，於是，出现在你跟前的景物，便不断地在变化中，
使你因而觉得它们都是活的、新鲜的，而不是死的、呆板的。

有一天，叔叔陪我们到新界去玩，回来之后，又说委再上太平
山。当我们从九龙搭渡船到香港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於是，随着
一盏一盏灯儿的出现，整个的香港，也换上了它璀璨的夜的新装。

我们都站立在渡船的甲板上，让海上的微风一阵一阵地从我们的
脸上吹过，而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端详着前面那座奇异的太平山，以
及山下的建筑物。叔叔是我们的向导，所以处处都不放弃为我们解说
的机会。他一面指着那灯火争辉的地方，一面说：「这是北角，这是
铜锣湾，这是中环，这是西环……」。在沿岸所有的建筑物中，还没有
完成的国际大厦应该是最高的一座了。此外使人注目的，还有汇丰
银行、大丸百货公司、香港大会堂等。一眼望去，最使人目不暇给
的，是那些五颜六色的灯光。它们当然不是被有意作整个的设计的，
但是各种颜色的分配，又显得那么调和。我认为：委观赏香港的夜
景，最好与它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如果太近了，视野便不够大，而
且有些东西看得太清楚了，反而不好。当你站在缓缓移动的渡船上，
向夜的香港望去的时候，你听不见它所发出的一切吵杂的声音，你
看不见它昏醉金迷、罪恶和醜恶的一面，而只见到它的金堆玉砌，它
的富丽堂皇。周濂溪说，莲花是「只可远观，不可狎玩」的东西，夜
的香港，也复如是。它就像一顶皇冠，皇冠上嵌缀着千万颗珍珠和宝
石，光芒四射，价值连城。

是的，香港是一个神秘而美丽的小岛，夜的香港是一顶皇冠，一
顶海上的皇冠！

槳聲燈影裏的香港仔

在一般外來遊客的耳朵里，香港仔恐怕是全香港最响亮的名字吧。当我们还没有到香港以前，就常常在报章上看见人家提起它，说它是一个专门卖海鲜的地方，许多到香港旅行的人，总免不了要到那儿去尝一尝海鲜的佳味。

我们这个小规模的旅行团，本来也计划到那儿去吃一餐的，可是叔叔却事先邀了我们，这倒使我们节省了一笔开销。

到达香港仔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这时候，天当然早就黑了，可是在香港仔一带却非常热闹，到处大放光明。我们走近岸边，远远地就可以望见水中央有两座像宫殿般的建筑物，正在不停地向我们发出诱惑的光芒。

说话间，有一艘小艇在我们的身边停了下来。这艘小艇是经过特别设计与装饰的，艇身涂上各种鲜艳的颜色，主色调是红的，其次是黄的，上面还有经过雕刻的栏杆和窗格子，看起来小巧玲珑，很是别致。人一坐定，小艇就开行了。它慢慢地朝着那两座皇宫般的建筑物开去，越来越接近它们。这时候，我们才看清楚，原来它们是两隻画舫，是浮在水面上的，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实在美丽极了。

叔叔说：「这一隻叫太白舫，另一隻叫海宫舫，但太白舫比较著名，我们还是到太白舫去吧。」

其实这两隻海鲜舫看起来也差不多，体积都是相当可观的，不过太白舫的顶上有三个亭子般的尖端，红檐绿瓦，更富于东方色彩。

将眼光从海鲜舫移开去，我们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小船，有停泊着的，也有荡着槳兒、轻轻地从水面上滑过的，不过都相当简陋。灯影里，偶尔也露出了一张摇船妇女的脸兒。再看水里，成羣灯光映出的金蛇银蛇，以一种肉眼所捕捉不到的速度在游动着，时而隐没了，时而又再在另一个地方出现。然而，牠们是永远不会走失的，只会有灯光，只会有微微的波纹。

转眼间，我们的小艇已在太白舫的舫边停下来了。这时候，一位在舫上服务的小姑娘，笑容可掬地向我们伸出手来，帮助我们走上梯级去。

这隻海鮮舫共有两层楼，楼上摆着一些圓形的桌子，总数大約有数十張，多半已經給客人佔据了。

看样子，叔叔是这兒的熟客。还未坐定，他就到离闲廚房不远的地方去选择海鮮了。我们很好奇，也都跟了去。叔叔将要吃的海鮮告訴站在他一旁的一名侍役，同时，畜养海鮮的小船上，就有人用网将牠们捞上来，魚啦虾啦，都活生生地在网里跳躍着，十分有趣。

在楼上选定了位子之后，大家就坐下来喝茶和吃花生。过了不久，茶也就端上来了，計有鮮虾、鱸魚、花蟹、大蠔等，大体上还祇新鮮可口，不过蠔实在太大了，吃了一粒，就覺得非常的膩。

我们一面吃着，一面东張西望，观赏舫里的佈置。我看见牆壁上繪有图画，如龙和风之类的东西，有些花花綠綠，頗为刺眼，但画工倒是相当細緻，处处显露出图案式的对称的美。在正对着楼梯口的天花板上，还挂着一盏中国古色古香的跑馬灯，灯里的人物和风景靜悄悄地移动，增加了不少的趣味和情調。据叔叔說，这隻海鮮舫的建築費高达港币一百万元左右，所以这兒所卖的东西，是会比较昂貴的。普通吃一餐，平均一个人大概要花十五块钱。不过叔叔又說，住在香港的人，平常都很少到这兒来吃东西，只有等外地的亲戚朋友光临香港时，才帶他们来見識見識。听了叔叔的話，再注意邻座的顧客，才發覺他们多数是外国人。我猜想他们大部份是旅客，因为好奇才到这兒来的。

吃过了飯，已經十点钟了，这时候，客人们都紛紛离座，我们也打祇回去。走下楼梯时，我无意间抬头一看，見到牆上挂着几个鏡框，里面有好萊塢影星威廉荷頓和尤伯连納等人在舫上所拍的紀念照片，可見这些影壇的紅人，也将这兒視為旅遊香港的目标之一。

二 顧 太 平 山

到香港去的人，沒有不上太平山玩玩的。我們逗留在香港的這一段時間，一共登太平山兩次，一次在白天，是坐纜車上去的；一次在晚上，是駕汽車上去的。所以我們都想：像這樣地玩太平山，應該是最澈底的了。

第一次登太平山，是在我們到香港仔吃了海鮮之後。那時，已經過了晚上十點鐘了。駕車的是叔叔，用的也是他自己的車子。車上的人，都讚揚叔叔的駕車技術好，因為登山不比在平地上走，山路狹小，而且轉彎的地方又多，稍一不細心，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險。

我想，我將永遠也忘不了當我們到達山頂時大家讚嘆驚呼的情形。一下了車，我們都發覺自己置身於一個萬分奇妙的境界中。山頂非常的靜，聽不見其他的聲音，只有一陣一陣的微風從耳邊拂過，發出低沉的細語。而同時，我們看見一片片白色的東西，在空中浮動着，輕飄飄的，也不知道是雲，是煙，還是霧。當它從柑黃色的路燈底下滑過的那一剎那，它又變成柑黃色的了。

就在我們的面前，屹立着一間小房子，是登山的遊客喝茶休息的地方。那時候，房子里沒有一絲燈光，窗子、門，到處都是黑暗的。但是借着路燈所發出來的微弱亮光，我們可以看見房子的輪廓，以及一些經由牆壁攀爬到房子頂上去的植物的葉和莖。它們都是黑色的，所以在略作白色的粉牆上，構成很有力的線條和圖案。看着這間小房子，我就想起恐怖電影里面的古屋來了：一樣是爬滿枯藤的牆壁，一樣是冷靜和淒清，一樣是從地面升起的，從樹後閃出的，又聾着又癡笑着的水氣。

一陣風刮來了，我禁不住將兩手縮進大衣的袋子里，微微地發抖。

但我們都不怕，我們大聲地談笑、叫喊，而且以一種藝術家欣賞枯藤老樹昏鴉的眼光，欣賞着我們跟前的景色。我們似乎都暫時脫離

了现实，来到一个梦一般的虛幻縹渺的世界中。

就在小房子旁边，有一处地方，像个眺望台，是半圆形的，可以望見在它一千多尺底下的香港——夜的、有大大小小的建筑物的、而灯火又像鬼魅在眨着眼睛的香港。

没有一个人敢在那半圆形的眺望台中面对着外边站立一分钟。风太大了，衣服被吹刮着，发出声音；而风自己也在呼嘯着、衝撞着，像愤怒的江河流經一个崩倒了的缺口。我们的头髮乱了，手里拿的报帚也给吹走了，臉兒也被冻僵了，但大家都觉得很好玩。

天气实在太冷了，再加上所有的山风，好像都集中到我们这个地方，集中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不敢久留，赶紧坐上车子下山去。

下山时更加紧张，看看车子就委跌下山坡去，但是突然间一个急转弯，又安稳地回到羊腸小道上，有惊无险。

第二次登太平山，是在一个天气阴沉沉的早上。我们都有了经验；知道山风大、寒冷，所以出发之前，大家都将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而且将前一天刚买来的手套也戴上了，只露出一个头。

到了太平山下的缆车站，买了票，我们就坐着缆车重登太平山。

不到十分钟时间，我们就到达山顶了。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还是那样的静，那样的冷落，可是，一切都亮光光，毫无遁形了。我再看那间神秘的小房子，觉得它已经平平无奇。它不阴森，也不十分美丽。

我们所以那么早登山，是有缘故的。听说到了山上之后，我们可以沿着一条道路走，一边走，一边观看山脚下的风光。我们可以看见雾气慢慢兒地散开，终于露出了远处深处香港市街的全貌。而那是塵寰，是人间，看着它的我们自己，却在高高的天上。

但是这一天早晨，我们失望了。才走了几步路，天就下起毛毛雨来，逼得我们只好撤退了。

於是，我们又回到小屋子那兒，站在它的簷下避雨。

就在小房子附近，有人挑着担子在卖茶和咖啡。为了赶时间，我们连一口开水也来不及喝就出门了，现在，大家肚子都有点餓，再加上天气不好，冷的程度比想像的还委厉害，於是我们每个人，都委了

一杯咖啡喝。虽然味道并不怎么好，但是热气腾腾的，既可充飢，又可禦寒，比平常吃的一頓丰盛的早餐更有意思。

小房子向海的一边有一个花园，种了許多花，杜鵑花闹得尤其好看。园里还摆着好几張桌子，豎着好几枝低短的灯。我想，到了夜里，亮了灯，坐在桌子旁边喝茶談天，一定很有情調。

等到雨停时，时候已經不早了。我们草草拍了几張照片，就坐纜车下山。这时，纜车上沒有其他的搭客，只剩我们几个人。大家都觉得彘聊，就呱哩呱叫，唱起歌来。



五步一茶樓

一到香港，你一定会發現这样一种情形：当你出了门，走五步，便是一间茶樓；走十步，便是一座酒家，可見香港人是非常注重吃的。同时，對於旅客來說，这也有許多方便的地方，只委你肚子餓了，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到东西吃。

但是有一点，如果你是新加坡人，一天到晚喝慣了咖啡，可能就有點麻煩了。在我们新加坡，咖啡店到处都是，普通一条大街上，总有个十间八间，但在香港，可就不这么容易找到了。咖啡是有的，但多半是咖啡精冲成，喝起来，总觉得帶点酸味，不像純淨的咖啡粉那么香。至於喝茶，那就委什么有什么了，龙井、鉄观音、茉莉花……种类多得很。

但到茶樓去的人也不全是为了喝茶，他们同时也吃点心的。那兒卖的点心，跟新加坡的一些酒樓卖的也差不多，而且是由一批小孩捧着，送到你跟前任你选择的。这些茶樓营业的时间很長，从早餐到晚餐，你都可以吃到相同的东西。

我相仗，香港人上茶樓去的一定很多，所以一般比较像样的茶樓，总是高朋滿座，不容易找到位子。尤其是在上午九点钟左右这段时间，客人多数喜欢一边喝茶一边看报，所以逗留在那兒的时间就比较長了。

我们在香港时，早餐几乎全是在茶樓里吃的，起先吃起来都觉得津津有味，但是过了几天，就吃膩了。但是如果不在茶樓吃早点，便难找到适当的东西可以吃。我们虽偶然也吃西餐，但总觉得不大合口味。所以到了后来，每逢委吃早餐时，常常犹豫不决，不知道該吃些什么，該往何处去。

不过中餐和晚餐，就容易解决了，因为这两餐都是在酒家菜館里吃的。由於香港菜館多，所以我们就定下这样一条原則：每吃一餐，一定委找一间不同的菜館。这么做虽然浪費了不少时间，但也有許多

好处。我们是準備「嘗試錯誤」(Try An Error)的，去的地方多了，涉猎的範圍廣了，自然曉得那里的菜好吃，那里的菜不好吃。除此之外，我们也附帶知道了一些菜式的名字，以后人家提起来，才不会显得土头土脑。

在香港，只委你袋子里有錢，什么享受都可以得到。吃的方面，当然也是这样。北京菜、上海菜、廣東菜、客家菜、潮州菜、日本菜、韓國菜……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在所吃过的名菜里面，最令我们难忘的，应该是北京填鴨、涮羊肉、元朗烏魚等，这几样菜，就是現在想起来，还委流口水呢！

蔬菜方面，也許是气候和土质的關係，吃起来比新加坡的可口得多。就拿芥兰菜来说，又鮮又嫩，顏色也十分悅目。此外，如西洋菜、芹菜等，也都较为肥大鮮美。

我認为：在香港吃中餐，价錢虽不祿貴，但也不便宜。至於西餐，比起新加坡，就合祿多了。有一天，我们到 ABC 餐室吃一个全餐，包括一盤罗宋湯，一杯咖啡，一隻燒春鸡，此外还有牛油和麵包，每客只委港币五元半。春鸡实在燒得好，配料也佳，我有生以来，倒是第一次一个人吃下整隻鸡的。不过比较起来，光顧西餐室的人远不如上中国茶館的人多。有些西餐室，甚至於冷冷清清，全委客人上门的。

我为了委「深入民间」，作多方面的了解，也曾到路旁的小摊子去吃东西。这些地方，最典型的東西是猪腸粉、粉卷、猪紅粥、魷魚粥等，物美价廉，实在是大众化的食品。

香港一般的茶楼和酒家，都有好几层楼，到了用餐的时间，每一层楼都座委虛席。我想：造成生意那么兴隆的一个原因，是客观环境的问题。香港地方小，人口多，住屋不够分配，普通一戶人家，平常已經人头挤挤，遇到客人来了，简直委转身之地，所以委請吃飯，只好到酒家去請了。

長洲 · 梅窩

如果你已經把香港和九龍所有的名勝地方都玩過，尤其是當你已經對鬧市的喧囂和紛擾感到厭倦了，想找一個寧靜一點的地方休息休息，以鬆弛一下緊張的神經，那麼，不妨到長洲和梅窩去吧。

長洲和梅窩是香港附近兩個小島的名字。香港的統一碼頭有一種渡船，是專門開往那兩個地方去的。

長洲離開香港比較遠，要經過一小時才能抵達，船票每人一元二毫，可說一點兒也不貴。

一路上所見的，也不外是些山和水。這些日子來，我們已經見慣了這些東西了，倒也不覺得它們怎麼好看。我們一面看報，一面吃香口糖，不知不覺間，已經到達目的地。

一上岸，就見到一排小小的市街，相當舊，地上也不大清潔。我們從街上走過，看見兩旁有幾間商店，賣的都是土產，如鹹魚乾、魚子乾、蝦膏、蠔油、紫菜等。我們對蝦膏比較感興趣，大家都爭着買了兩盒。還有一間小店舖，是賣假山和盆景的，而用以製成這些玩意兒的材料，都是些海里的貝殼之類的東西，其中我最欣賞的，是盆景中的鳥兒，牠們全身都是用大大小小各種不同的貝殼配搭成的，但是乍看起來，居然栩栩如生。我們都覺得這些東西很美，也很別緻有趣，但是一想到攜帶上的困難，大家便都不敢買了。

走完了這條街，看見附近有一間廟，裡面畫棟雕梁，屋頂龍飛鳳舞，門前有四隻石獅子，石獅子底下又有很長的石級，相當好看，於是我們就在那兒拍了一張照。

本來我們還打算在長洲多玩一些時間，可是為了趕搭開往梅窩的渡船，只好匆匆離開了。

梅窩離開長洲很近，買三毫一張的票子，就可以到達了。

梅窩的碼頭比起長洲的碼頭，可說靜得多了，簡直就看不到什麼東西。上岸之後，只見那兒有一個小攤子，是賣小食的。檳榔菜是我

们不曾吃过的，一毫一小块，趁热吃，倒也十分可口。但最特别的是雪藏的油甘子和橄榄。将油甘子咬破了，可以见到凝结的冰屑。橄榄却坚硬如铁，咬也咬不下，但含在嘴里，又凉又甘，别具滋味。

我们对于梅窝，丝毫认识都没有，从码头向山边望过去，只觉一片荒芜。我们问卖小食的人说：「这儿有好玩的地方吗？」

「到石壁去吧。」他回答。

所以我们就乘搭停在码头上唯一的巴士车，到石壁去。

沿途走的全是山路，而且都狭小得不像话，看样子，就不像是准备让两辆车同时驶过的。车子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走着，一边震动，一边发出很大的声音。如果你胆子小，一定会吓坏的，因为每转一个弯，车头总得先向悬崖那边冲了出去，然后司机力挽狂澜，才又撤退了回来。但那个司机应付裕如，蛮不在乎。虽然车头钉了一块牌子，说是在车子行动时，搭客不准和司机谈话，但是这两方面的人，似乎都看不见它，因为一路上，我看见一位老妇人，不停地和司机交谈着。

过了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巴士车在一个地方停下来，让所有的客人下车，原来我们已经到达石壁了。

这个地方比起码头来，其冷静处又增一分。除了我们这几个人以外，便没有其他游客。我们抬头一看，四周围都是高山。最高的，顶上烟雾弥漫，美丽非常，于是大家都十分高兴，说：「想不到在无意间，竟来到这样一个可爱的地方。」

没有风，已经有寒意了。可是空气却很新鲜，深深呼吸一下，精神便为之一振。

据说这儿有一所感化院，可惜我们没有机会去参观。不过山坡上有一个水塘，那儿的风景也相当不俗。

时候已经不早，我们只好下山去。车子走了不远，遇到一批学生，原来他们是来爬山的。

渡船还没有来，我偷空到海边走走，发现那儿有一个渔村，有无数的渔船停泊着。沙滩上，三三两两，都是渔人的孩子。大人们却将捕来的鱼虾盛在水桶里，然后摆在地上售卖。

黄昏前后，我们又从梅窝回到了香港。

水上人家

香港的地方既然那么小，不够让它那为数几达四百万的人民居住，於是只好尽量向空中發展，向海中發展了。現在，摩天高樓越來越多，舊的低矮的屋子被拆除了，改建成十多層二十多層的大廈。在好些地方，政府當局正在不斷地進行填海工作，以便填成之後，在那兒建房子。有的居民，却離開了陸地，到海上去住了。他們在船里吃，在船里睡覺，在船里工作，也在船里建立起他們的新家庭。

在我們看來，像這樣的船兒，每一條都變成了一間屋子；每一條里面，也都有一戶以上的人家。

在香港和九龍的許多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船兒。但在香港仔這一帶的海上，為數似乎最多。我相攷，這些住在船上的人，多半是靠捕魚為生的。在九龍的青山海上，我就見到很多這樣的船兒。他們也許將捕來的魚活生生地賣了，成為飯桌上美味的海鮮，也許就將牠們曬成了鹹魚乾之後，才出售給這一行業的商人。此外，有些人將自己的那條小船稍微裝飾了一下，插上一束棉花，擺着兩張籐編製成的椅子，將他們的水上浮宅改成了遊艇，以便帶好奇的旅客去遊蕩，從中賺點兒錢來維持生活。但是這方面的生意，並不會十分興隆。我曾經到香港仔去巡視了一趟，發現這些導遊的小船都整齊地停泊在岸邊，將一條跳板從小船上伸到岸上去。小船上的婦人，不停地招呼着過往的旅客，要他們去水上遊玩，但大家都僅僅在那兒探了一個頭，就走開了。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吧，水上的居民們，就利用他們閑暇的時間做些手工。我看見他們將塑膠製成的花、葉、莖，接成了一枝完整的花枝。

寫到這里，我記起了當我們的大輪船抵達九龍碼頭附近時的情景。那一天，到船上來檢查的海關人員才一離開，許許多多小船，便開動了馬達，向我們這兒衝來。它們是到來招徠客人的。那時候的情形，實在太緊張了。波浪雖然小，但小船却動盪得十分厲害，船身

和船身互相撞击着。转眼间，十多二十条小船，都集中在大輪船的吊梯底下。年青手脚灵捷的小船夫首先跳上了吊梯，用麻繩将小船繫住了，妇女们却留在船上，手里拿着撐竿，抵住輪船和它旁边的小船，以免它们互相接触到。这些妇女们皮膚黝黑，头髮零乱，其中有一个，年紀看起来已不只七十岁了，她偻偻着背，背上还負着一个嬰兒，但是她跟其他的人一样，也加入了这个工作的队伍。她的头髮像銀絲，在寒风中飘动着。她的臉却像一块一块的皮肉连接成的，所以皮肉和皮肉之间，留着很深很明显的皺紋。这些皺紋說明了她与风与浪与日月与星辰，已搏鬥了許多个冬月。看見她，你也許担心在平地上，她是否能安稳地步行，然而，出乎你意料之外，她居然能够在蹉蹉板一般的小船上站立着。她手里握着的不是拐杖，而竟是一根長長的撐竿。

有一次，我站在大輪船的甲板上，向一条小船的艙內望进去，看見三个五岁以内的小孩子，围坐在一起吃飯。菜只有那么一小碟，於是他们搶夺着，到最后，竟打起架来了。另一头，有一个大一点的在写字，显然他已經进了学校了。小船在一上一下地动着，可是他似乎一点儿都覺察不到，一点儿都不受到影响，低着头兒，挥动他的鉛笔，写着写着。

他们的童年是不幸的，然而，橫在他们的面前，等待着他们去走的，又是一条怎样的路呢？

地獄與天堂

大都市往往是繁華的，也是墮落的；是美麗的，也是醜惡的；是天堂，也是地獄。

在有些地方，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和破爛陳舊的小屋子，是遠遠地被分割開的，但是在香港，這兩者却幾乎就同在一塊兒，成為強烈的對照。

當我們的大輪船乘風破浪，跳過了鯉魚門，像龍一般地駛入九龍港內的時候，在萬分的激動與興奮中，我們拿着望遠鏡，向這顆浮現在海中的東方之珠眺望着，窺探着。那時，海上還有霧，然而，就在霧的縫隙里，我們見到矗立在岸邊雄視遠方的建築物；而同時，在山的某一邊，像火柴盒一樣，密密麻麻，重重疊疊，那又是什么呢？

那些火柴盒是屋子，是人所住的屋子。自從那一天起，我們就時常看見它們了。像這樣的屋子，在香港和九龍都很多。它們往往是依山而建的，由於建築的材料全是木頭，所以就叫這些屋子做木屋，叫它們聚集的地方做木屋區。

你一定想像不到，像這樣小而低矮的屋子，竟然會是給人居住的，但是事實已經告訴你，這些屋子不但住人，而且还住許許多多的人。人不是野獸，他們一定妥有一個安身之所，不能睡在天底下，飲露餐風，所以，對於這些貧窮的人來說，如果他們不住在木屋里，他們上那兒去呢？

也許是怕風雨會侵蝕他們的屋頂和板壁，他們用鐵片將全間屋子緊緊地包裹起來。但是，這樣做就妥當了嗎？當我們睡覺時必須將所有的窗子都閑閉起來的寒夜里，這些住在木屋里的人們，他們感覺到怎麼樣呢？

報上說，木屋區時常發生火災，火舌過處，一切都化為烏有，只留下一片焦黑的灰燼，然後，一羣可憐的人，又無家可歸了。

報上又說，香港的傳染病是猖獗的，那麼，這些住在木屋里的人

们，营养不足，空气肮脏，他们能抵抗得了病菌的袭击，安然无恙么？

也不晓得有多少人，在木屋里结束了他们苦难的一生；也不晓得有多少悲剧，正以木屋为背景，一齣又一齣地扮演着。

但是在离闹木屋不远的山的另一边，却是一座座漂亮而又宽敞的洋房。洋房的主人也许都不在家，只有等到夏天降临时，他们才到这兒来避暑；而现在，洋房空着。在洋房里走动着的，也许只是狗和他们的园丁。

听一位香港人说：凡是住在香港半山区的洋房里的人，家产总在五百万以上。他们家中设备的豪华，是你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同样的，你一定连做梦也想不到有些住木屋区的人，是怎样的度过他们一天的生活。

这样说来，香港的半山区和木屋区，应该是富和贫的两个极端了。

在香港，富和贫之间最显著的不同，依我看来，还是在居住方面。一个入息低微的人，是非住小屋子不可的。我有一位亲戚，月入近千元，算是不錯的了，可是一家八口，也只租得起一个房间。这一来，大家只好挤在一堆。虽然如此，他们每月已经要付出一百七十元的房租了。又有一位亲戚，他是做生意的，住的屋子共有三房一廳，据他说，这样的屋子如果租出去，每月租金可高达九百元。试想：普通的人家，那兒拿得出这样一笔钱来租这种房子呢？

香港旅店的租金当然也一样的高昂，设备讲究的，那更不必说了。但是听说也有一种地方，是专租床位的，有的床位，还同时租给两个人，一个睡白天，一个睡晚上。我想，只有畸形的大都市里，才有这种怪诞的事情了。

乘長途火車的滋味

二月八日，我和兩位朋友趁假期之便，從星洲出發往泰國去。一路上，被我們所利用到的交通工具，有輪船、的士、巴士、火車等，但最主妥的還是火車。前此，我曾乘火車到新山去玩了一趟，但是乘長途的火車，却還祇是第一次。

我的所謂長途，是指從合艾到曼谷，從曼谷到清邁，從曼谷到檳城，從檳城到星洲這幾程。就以從合艾到曼谷這一趟火車來說吧，我們是在十二日下午二時半出發的，結果却須到了隔天上午十一時左右才抵達目的地。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在火車上度過將近一天一夜的時間。而其他的幾趟，也差不多是這樣。

我們買的都是第二等的火車票。這種火車票，從合艾到曼谷的價錢是每人泰幣二百八十銖（約合叻幣十七元）。如果是第一等的，票價就高得多了。其實，頭等車票和二等車票之間最大的差別只在座位；買頭等票子的，每位搭客可以獨佔一個足供兩位搭客使用的座位，而買二等票子的，便必須兩人合用一張座位了。

二等車廂的座位有兩種排列方式，一種是朝向一個方向，一種却是面對面地相向着，而且以後者佔多數。像後者這種排列方式，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將互相認識的搭客安置在一起，使他們談話時比較方便；但如果四位搭客彼此都是陌生人，而且大家都「守口如瓶」，不肯打交道，那麼，這樣「遙遙相對」了二三十個鐘頭，實在有點不自在。

這次旅行，坐了幾趟長途火車之後，我曾暗暗告訴自己說：如果有機會再出遠門，最好不委坐火車，因為坐長途火車實在太辛苦了。為什麼？且讓我慢慢道來：

起先，我原以為只委有一個位子可以坐，便很舒服了。我想，我可以和身邊的朋友談天說地，可以欣賞窗外的景色，可以閱讀書報雜誌；但是，話畢竟是談得完的，而路途卻那麼長，時間也過得那麼

慢。窗外的景色，虽然不乏美丽如画的，但是看得多了，也会生厌。至於在火车上阅读书报杂志，更不是容易的事情。有许多次，在百无聊赖的当儿，我也想借看一点东西来消磨时间，但是火车不停地震动，白帋上的黑字，也跟着粒一粒地跳起舞来，所以尽管一卷在手，但是往往看不到两分钟，便头晕眼花，结果只得掩卷而叹。我们三人之中，KL 是最富有坚持力的一位，所以在为期两週的旅程中，还能阅读了二十几页汉明威的「老人与海」，而我呢，却只能看几则「读者文摘」中的补白！

在白天，时间虽然长，还比较容易度过，东张西望便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最妥当的方法，即使窗外出现的永远是青山、绿树、黄金般的稻田，也仍然能聊以消除寂寞，但是一到了天幕低垂，黑夜降临之后，情形就不同了。你在那个好像越来越硬的座位上坐了一整天，屁股也痛了，背也酸了，人也疲倦了，这时候，你多么想好好地躺下来睡一个觉，可是别说躺，就是要把两条腿伸长，有时也几乎办不到，於是只得笔直地坐在那儿，一直坐到天亮了。有时搭客不满，你也许侥幸的能独占一张座位，这照理说应该是很幸运的事了，但是实际上睡眠的情况还是改善不了许多。整张座位只有你身体高度的一半，躺下去时，顾了头顾不了腿，顾了腿顾不了头，如果勉强缩作一团，抱腿而卧，一觉醒来，腰、背、颈项、四肢，可能比睡前更加难受。遇到了像 KL 这种身长七尺的大丈夫，那就只好望座位而兴叹了。有一晚，我为了怕睡不着，便到餐室去喝了些威士忌，满以为黄汤下肚之后，一定醉醺醺的，可以倒头便睡，那知结果依然睡不着，於是由座位而地板，由地板而座位，上上下下了许多回，还是精神奕奕，全济於事，而一夜长如一个世纪，左依右偎，真是苦不堪言。睜闭眼来巡视一下车上的搭客，只见有的以手巾蒙住了眼睛，有的以衣服蒙住了脸，东歪西倒，醜态百出。我那时就这么想：如果泰国的火车能像马来亚的火车那样有床位出租就好了。我们从檳城回返星洲时坐火车，就是租床位的，所以一夜酣睡，不知东方之即白。但是如果睡眠不足，那就损失惨重了。隔天到达目的地时，本应该玩个痛快，却偏偏由於体力不足，精神欠佳，虽然大好山川横在眼前，你也提不起畅游

的兴趣了。

坐長途火车还有一个令人討厭的地方，那就是脏。火车开动时，濃烟滾滾，塵埃飛揚，不久，臉黑了，衣服也变了色了。遇到热天，多时不洗澡，弄得汗流浹背，臭气薰天，再加上水供設備不佳，盥洗方面，往往草草了事，所以一个个蓬头垢面，形容枯槁，望之如行吟泽畔之屈原。

話虽如此，不过若能苦中作乐，坐長途火车也还是有它的趣味。譬如說，每当火车在途中的任何一个站停下来时，你馬上便会听见各种叫卖声。伸头向窗外張望，你一定会看見許多妇女和小孩子拿着各式各样的食物，在向搭客兜售。这中间，可能有你不曾吃过的，你可以買一些喜欢的吃，当作一种消遣，也藉此暂时忘記疲倦。

但我自己認為最有意思的，莫过於在天将亮未亮时，到头等餐室去。我喜欢一面喝咖啡，一面观看窗外的景色。我眼看着天空慢慢地从灰色转成蓝色，树木由模糊慢慢地变得清晰。当太阳出来之后，我可以欣賞朝霞一套又一套地展示它絢烂的衣裳。微风轻轻地吹拂着，而空气是那么新鮮，新鮮得能够闻到草兒和花兒的香味。再向近处看，桌子上摆着一隻銀花瓶，鋪着一块白色的桌布，花是娇艳的，桌布是清潔的，而手里的咖啡是热气騰騰的，於是一切頓時变得非常的美好。

美麗的宋卡海濱

我们会到宋卡去，实在是一种意外。前此，我们根本就不晓得有这样—个地方。那天到合艾时，听巴士上的搭客說他们正要到宋卡去，並說那兒是一个避暑胜地，风景优美。因为宋卡离合艾不远，坐德士的話，一个钟头就可以来回，所以到达合艾的隔天，我们就僱了一辆德士到宋卡去。

宋卡到底是个小地方，它給我们的印象不深，給我們印象深的是它的海濱。

车子在海濱停下末时，我馬上給周围的一切深深的吸引住了。向远处望去，可以看見一片很蓝很蓝的天空，天空底下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海。天空中有几朵云，很白，很美。海上也有一排又一排推拥而来的浪花，也很白，很美。除了馬来亚的波德申之外，我还没见过如此廣闊的沙滩。在沙滩的右边，是一堆巨石，有遊客坐在石上拍照；左边是一条很長的海岸綫，海岸綫的背后有糶糊的远山和整齐地排列着的杉树，景色实在太美了。再向近处看，却看見一把一把的遮阳伞，在沙滩上豎立着。遮阳伞的顏色非常鮮艳，花花綠綠的，構成了很迷人很別緻的图案。这种图案，似乎只有在电影里面才見得到。遮阳伞底下疏疏落落地摆着許多可以躺下的椅子，如果躺在椅子上看天看海，听浪花的絮聒，一定十分舒服。我们本想立刻就坐下末休息，但眼光又接触到了邻近的一座建筑物，於是便走过去看个究竟。原来那是一间新建成的旅館，名叫莎美勒（Samila）。这间旅館的建筑相当精美，最引人注目的是它那以玻璃围成的牆壁，看起来非常明潔。旅館的第二层有一餐室，餐室正中的桌子成一圓形，极为不俗。这间旅館的另一特色，是它部份的牆壁，乃用一块块扁平如刀鋒的石头砌成，显得很高雅。MH独具慧眼，認為这样的牆壁拍起照来会更好看，所以我们便以它为背景拍了張照。其实，全间旅館的各个部份，都可以看出工程师苦心設計的痕迹。庭园是日本式的，一草一石，都

各得其所。旅館后面有一游泳池，池虽不大，却也玲瓏可愛。

从旅館走出來，我們又到附近的一個公園去。這個公園中最令人留連忘返的，是那些以枝葉編製成的各種動物。我祇了一祇，計有孔雀、象、鱷魚、鹿、老鷹、老虎、馬、龍等，每種動物都修剪得栩栩如生，使人驚嘆不已。這羣以植物做成的禽獸，不但形狀皆酷似實物，連體積的大小也與實物一般無二，所以那隻龐然大物的象，雖以高佬著稱的 KL，與牠站着拍照時，也相形見拙了。最妙的是那兩隻鹿，互相以角抵觸，如在交鋒決鬥，真是巧奪天工。

因為大家都走得很累，便又回到沙灘上的遮陽傘下坐着歇一會兒。這時候，有幾個小孩子到來賣糖果，每包一銖。我們買了些瓜子，又委了幾瓶百事可樂，便一面吃瓜子，一面喝水，其樂融融。其實就是沒有遮陽傘，躺在那兒也不覺得熱。我們的身邊還有許多棵參天的大樹，而我們躺着的方，就在大樹的陰影中。再說，海風不斷地吹着，吹得人渾身怎比的暢快。這時，我們都不約而同地閉上眼睛，假寐了一會兒。我當時這麼想：如果能這麼安靜地睡一個下午，該多麼寫意啊！

因為我們是一早就到宋卡海濱去的，所以那兒冷冷清清，沒有一絲喧嘩的聲響，但據說到了下午，便會熱鬧起來。周末與假日，那更不必說了。像這麼美麗的海水，這麼清潔的沙灘，實在是野餐游泳理想的地方。我們本來打祇在宋卡海濱游泳，東西也準備好了，可惜因時間關係，不能下水。

由於該天下午我們還委趕搭火車到曼谷去，所以只得坐德士回合艾的旅館去收拾行李。離開宋卡海濱時，我們都依依不捨。MH 說：「以後我會再來的，也許，我就到這兒來渡蜜月！」

粒粒皆辛苦

也許是受一些文學作品的影響吧，我自小就嚮往着農村的生活，甚至只爰能見一見農村的景物，在我也祇是一樁很快意的事。在這以前，我雖然會有好幾回到馬六甲去，但是非常不巧，每次出現在我眼簾下的稻田，全是綠油油的，綠得跟青草一樣，連一點兒穀穗的影子都沒有，令人感到萬分遺憾。這一次旅行泰國，我終於實現了久藏在心中的願望，我看見農村了，我看見真正的稻田了。

記得那天從合艾坐德士往宋卡途中，就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不斷地從車窗外閃了過去。那時候，稻已經成熟了，稻稈上結實累累，一串一串的穀穗，歪歪斜斜地在風中搖擺着。縱目遠望，田園變成了黃金，十分美麗。

隔天，我們坐火車從合艾往曼谷去，一路上所見到的稻田，面積似乎比以前更大了，就是一望無際，也一點不蒜誇張。稻田中偶而有一些小點子出現，那是正在工作的農人。她們所穿的衣服，不是深藍色的，就是深紅色的，所以在盡是黃色的田地上顯得非常的突出。最使我感到驚異的是：這兒的農人，居然是用手耒收割的。其實，何只在收割方面須依賴雙手的勞作，從插秧到穀子成熟，壓根兒就不會使用到任何現代的機器。——這是住在泰國多年的一位朋友告訴我的。這樣看來，「誰解盤中飧，粒粒皆辛苦」這兩句詩，如果用耒形容泰國的米糧，應該是很適當的。

田園中每隔不遠的地方，便有一間小小的茅舍，樣子簡陋極了。在茅舍前後，常常可以看見一兩個赤身露體的小孩子，在地上玩泥沙，不曉得他們是因為貧窮買不起衣服呢，還是他們的家長想借太陽晒風吹來鍛鍊他們的身體。

除了辛勤地工作着的農人之外，稻田上還有兩種活動的東西，常常引起我們的注意，一是鳥兒，一是牛兒。我不以為這麼廣大的田地上，沒有麻雀或鴿子一類的東西耒偷吃穀子，但是最常在這一帶的地

面上和天空中出現的，恐怕只有鷺鷥吧。我覺得牠們身上的羽毛實在非常的白，比天上的雲朵還潔白，還潔好看。當牠們三五成羣低低地掠過金色的田畝的時候，那種悠然自得的姿態，真是瀟灑極了。但大多數的時間，牠們是與水牛為伍的。我不曉得牠們為什麼那麼喜歡水牛，而水牛又為什麼那麼喜歡牠們，我只曉得每逢牠們停歇在水牛背上時所構成的那幅圖畫，實在又美麗又有趣。水牛是那麼黑，而牠們是那麼白，成為十分強烈的對照。

田地上的牛兒雖不全是水牛，也有黃色的乳牛，但還是以水牛佔絕大多數。牠們有時將整個身子浸在小溪里的爛泥中，舒舒服服地洗一個澡，有時卻成羣結隊地在收割後的田地上走着，嬉戲着，好像非常快活的样子。有幾次，我們還看見較壯大的水牛背上，坐着小小的牧童。水牛角上並沒有掛着一卷書，牧童手中也沒有握着可以吹各種小調的笛子，但是，一種很濃厚的農村氣息，已活躍在我們面前。

我們坐着火車繼續往北走，一路上所見的，也不外是遠山和稻田。但在曼谷和清邁一帶地方，所有的稻都已經收割了，田地上顯得很空洞，到處是光禿禿的，顏色也沒有收割前那麼可愛。在這裡，唯一能夠點綴這寂寞荒涼的田園的，只剩下那一堆一堆稻草了。這些稻草堆都疊得很高，樣子活像一座塔，一座黃金砌成的寶塔。可惜再過些時候，這一座一座的寶塔，都會被夷為平地，因為曬乾的稻草，原是牛兒最美味的糧食呢！

到了黃昏時分，沒有遠山作為屏障的田園中，還有一樣東西值得看，這樣東西是落日。「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即使不是在長河上，這兒的落日也是又圓又大的。不但圓和大，而且紅得像血，紅得像火。它慢慢兒下沉，最後，終於沒入了地平線。其實，在每一天的同一時候，不是也有一輪這樣的落日，消失在鬧市中摩天樓的背後么？但我們都看不見它，或者沒有功夫去看它，因而也忘了它的存在，只有到了我們在這個時刻經過這樣的地方，我們才彘意間撞見了它，撞見了它——這一個冷卻了的大火球。

轉眼之間，夜也降臨了。這時候，在火車中向窗外望，只能見到黑壓壓又深又遠的一團。偶爾，在這又深又遠的一團中，出現了一兩

星闪烁不定的亮光。起先，我没法辨認出它们的来源，后来我才曉得那是農舍中的灯火。有时，黑暗中的亮光不是一星两星，而是一大片，那不是灯，那是火！车上有人說那是野火，时常在夜里自己燃燒起来，成为一种奇观。但我却怀疑那是農人故意点燃的，反正稻早已收割了，放一把火将剩餘的稻草燒一燒，也是使土地肥沃的一种最简便的方法啊！



耀華力街印象

二月十三日，我們坐火車北上，到曼谷去。對於我們來說，曼谷是一個十分熟悉的名字，但也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地方。一路上，我們一直在擔心着，不曉得到了那兒之後，將住什麼旅館，幸虧火車上有兩位年青的搭客，他們也是到曼谷去的，因為他們都能說華語，所以我們馬上便成了朋友。據他們說，他們常常在合艾和曼谷之間來來往往，對於曼谷各方面的事情，相當了解。於是，火車在曼谷火車站停下來之後，他們便幫我們叫車子，到一間他們時常光顧的旅館去。

我們所坐的車子，是新加坡所見不到的，雖然這種車子的前面掛了一塊小牌子，上書「德士」一字，但是它與我們這兒的德士不同，最大的不同點是它只有三個輪子，所以當地的人也叫這種車子做三輪車。這種三輪車多半都很破舊，坐起來也不像普通的德士那麼舒服。上了車之後，司機便將我們載到一條車水馬龍、熱鬧非凡的街道上去。這條街，後來我們才知道它的名字叫做耀華力街。

老實說，耀華力街給予我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非常壞的。它是那麼擁擠，那麼喧囂，又是那麼脏！而我們那位德士司機，是一位很有冒險精神的人物，只見他兩手抓住了駕駛柄，便橫衝直撞，如入彀人之境，使到坐在後座的我們，個個心驚膽跳。有兩三次，車子與車子之間就委妥街表演熱吻，好在操縱車子的人在千鈞一髮時及時煞住，才免却一場騷動。

陪我們坐車的一位火車上認識的朋友再三提醒我們，他說：「你委過馬路時，千萬委從斑馬線上走過，否則，便祕觸犯了交通規則，是委處罰的。」但眼看着德士司機衝鋒陷陣的情形，我不禁又對那兒的交通規則發生懷疑了。

喇叭聲從四方八面包圍過來，第二輛車子向第一輛車子催促着，第三輛車子又向第二輛車子催促着。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塵埃在空中飛揚，一直飛到了我們的跟前，迫得我們不由自主地都想暫時停

止呼吸。抬头看 KL 时，见他正愁眉苦脸。我想：他此刻一定在暗暗地埋怨：「到这样的地方来玩，根本是多餘的！」

好容易才抵达旅馆，这时，我们都鬆了一口气。租定了房间，把行李安放妥当，冲了凉，我们又匆匆忙忙地到街上去。看见街上行人和车辆在赶路的那种紧张的情形，使我彷彿觉得又来到了香港。事实上，曼谷的耀华力街，与香港普通的一条大街比较起来，是很相像的。这条街，几乎全是商店。此外，就是电影院和茶楼、骑楼底下，往往有卖香烟和书报的小摊子。我们到街上去的第一件事情是喝凉茶，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我们都担心热出病来。曼谷的天气会这么热，是我们意料不到的。我们听说曼谷最热的时候是在四五月间，现在才二月多，就这么热了，到了四五月，那怎么得了呀。

下午，我们去参观动物园和佛寺，所以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已经是黄昏了。黄昏时分的耀华力街，当然没有白天的耀华力街那么热闹，但是它却有另一种白天时的它所没有的热闹气氛。啾啾啾，不晓得从什么地方飞来那么多的燕子，密集在街两旁的电线上。我猜想：牠们至少有五百隻或一千隻，或比这个更大的数目。为什么牠们要选择这儿的电线，作为停息的地方呢？我们看着这种有趣的景象，不禁出了一会鬼神。

霓虹灯正发出诱惑的光，而我们却漫无目标地沿着耀华力街慢慢地走。我们好久不曾理髮，大家都「长髮披颈」。本想我一间理髮室解决一下，那知当天恰好是星期天，理髮室都不营业。MH 急於爇点火烧山，便走进一间理髮室去探詢，希望找到例外，但结果却碰了钉子。不过该理髮室的一名人员指着室内一条楼梯说：「爇按摩吗？请上楼呀！」原来这儿的理髮室楼上，多附设有按摩院，有的还在门外贴着一张帛条，上书「少女按摩」四个大字。

抱着「认识这个都市」的目的，我们继续在街上走着，手离不闭手巾，手巾离不闭鼻子。黑暗中，我们看不见灰塵，但却可以「嗅到」灰塵的味道！路人从我们身边经过时，都好奇地望着我们。他们心里一定这么想：喂，你们是怎么搞的！什么东西那么臭？他们那兒晓得他们長年在烏煙瘴气中生活着，如今已经视而不见，嗅而不觉

了。

走了一阵，我们都很累，就回旅館休息了。但旅館背后有一个歌台，正传出了使人肉麻心碎的歌曲。我睡不着，只得又穿好衣服，到街上「流浪」。耀华力街两旁的支巷很多，都有卖食物的摊子。我揀了一摊卖猪肉粥的摊子坐下，委了一碗小碗的吃了。价钱相当公道，也很可口。吃后又散步了一下，直到精疲力竭时，才回去就寝。

隔天，起身到街上一看，只见街的两旁平添了一层白色的东西，而且蔓延得很長。不必說，那是昨晚燕子的傑作。同时，我也頓然明白，街上的塵埃为什么那么多了！



河馬・水獺・海獅

我們上午到達曼谷，下午就去逛考奔公園（Dusit Zoological Park）。

考奔公園雖然名為公園，實際上它是以動物作為主要內容的。這個公園的範圍相當大，如果詳細地看，准夠讓你消磨半天的時間。我們因為還要到旁的地方去玩，所以只走馬看花，草草地溜了一圈。雖然如此，也已經花費了我們大約兩個鐘頭的時間。

買票入門之後，最先看見的動物是駝鳥。牠的體積非常巨大，樣子也非常強壯有力，如果讓牠負馱着一個小孩子走路，應該是沒有什麼困難的。

接下來的是河馬。看見活生生的河馬，還祇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河馬的被命名為馬，是再恰當不過了。旁的不說，只說那張臉，還不是和馬的臉一模一樣？不過身體就比馬要粗大許多了。當我們立在欄外時，看見有兩隻河馬正將身子浸在水中。牠們時而讓整個頭浸入水中去，時而突然鑽出水面來，沙的一聲，水花四濺。當河馬張大了口的时候，牠便會發出叫聲，聲音雖然很响亮，但若拿它與那重甸甸的身體來作為比例，也就不覺得奇怪了。有些遊客拿了一些新鮮的豆子在餵牠們。真想不到規模這麼大，「一表人材」的傢伙，居然還是素食的呢！我們來得很湊巧，剛好遇到欄里的一頭雌河馬甫產下一個小娃娃。這個小娃娃和牠的母親，都被關在欄里的一個小室中，只見一大一小，安安靜靜地伏在地上，樣子親暱得很。母子情深，雖是獸類，也莫不然。KL認為河馬乃不可多見之物，所以拿起相機，想對準牠拍一張照，那知按下機鈕時，那頭河馬忽然一轉身，結果拍出來的，竟是河馬又肥又大的屁股！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觀賞河馬，然後才去看水獺。水獺與魚，實在結下了不解之緣。也正因为水獺嗜好吃魚的緣故，所以在飼養水獺的地方，便會發出一股很濃的腥味。我以為水獺最有趣的地方，便是

能够像人那样站立着，立了很久。牠那副縮起前足，探头探脑的样子，多半会使人看了發笑。

海獅也祇是較罕見的動物。由於牠一向生活在寒冷的地方，所以在飼養海獅的洞里，還安置着幾塊冰塊，以使牠適應環境。我們在欄外站了一兩分鐘，只能約莫窺見海獅的「雄姿」，而不能「一覽全遺」，實在可惜。

我們一路地看下去，還看見了下面這些動物：黑豹、花豹、各種猴子、駱駝、長頸鹿、梅花鹿、斑馬、鱷魚、豪豬、狼、狐狸、袋鼠、犀牛、白象等等。我發覺大多數的遊客，還是比較喜歡長頸鹿，因為牠的樣子的確非常的好玩。當牠向上伸長了頸子的时候，牠的高度差不多已超過了一座一層樓的房子。長頸鹿雖是龐然大物，但性情却十分溫和。牠喜歡吃麵包，我們便買了一個麵包餵牠。當牠低下頭來吃時，KL的像機已傳達的一聲，將这一幕攝入鏡頭了。

象是極普通的動物，但白象却是相當寶貴的，因為如此，所以人民每逢捕捉到白象，便將牠奉獻給泰皇。考養公園中一共有四隻白象，但是所謂白象，看起來也並不怎麼白，牠和我想像中的白象，還有一段距離。

看完了所有的動物之后，我們便隨處走走。經過一道小橋時，我們看見水里有一羣游魚，都很大，如果能夠在這兒垂釣，一定大有收獲。

公園中還有專為兒童而設的遊戲坊，坊中有飛船、木馬、車子、鞦韆等。小孩子們看膩了動物之后，便可以到這兒來活動活動。

公園的中央有一個湖，這個湖，說它小，它却足以泛舟。我看見有兩個遊客正坐了一隻小遊艇，慢慢兒地在平靜如鏡一般的湖面前進着，草綠水清，日暖風和，坐在遊艇中的人兒，一定感到說不出的寫意吧？湖一角的水面，有一個藍色的像救生圈一樣的東西，而一股噴泉，正源源不絕地從圈中噴出，為湖面增加了幾分情趣。湖中還有小亭，也頗雅緻。

至於公園裡那些用植物編成的飛禽走獸，我們在宋卡海濱時已見到不少，也就不大去注意它了。

伽藍小記

泰国是一个佛国，根据統計所得，泰国全国共有佛寺一万八千餘所，即以曼谷一地而論，也已经有四百多座。

旅客到泰国去，參觀佛寺当然是一項很重妥的节目，但是这么多佛寺，是没有办法每一个都去看一下的，而且事实上也没有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參觀佛寺时，是抱着「見一斑而知全豹」这种态度的；只妥那几座非常著名的有代表性的佛寺，我们才去兜一圈，其他可免的都免了。所以旅泰期间，我们真正看过的佛寺，也不过底下这几座：玉佛寺、云石寺和臥佛寺。

我以为玉佛寺是上面三座佛寺中最富丽堂皇的一座，这座佛寺，并不是每天都开放供人參觀的，遇到泰皇駕临时，旅客便不得其门而入了。在我们到过的許多佛寺中，当以这座佛寺的遊人与旅客最多。当天，我们一进寺门时，最先吸引我们去观赏的是寺中的壁画。这些壁画，繪製得金碧辉煌，十分美丽。寺中有一座佛塔，大約全部是用金属做成的，所以金光四射。塔上的雕刻，也精巧細緻到了极点。塔的底下，有黑色小佛像多尊，都上举两手，作托住佛塔状，看来頗有趣味，頗生动，也充份表现了設計此佛塔者丰富的想像力。玉佛寺有一建筑物，是玉佛安身之所，所以到这座建筑物中去的人，都須脱去鞋子，赤足或著袜。到了玉佛跟前时，还須下跪，以示尊敬。在这兒，鴉雀无声，寂靜肅穆，神圣莊严。我们或跪或坐在地上，举头瞻仰那高高在上的玉佛，一时心如明鏡，不着一塵，空灵皎潔，俗念全消。再环視四周时，却見五顏六色的图画，佈滿在牆壁上，端詳良久，不觉神思飛馳。

云石寺會被譽为全泰国最豪华光潔的一所佛寺，寺中建筑，多为白色粉牆，覆以金黃色屋盖。这座寺的另一特色，是有許多尊相当大的銅製佛像，一律呈黑色，但很有光泽。此外，寺中的花草，也是经过修剪的，略具庭园之美。

臥佛寺中佛塔最多，全部以石製成，塔身不高，但是塔頂部份却極細而尖。佛塔之外，以石製成的東西，還有石人、石鼓、石牛等。這些石製的藝術品，經過多年風吹雨打，所以古意盎然。但我們到這兒來的主要目的，是來看臥佛。臥佛也是以石製成，然後再漆上金粉。有些地方，金粉已經剝落，露出灰白色的石身來。臥佛的長度，據說達十二丈，他橫臥在佛座上，以一隻手托住頭部，意態極為悠閒。

其他的佛寺，都是大同小異的，看得多了，也就覺得平平無奇。到了後來，每逢參觀佛寺，KL那種不耐煩之心，便油然而生。凡是以佛寺為背景的像片，他都懶得拍了。

在泰國，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看見和尚。火車上、大街上、名勝地區，到處有他們的蹤跡。但是大隊出動的時間，只在清晨六時與七時之間。這時候，幾乎滿街滿巷，都是身著黃色禪衣的和尚。他們往往三五成羣，默默地走着。他們都赤着足，一手拿着一隻鉢，一手將禪衣的一角覆在鉢上，遇到施主有所施捨時，便把一角禪衣移開，露出鉢來，該施主將食物放在鉢里。當這一切在進行着的時候，施主與和尚，彼此都一言不發。和尚這方面，在接受施主的食物時，既不道謝，臉上也不露出笑容，倒是施主在和尚離開之後，還躡身合十，畢恭畢敬，目送和尚遠去。這些出來化緣的和尚，年齡大小不一，有些小沙彌，看來只有十歲左右。這些和尚們在佛門唸經拜佛，生活一定非常清苦，這一點，可以從他們的容兒精神上看出來。

從很多方面，可以看出泰國人民對於佛教信仰之深，以及對於和尚的尊敬。當我們初到曼谷時，看見旅館的每一個房門外，都塗着白粉和貼着金箔，連電梯的外面也是如此，真不曉得是什麼一回事，後來問了人家，才知道那是和尚所點和貼的。據說經過這番儀式之後，便會平安無事。有一天，我們僱一輛德士出遊，該輛德士的前座也出現了這樣的東西。不必說，司機是相儀這麼一來，這輛車子便永不會發生車禍了。而且這位年青的司機每逢經過佛門重地，必於車中舉手致敬，其虔誠之情，溢於言表。在火車上，還有特別留給和尚坐的座位，如果客滿而又沒有和尚上車，則站着的搭客才可暫時借用那些位子，如果有和尚上車，便須起身讓位了。

水上市場風光

在一个国家里面，往往有一些地方，本地的人觉得并不好玩，但是却能吸引好奇的旅客去觀光。曼谷的水上市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曾經向旅館的侍役打听水上市場的所在，我說：「你们这兒有一种巴刹，做買賣的地点是在水上，这个地方怎么去？」他听了，摇摇头說：「不曉得。」我一时觉得很奇怪，我心里想：他不應該不曉得这种地方呀，难道他故意不告訴我不成？但是过后我又想：什么？巴刹，不对呀！巴刹根本是巫語，他是泰国人，怎么听得懂呢？於是当我向另一位侍役打听这个地方时，我不說「巴刹」而是說「市場」，这时，該位侍役才說：「你是說达拉南嗎？它在……」原来泰国人的所謂「达拉」，就等於我們的「巴刹」，「南」是水的意思，达拉南就是水上巴刹或水上市場。

委去參觀水上市場，当然越早越好，所以十四日那天，我們六时左右就起身，洗盥完毕，又吃了早餐，已經七点鐘了。我們叫了一辆德士，告訴他我們委去的地方，但是他却把我們載到另一个地方去，等到我們再乘巴士到达河边时，时候已經不早了。

河边有几隻小船，把舵的全是泰国人，討价还价之后，才租定了一隻小汽艇，声明遊市場一周，代價是二十銖（等於馬幣三元）。上了船，馬達一開，我們便朝水上市場出發了。

那是一条并不十分寬闊的小河，河水平靜，河的两旁，常常可以看見一些簡陋的小屋子，有的人就穿着紗籠在屋前的河里洗澡。太阳出来不久，阳光照在臉上，一点兒也不覺得炎熱，再加上阵阵凉风，撲面吹来，更使人感到身心舒暢。这种滋味，是我們一个星期来所不會尝到的。我們真希望船能開得慢一点，讓我們多享受一些旭日的溫暖，多欣賞一些河上的風光。闭上眼睛，我可以想像自己已經来到了巫馬孙河，而我們所坐的，是由土人所划的独木舟。

一路上，我們遇見了也到這兒來玩的外籍遊客。他們坐在較大的遊艇里，一個個滿面春風。

不多久，我們就來到商店林立、賣東西的小船出沒的地方了。我們看見有一間賣竹器籐器的小店，店里擺的東西似乎很別緻，便示意船夫將船停下來。我在店里買了兩隻竹製的小擺設，便匆匆上船了。這兒來往的船隻比較多，彼此常需擦身而過。我們看見的那些小船，賣的全是蔬菜和水果。我們為着好玩，便買了一些香蕉，立刻在船上剝了皮吃。這時，KL正忙着拍像，一連拍了好幾張，只是船在搖盪着，取鏡頭很不容易。

又過了一會兒，船到達了一個地方。這兒更加熱鬧，停泊着和來往的大船小船都很多。我抬頭一看，只見岸上有一塊小牌子，上面寫着 **Floating Market** 二字。我們將船停下，便上了岸。

岸上有一個小小的市場，賣的全是紀念品、衣服布料、裝飾品、首飾一類的東西。問問價錢，發覺都相當昂貴。我們想：就是委買東西，也不應該在這種地方買，因為他們是專做遊客生意的，索價當然比旁的地方委高很多。里面還有一個角落，是專賣泰絲的。我們看見地上擱着幾架織絲機，有兩三個泰族婦女正當眾在表演織絲的技藝。

因為船夫還在等候我們，所以我們不敢逗留太久，只隨便走了一圈，便回到船里了。

雖然水上市場給我們的印象還不祇壞，但是，我們這次遊河的時間，還是遲了一點，所以有的小船已經回家去了，同時這段日子，也不是水果上市的季节，否則，這兒一定會分外的熱鬧。

只說鮮花

火车在快要抵达曼谷途中，我凭窗眺望，看见路旁有一条小溪，溪里浮满了荷叶，叶中稀稀疏疏地探出一些荷花来，这些荷花，有红色的，也有白色的。看那些荷叶时，只见它们多半零乱不堪，而且有的已经枯黄了。小溪的另一段，种的却是水百合，也分红白两色，争妍斗丽。这些水百合，无论花或叶子，都长得很茂盛，很好看，一堆一堆，很有规则地分布在水中，构成了一张十分均匀的图案。

当时，我曾这样想：泰国这个地方，鲜花一定很多，因为仗佛的人既然为数甚众，焚香膜拜之时，不免也要备些花儿，孝敬佛祖。荷花当然是最适宜于供佛的，就是这儿的木头雕刻成的工艺品，雕的对象有的就是荷花呢。

但是有几次到佛寺里游玩，却见到用以供佛的鲜花，除了荷花之外，还有百日红和茉莉等。百日红虽名为「红」，实际上却有红和白两种颜色。这种花，普通都很细小，所以在用束供佛时，便被巧妙地编砌成一座座红白相间，玲珑可爱的佛塔。百日红所以能够编砌成佛塔，主妥的原因是它开花之后，可以经久不谢，百日红这个名称，就是因此而得的。即使是采摘下来的百日红，也不易变色。茉莉比百日红还细小，但是它却有一股清香，嗅之令人陶醉。茉莉本是随处都有的一种花儿，不过这种花儿，曼谷出产得似乎特别多，街头巷尾，往往有人在卖茉莉花串。用束做花串的茉莉，全是含苞未放的，一粒粒青中带白，有如珍珠。曼谷的市民，买这种花串的相当多，尤其是德士司机，更喜欢在车头靠近座位的地方，挂一串两串茉莉花，等到花儿开放之后，微风一吹，便满车皆香。有一天黄昏，我们在离曼谷不远的一个小镇吃晚饭，饭后，看见有一名美丽的泰族妇女在卖鲜花，我便递给她一铢钱，并指明妥的是茉莉。想不到她收了钱之后，交给我的茉莉竟有半布袋那么多。我抓了一把给MH，自己又抓了一把凑近鼻端嗅着，味道真是香极了。当晚，在回返曼谷途中的汽车里，我一

直都在拵弄着这半帚袋茉莉。原来我家里也有种茉莉，但开花不多，每逢枝头出现一两个苞蕾，母亲总慎重其事地将它採下束，插在髮髻上。如今，我只花那么少的钱，便买到这么多的花儿，怎不教我爱不择手呢！

这儿的茉莉多，玫瑰和鸡蛋花也多。我见到有两个地方，是大量种植玫瑰的，一是曼谷的「玫瑰园餐馆」，一是清迈的素贴山。前者遍野，后者满山，看得人眼花撩乱。在离闲曼谷闹市不远处，有一古蹟，可以登临远眺，那儿的鸡蛋花树，为数最多，只见一树一树的鸡蛋花，很有秩序地从山上一直排列到山下，叶子很少，花朵却开得很多，一朵朵白中带黄，极目远望，也自成一佳景。

还有九重葛，它原是极普通的一种花木，这种花木，新加坡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有的种在屋角，让它攀沿而上，用以遮阴；有的种在巴士车站旁边，以点缀市容；有的种在庭园里，与羣葩为伍，使人觉得满园春色，热闹非凡；有的却种在小小的盆子里，然后搁在住屋的晒台上，暇时看它几眼，以陶冶性情。但是泰国的九重葛，比新加坡所见到的姿好看得多了。它们的花朵都开得很大、很密，常见的颜色，有紫、白两种，而且往往种在一起，使紫花白花，相映成趣。有一位朋友说：「许多人到日本去，说是为了看樱花，但樱花开放不久，就凋零了，倒是九重葛最耐久，一年到头，鲜花满枝，灿烂如霞，然而，谁又晓得它的可贵呢！」这话实在说得很对。

从曼谷到清迈的各个火车站上，常见有卖胡姬的，购买的人也很多。这些胡姬，多半已经开了花，婷婷娜娜，姿态万千，但是问一问价钱，却便宜得不得了，一棵开了花的胡姬，连盆只卖马来数毛钱。我当时真想买它几棵，带回家去，只是一想到携带的麻烦，也就不敢染指了。其实，不买也是好的，我后来听一位种胡姬的专家说，曼谷的胡姬，都是山地野生，因为过惯了阴凉的生活，移到新加坡栽种之后，很不容易开花。不过曼谷的还好些，如果是清迈的，就更不容易种了。

美味初嘗

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总是想尝一尝那个地方的食物。其实，吃一些沒有吃过的东西，原就是旅行时一項很重要的节目。

我们如果能迟些时候到泰国就好了，那时候，我们将会遇到該国名果成熟的季节，我们将会吃到很多很多的龙眼和芒果。龙眼和芒果，在新加坡也可以吃到，不过，如果能亲自到种植这两件水果的园子里去大吃一頓，滋味一定分外鮮美。再說，吃固然重要，看也一样重要，要是能够看見一粒一粒的芒果，一串一串的龙眼掛滿在树上，該多么的有趣啊！

虽然吃不到龙眼和芒果，却也尝到了另外一些果子。当我们来到泰南的合艾时，就見到街上在卖一种色青而小的水果，有的橢圓形，比橄欖大許多；有的圓形，像李子。这种东西，泰人叫做「不沙」，也有的人叫它做小苹果。我的目的只是想尝尝滋味，所以只買了一銖，計四枚。后来我们到了曼谷，才曉得那兒出产的不沙，又多又大，价钱也比合艾的便宜得多。平心而論，不沙这种水果，說它怎么好吃那倒未必，因为它帶一点澀的味道，不过趁新鮮的时候吃，却也清脆可口。像苹果一样，它可以不必去皮，而且核小汁多。

又有另一种果子，名为「不罗」，样子极像紅棗，果皮上有些粉状白点，用手取吃时，白点便黏了一手。这种果子，吃起来甜中带酸，有提神作用。我们在火车站買的，用叶子包裹着，比较小；到清迈时，看見菜市里也有卖这种果子，但样子紅而且大，比我们在火车站買的好看得多了。

有一天，我们僱德士往参觀离曼谷市中心数十里的一处佛窟，车至半路，看見有一个小童，手里提着两把像雨伞一样的东西，是用叶子編成的，十分可爱。我们都不曉得他「葫蘆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车夫极力推荐，說这是一种果子，很好吃。我们好奇，就買了一把。打开来看时，只見「雨伞」里面藏着許多顆白色扁平的东西，形

状有如大腰豆。「这叫律冬。」车夫說，一面取了一颗，放在嘴里咬着，然后巧妙地将白色而薄的果皮吐掉。我们也学着它吃起来。律冬的肉是透明的，清甜滑溜，十分好吃，只是果皮太过脆弱，委将它与果皮分开，实非易事。车夫見我们吃得很辛苦，便停下车来，往杂货店買了几支湯匙給我們。湯匙薄如帛，只轻轻一剔，律冬的果肉便全在湯匙里了。这种吃法，真是妙不可言。原来，律冬并不是一探下末就是这副样子，它是从像椰子那么大的果皮中取出来的，一个只得三顆，取下之后，如果不馬上吃掉，便会变成黃色，不再那么雪白好看了。

同一天，我们去参观臥佛寺。那时候，天气酷热，我们都感到口渴，便在寺中的茶座里買生椰子吃。椰子被切去了些皮，显得較細小。用刀子将頂端的壳劈开，放进了一根水草，先吸飲椰乳，再吃椰肉。我们生平吃生椰子，也不曉得有多少了，但从来不曾吃过像这些这么好吃的。椰乳清甜甘香，有如玉液琼漿，令人怀疑它非人间所有；椰肉又嫩又滑，恰到好处。我们吃后都连声叫好，KL更是叹賞不置，頻呼：「奇怪！奇怪！」

上面所說的是生椰子，还有一种，是用火燒过的生椰子，可以說是「熟的生椰子」了。这种椰子，比沒有燒过的貴一点。它的皮也全去掉了，只剩下圓圓的硬壳。我们都尝了一次，MH以为不錯，因为它帶点酒味，但我总觉得不如新鮮的那一种甜美。据說燒过的生椰子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較耐久，一时卖不出去，也不会腐坏。

还有一种果子，柑不像柑，柚不像柚，也可以說像柑又像柚。它像柚，因为它色青，且有一尖端；像柑，因为它就只有柑那么大。第一次見到它时，我们都不敢買，以为它的皮那么青，一定酸得难以入口，后来看見別人吃得津津有味，我们才買来嘗試。嘗試之后，才發覺它甜而多汁，比普通的橘子还委好吃。

火车快抵达清迈时，有小販在车站卖清迈茶叶。所謂清迈茶叶，看起来就像这兒的鹹茶叶，做成骰子般的一粒，湿漉漉的，样子不很好看，只是包裹在外面的叶子的式样，頗为討人喜欢。我在火车上搭客的慫恿鼓励下，勉强吞了一粒，覺得甘甜无比，不过咀嚼一番之后，

渣滓是委吐掉的。这种东西，本来可以多吃几粒的，只是一考虑到它的卫生问题，也就不敢「再接再厉」了。

火车站卖烧鸡，这似乎也是泰国才有的。经常卖者都将一隻鸡切成数块，用竹子夹着，便於取吃。我闻名已久，便买了一隻鸡腿吃。KH 和 KL 也尝了一口，都说「不坏」，我却觉得它香，脆而嫩，名不虚传。后来火车停於另一车站，KL 也买了一块烧鸡吃，不过这次一入口，便叫苦连天。我向他委来尝一口，也觉得实有异味，不能下嚥。从此以后，遇到叫卖烧鸡的，谁也不想买了。

到泰国而不吃竹筒饭，是会让人家笑话的，所以有一天，我们也买了两筒竹筒饭作为早餐。所谓竹筒饭，是将竹砍成一节一节，杀青，使竹筒变得很薄，然后装上糯米、椰浆、糖、水等，再拿到火上去烧，熟了之后，撕下一片竹片来，就这样挖着吃。吃完了，将竹筒一丢，乾淨利落。说到味道，我们曾问一位住在曼谷的朋友说：「你觉得竹筒饭好吃吗？」他想了一想，答道：「如果你肚子饿，便会觉得很好吃。」

我想，他这种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白的玫瑰，紅的玫瑰

十五日早上，我們去拜訪曼谷聯邦有限公司的經理周捷先生。坐談了一會兒之後，已經接近中午十二點鐘，周先生為了想盡地主之誼，堅持委請我們吃飯。由於盛情難却，我們「只好」答應了。

我們坐汽車從曼谷的市中心出發，走了約莫一句鐘之久，才到了一個名叫「玫瑰園餐館」的地方。這時，汽車轉入一條狹長的小道，小道兩旁的枯樹又密又高，像衛兵一般站立着，把外頭炎熱的陽光都擋住了。不久，汽車在一座簇新的建築物前面停了下來。我想，這一定是用餐的地方了。

進了餐室，坐定之後，侍者送來了清茶和花。那僅僅是一朵花，玫瑰花，半開着，顯然是剛從枝頭採下來的，粉紅色，新鮮而高貴。茶還沒有來，我抽空到更衣室去，正洗手間，看見瓷盆旁邊也擱了一朵玫瑰花，很大，是深紅的，和那白色的瓷盆相映，更覺艷麗。到了這時，我才曉得餐館的主人，是有意以玫瑰花作為這間餐館的標誌，以玫瑰花來增加這兒的情調。

吃的是西餐，菜不多也不少，吃完之後，桌布依然像吃前那麼乾淨。尤其難得的，是侍者的服務精神，使人有暫時做了國王之感。

飯後，周先生帶我們去遊園。一走出餐室，我們立刻注意到地上的青草，又細又厚，像絨毛一般，與普通的青草全然不同。周先生說，這是日本草，是特地從日本運來種植的。草地上鋪着些磚塊，有大有小，但一律作圓形。磚塊上面嵌着一顆顆五色繽紛的鵝卵石，構成很美麗的圖案。我們從一塊磚塊走到另一塊磚塊上去，非常好玩。也有些磚塊是正方形的，兩兩以尖端相接在一起，遠看起來，就像綉上花紋的地氈一般。草地旁邊還有幾張椅子，樣子也十分別緻，細看之後，才曉得是用一大段劈開的樹幹做成的，木輪隱約可辨。像這樣的椅子，已經不只是實用而已，它們本身就是很好的裝飾品了。

我们的前面是一条河，河面虽不很大，但足够泛舟。离我们站立的地方不远，还有一个小小的码头，码头旁边有小船停泊着。

走了一程，看见有一间小房子，墙壁是用极粗糙的树皮编成的，下端却露出了一块块的巨石，充满了原始的风味。但房子里的傢俱，有些却是很精緻的，在这样强烈的对照下，反而容易使人对属于这间房子的一切东西产生美感。周先生解释说：「这是曼谷市长的房子，他偶尔也到这兒来住。其实，整个玫瑰园，都是他的产业。他也做生意的。」但是从这间房子的设计看来，我们这位也做生意的市长，一定是一位很有艺术眼光的人。且别说这间房子，就是整个玫瑰园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的安置，也都不是草率从事的。房子的周围，种了许多椰子树，都很矮，但已经结满果子了。椰林之间，有小桥，也有流水。小桥漆成白色，一共有两座。站在桥上，可以听潺潺的水声。

再往前走，是一间海滨别墅式的矮屋，屋顶铺着茅草，很富有自然与朴素的美。屋前又有一只小石象和一株仙人掌，仙人掌长得奇高，已经碰到屋簷了。矮屋的旁边又有一座木台和一个小湖，木台上的四周放着些长凳，又以栏杆环绕着，栏杆旁边有电灯柱。我想，如果在黑夜将电灯关了，坐在长凳上谈天，一定很有气氛。就在这时，有一样东西映入我的眼帘，那是一只鸵鸟，牠正站立在浅浅的湖水中，样子好像十分悠闲。但是待定睛一看，哈，那隻鸵鸟居然是用竹做成的。牠实在做得太像了，如果用照相机将牠拍摄下来，恐怕谁也看不出是假的。市长市长，你的玩意儿真是多极了！

漫步走下木台，到花园中去赏花。玫瑰最多，多得像种蔬菜，都盛开着花儿，有白、红、橙各种颜色。夹竹桃和九重葛也种了不少，春意很浓。

玫瑰园中有旅馆，旅馆旁边有游泳池。池的面积不大，可是巧妙地设计为马蹄形，看起来别有一番趣味。池的一角，还竖立着一个白色的小亭子，呈菌形。在走向游泳池去的夹道两旁，点缀着些蓝色的小菊花，又围以修剪得非常整齐的柏树，使整个游泳池生色不少。

我们都没有想到玫瑰园的范围原来这么大，走了半天，还没有把可看的東西看完。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空曠的地方，那兒有四座泰

式的小小建筑物，是作为贩卖食物之用的，附近摆满了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有阳伞一支，单色，比五彩的大方好看。如果天气不怎么热，坐在阳伞下喝茶是蛮有意思的。

像这么美丽的地方，就是一整天的时间，也还是没有办法玩个够，但是当下午我们就赶紧搭火车到清迈去，只好匆匆离闲。

其实，玫瑰园的美丽，还不止于此，因为它还在不断地扩建中，相仿下一次重游时，它将留给我更深刻的印象。



素貼山之旅

我們終於來到了清邁，這個泰國北部的重慶都城。

在我們的心目中，清邁的建築物是古色古香的，氣候是涼爽可愛的，但是到了目的地之後，才曉得實際的情形與我們想像中的樣子有一段距離。古色古香？也許是的，至少它不像曼谷那麼繁榮和熱鬧；至於氣候，且別說涼爽啦，能不晒壞人已經好了。這都怪我們選擇來旅行的這段時間不大恰當，要是能早一些時候來，這兒的天氣絕不會這麼熱的。

於是我們想到了素貼山。素貼山海拔五千多尺，溫度一定跟地上的不同。我們都急於避暑，所以到達清邁的當天，便僱了一輛德士上素貼山去。

車子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走着，兩旁綠樹蔥鬱，野花含笑，才經過大約半個小時，車子便在山坡旁邊停下來了。

到了這時，我才知道山上的溫度，也不見得怎麼低，太陽依然熱烘烘地在頭頂上照耀着，到處都亮得反而使人覺得不舒服，只是風吹來時，才微微有一絲涼意。

一上山，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一排直升雲端的石級。石級兩旁那作為扶手的地方，是用兩條巨龍呵護着。那兩條巨龍，長相十分奇怪，牠們除了各有一個正常的頭顱之外，還多了許多小頭顱。巨龍的鱗，皆作青黃二色，製作的工夫還極精細。石級實在很高，才登了大約三分之一，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這時，有兩三個小孩子拿了鮮花來勸我們買，每一束的鮮花，還配上幾枝黃色的小蠟燭和香，可見那是賣給遊客供佛的。我們都買了一束鮮花，然後繼續前進。

固然天氣相當熱，但多半也因為太累了，所以當我登上了最後的一級石級時，已經氣喘如牛。就在石級的盡頭處，一座佛寺出現了。佛寺前面，有兩三個和尚坐在那兒納涼。後來，我們到一個地方歇息，這地方居高臨下，可以近觀，也可以遠眺。向近處看時，只見山

坡上种着许许多多玫瑰，好些已经开了花，花多半是红色的，但也有黄色的。再向远处一看，那境界就大了。人家说，站在素贴山上可以看见清迈的全貌，这是不错的。那有密密麻麻的建筑物地方，不正是清迈的市区吗？不过广大平坦的，还是那切成了方块的罗列着的稻田。要不是稻田的尽头处有薄薄的烟雾遮盖着，我们不晓得还能看得多远呢！

山上实在极静，静得只能听见鸟语，静得只能听见寺簷前铁马清脆的响声。我想：这儿到底是佛门圣地，是非要有这样肃静深幽的环境不可的。

看腻了风景，我们便阔步踏入佛寺中去。寺中有一尊巨大的如来佛塑像，笑脸迎人。我们将买来的花束置于佛前的木案上，又将香烛点着了，跪着膜拜。

在另一寺堂中，也有一尊如来佛塑像，塑像的旁边坐着一位年老的高僧。那时候，他正在为跪在他前面的一位穿制服的军人诵经。那军人沉默低头，样子甚是诚敬。我们巡视了一会儿，就离开寺堂，到外面来了。

本来，素贴山上还有一个旅游胜地，那便是泰皇的行宫，但是听德士司机说，这地方是只有在星期日和星期六两天，才开放给游人参观的，我们上山时是星期二，所以不得其门而入。

濯足萬里流

二月十七日，是我們到達清邁的第二天。這一天，我們很早就起身，因為八點鐘左右，德士司機黃先生就會到來帶我們到各處去玩。

喝過了茶，黃先生已經來了，於是我們便匆匆出發。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地是離市區數十里遠的一處瀑布，聽說這處瀑布在清邁說來，祇是數一數二的，所以成了居民假日遊憩的勝地。

抵達瀑布時仍然很早，天氣也就不怎麼熱。黃先生將車子停下來之後，就自己休息去了。反正瀑布就在眼前，沒有人帶路，也不會迷失的。

這實在是很大的一處瀑布，至少它比哥達丁宜瀑布要大許多。其實，只聽一聽它那雷霆萬鈞的聲響，你就曉得它是多么的煊赫了。

聲響越大，瀑布對我們的誘惑力也越大。那一刻里，我們想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瞻仰一下瀑布的真面目。我們踏草穿花，興緻沖沖地爬到岩石上去。岩石很滑，如果不小心，是一定會跌倒的。我到哥達丁宜瀑布去遊玩時，就得到一次慘痛的教訓，這次可不能再吃這種苦頭了。於是，我把釘了好些鐵釘的皮鞋脫掉，然後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爬着。當我那赤裸的雙足一與岩石的表面接觸到的時候，足底馬上有了異樣的感覺。好冷啊！冷得像冰。不過赤足在岩石上跳躍着，倒是一樁很舒服很有趣的事。有幾塊岩石大得出奇，而且多半有平滑如削的一面，它們七零八落地倒臥在那兒，看起來又重又堅固，恐怕再也不會移動原來的位置了。我當時心里忽然產生一個疑問：這一批巨大的岩石，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在那兒的呢？在這樣一個水聲隆隆的地方，難道會發生過天崩地裂、動魄惊心的一幕嗎？

想着想着，我已經爬到一塊最接近瀑布主流的岩石上去。在那裡，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高山的峭壁，可以看見滾滾飛瀑，厚如云絮、薄似輕煙的水花。我坐下來，雙手抱膝，向眼前這一片水花凝視。對於它，我禁不住有許多讚美的話要說，但是，我一個字也沒有

說出來。我曉得，只委我一開口，滾滾的水花便會把我的聲音掩沒。於是，我沉默着，我的同伴也沉默着，我們都在沉默中坐了很久很久。當然，在這段時間里面，負責拍像的K L是很忙的。他東照照，西照照，將許多美麗的景色，都攝入了鏡頭。

風來了，即使是一陣微風，也能將霧一般輕的水點，吹送到我們的身上。我愛那水點，我可以感覺到一絲絲一星星的冰涼，不斷地在我身上所有裸露的地方撒落着。我不管它們是否會弄濕我的衣裳，因為這正是我親近這可愛的瀑布，可愛的水花最好的一種方式呢！

瀑布的源頭在那裡？我不知道，我們都不知道。我想：它一定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在山頂。也許山頂有一個池，天池，蓄滿一池的清水，足以流瀉一百年，一百個世紀。但是抬起頭時，我什麼也看不到，只見峭壁的上端，有幾株矮樹屹立着，而銀帶似的清泉，就從矮樹的旁邊如坐滑梯般翻落下來，落在黑得發出油光的片片巨石上，然後繼續前進。

雖然這面高入藍天的峭壁，是瀑布流過的地方，但是峭壁兩旁的山坡，也並不寂寞。只委稍加留意，你會發現掛在綠草怪石之間的幾張珠帘。其中有一張珠帘比較大，使人看了，不禁想起西遊記中的水帘洞來。那不成其為珠帘的，也一綫一綫地掛着，像貴婦胸前的項鍊。

我們坐累了，便起身到各處走走。這時，我彘意間發現山坡旁邊的一條小溝里有一朵小花，這朵小花，不曉得是幾時掉在那兒的，清冽的流水，從它跟前靜靜地滑過。它偶爾顫抖了一下，但不會被流水帶走。這朵小花會引起我的注意，乃是由於它的新鮮。一朵凋謝掉落了的花兒而能如此新鮮，這是很不常見的，何況它也許還躺在那兒很久呢！但當我的手指接觸到溝中的流水之後，我的疑竇立時冰釋，原來溝水也是那麼涼，比石塊還委涼，怪不得這朵浸在溝中的小花，依然冰肌玉骨，像其他尚在枝頭的花兒那麼嬌艷。如果花有魂，那麼，此刻花兒的魂魄，一定還與嫩瓣為伴，未曾離去呢！

泉水這麼寒冽，實在大可以利用一番。我正想將在半路上買來的百事可樂浸在水里，但司機黃先生已先得我心，把浸了好一會兒的百事可樂遞給我們了。我才接過手，便覺一陣寒流，直透手背。打開瓶

盖时，独的一声响，接着一股白烟，从瓶口冒出，可见它冰冷的程度，和藏在雪柜中的没有两样。后来我注意到瀑布附近一摊卖汽水的小贩，居然将整箱的汽水搁在一处流泉底下，让泉水在汽水瓶上溅打着，以产生冰冻作用。这种做法，实在充满野趣，而在小贩这方面，还省了一笔买冰块的钱，真是一举两得。

尽管那时候太阳已经升到了碧空的正中，天气开始热起来，但是泉边石上，还是十分凉爽。MH 向小贩买了一包花生，所以我们便一边吃花生，一边喝汽水。这儿离瀑布飞溅的地方稍远，谈天说地，也不受妨碍。MH 说：像这种地方，就是消磨一整天的时间，也不会厌倦。我们都同意他的话。

瀑布泻下的水，在不远之处积成了一个小湖。湖上有桥，可以从山坡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去。我们站在桥上，看见湖面的水，不停流动着，激盪着，泛起了一堆堆萍碎的白沫。再向瀑布的下游望去，可以看见一股清泉，弯弯曲曲地奔流，由粗而细，由细而至完全消失了踪影。太阳照在泉水上，使它闪闪烁烁，发出耀眼的亮光。桥一边的岩石上有一片平地，平地上疏疏落落地种了好几丛竹子，竹子修长而茂密，十分好看。遥想当年王羲之等人修禊于兰亭之时，曲调传觴，长啸高咏，一定非常的有趣。

当天早上我们离闲旅馆，本来准备了毛巾和游泳袜，想在这儿嬉水作乐，可惜临走时疏忽，忘记带了。我正望水兴叹，MH 说：「这么清洁的水，怎么能辜负了它。不游泳也罢，但总应该洗一洗脚的。」反正那时候旁边没有其他的游客，所以我和 MH 便把长袜脱了，搁在石头上，然后跳到湖里去。水实在冷极了，只觉阵阵寒意，透入心脾。在浅的地方，水显得更加清澈，可以看见水中五颜六色的小石子。经过水流长久地摩擦，有些小石子已经变得又圆又滑，玲珑可爱。我们一面涉水，一面将最好的小石子捡了起来。就在这当儿，我想起了左思的「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这两句诗。我们虽不曾振衣于千仞高的山岗上，但是却已濯足于万里长的流水中了。当然，这儿并不是河，更不是宜于饮马的长河，然而，由瀑布那头湧来的一泓泉水，浩浩荡荡，不舍昼夜地流逝，与万里长河，又有什么分别呢？

這裏也杜鵑，那裏也杜鵑

第一次看見杜鵑的地方是香港。那時是春天，陽光雖然也有暖和的時刻，但一陣陣的風吹來，還是會叫人冷得發抖的。就在這樣的冷風里，我看見了杜鵑。

是在酒樓上，一盆一盆，粉紅的、深紅的，把整座樓粧點得生意盎然。

過幾天，到新界去，杜鵑卻迎我以一片花海。陶醉、低迴，然後一切的紅，從眼角隱去了，只剩下一些九重葛也似的記憶。

這次到台灣和日本，杜鵑的記憶，又紛紛被喚回了。

同伴中有從未曾見過杜鵑的，忽然發覺自己正暴露於一叢一叢平易的妍紅之前，那份驚喜與激動是絲毫不用裝飾的。於是輪流蹲下身，你替我拍照，我替你拍照。拍完了照，大家都心滿意足：回家的時候，可以拿照片給別人看，同時指着身旁的花兒，告訴孤陋寡聞的觀眾說：「哪，這就是杜鵑！」

從栽種杜鵑的山坡下望，可以看見泛着鱗波的綠水：我們是在台北的碧潭啊！

台北還有一個好去處，那是陽明山。陽明山本來是以櫻花聞名的，但是當我登上陽明山時，櫻花已經謝盡，只剩綠綠的、剛剛長出嫩葉的樹枝。杜鵑卻到處都是。那天是雨天，毛毛的雨點，不停地撒落着。我穿着毛衣，撐着雨傘，尚且有些寒意，一任雨打風吹的杜鵑，更不必說了。但它似乎因此顯得更加鮮美，尤其那瑟縮在水邊樹底的幾株，看來分外楚楚可憐。

台北的停滯是短暫的，一轉眼間，已經身在扶桑。也許在太陽之都，此刻正是杜鵑競艷的時節呢！飛機、高速火車、巴士車，把我們從大阪帶到京都，從京都帶到名古屋，從名古屋帶到箱根。所到之處，千朵萬朵的紫杜鵑，竟成為我們視野里最警醒的顏色。

已記不清那一天，一輛巴士車載我們到望岳莊。望岳莊，好雅的

一个中文名字！但使我对这个地方发生感情的，还是它的餐館周围疏疏落落的那几十棵杜鹃。这些杜鹃，无论花朵的大小、色泽，都不相同；其中有些纯白的，看起来另有一番姿色，但是拍彩色照片，还是红色的好。

吸引我们拍照的另一个地方，是东京的椿山莊。在望岳莊拍照，背景只能是一大片一大片红得耀眼的杜鹃，但是在椿山莊拍照，背景除了杜鹃以外，还有流水，还有小桥，还有玲瓏可爱的亭台楼阁。

我总觉得：杜鹃和日本的庭园，有不可分的密切关系。起先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我知道了。日本庭园里的一花一木，一草一石，都以小巧取胜；瀑布是小小的瀑布，池塘是小小的池塘；连最有代表性的一盏一盏的石灯，也都是小小的；而一般的杜鹃，高度不过数尺，如果是盆栽的，高不盈尺的也很常见。物以类聚，这就难怪把杜鹃种在日本庭院中，会给人一种和谐的美的感觉了。

说到盆栽的杜鹃，我倒想起了在名古屋时遊城堡的事情来。起先，我们在导游员的陪同下，登上一层一层的城堡，去参观上面陈列着的武士佩刀、车、和服等。累了的时候，就在城堡前面的庭院里休息。我看见庭院的一边，有人在卖杜鹃。有盆栽的，有可以种在地上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盆栽的杜鹃。它们不但种类异，格式也多。有的树身矮矮的，样子有点像松树，古意很浓。最奇的是，连一些只有几寸高的杜鹃，居然也繁花点点，好看煞人。

我喜欢黄蒙田的散文，他的一本「花间寄語」，写果写花，都富情趣。其中一篇写杜鹃的，说是中国的云南、四川和广东，杜鹃最多。云南的杜鹃，动辄成林，红云夹舆，疑入紫霄，真叫人读后，心嚮往之不已。

但是委到黄山、罗浮山和西樵山去看杜鹃，就不晓得会是几时的事了。

今年櫻花開得較遲

那天到旅行社去定飛機票，順便問社里的一位職員說：「這個時候到日本去，不曉得還見得到櫻花嗎？」她說：「照理一到了五月，櫻花已經謝了，不過聽剛回來的旅客說，今年春天天氣很冷，櫻花開得較遲，說不定你到了那邊的時候，還有機會看得到。」

於是當我一上了飛機，我就一直盼望着，在我到達目的地那天，櫻花即使已經開了一段時間了，最好還沒有謝盡，這樣，我才能瞻仰一下它名聞遐邇的姿容。

但是我心裡曉得，我羨賞櫻花這個願望，多半是會落空的；因為日本的櫻花節是在四月。四月一到，櫻花隨時都會盛開。在盛開的時候，如果不巧下雨刮風，那麼，櫻花馬上就會紛紛飄落，化為春泥了。就是天氣好，櫻花怒放的時間，最多也只有兩個星期。而我步下了大阪飛機場那天，都過了五月上旬了，那里還會有櫻花的影子呢？

果然不出我所料，參觀萬國博覽會那段时间，大阪的天氣雖然還很冷，冷得有時要穿大衣，但是博覽會的庭園里沒有櫻花，大阪其他地方也沒有櫻花。這一來，我羨看櫻花的這條心，也已經死了。

我感到很遺憾，同行的人也頗表惋惜。有的說：「看不到櫻花，不是等於損失一百塊錢的旅費么？」說完了，大家都忘記了看櫻花的事。

那一天，我們坐了巴士車，從名古屋到箱根去。我們的車子，在望得見青山翠谷的公路上緩緩地開動，瀏覽沿途迷人的風光。忽然間，有人發現在萬綠叢中，突出了一撮淡紅，便指着問導遊的日本小姐說：「妳看，妳看，那會不會是櫻花？」

導遊小姐順着指示的方向一看，竟笑着拍起手來，說：「是的是的，那就是櫻花！」

驀地，整輛巴士車都騷動起來。大家有的伸長了頸子，向窗口探望；有的禁不住內心的喜悅，正發出一陣又一陣的惊呼。

「不是說一過了四月，就不會有櫻花了嗎？」我問導遊小姐。這話是她起先告訴我們的。

「普通是這樣，」導遊小姐操着英語回答：「但這恐怕是比較遲開的一種櫻花吧。再說，這帶地方的氣候，也比大阪稍微冷一點。」

解釋完了，導遊小姐又問我們說：「大家想停下車子來仔細地看一看嗎？」

「想！」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地大聲回答。

於是導遊小姐就叫司機把車子停在路邊，讓我們下車去看。

一會兒，我們都站在櫻花樹下了。

那里滿足於靜靜地在樹下抬頭觀賞呢？反正照像機就在手里，大家都爭着拍照留念了。

拍完了照，大家還是捨不得空手離開，於是你一枝我一枝，把樹上開得最好的花枝折了下來，帶到車上去。這里荒山野嶺，這一兩棵寂寞的遲開的櫻花樹，應該連主人也沒有的，誰還會阻止這羣偶然路過這里的旅人，施予它們那含着愛意的摧殘呢？

除了在電影和圖片中看見以外，從來不曾謀面的櫻花，如今終於緊緊地握在我手里了。我當時心中的激動，簡直無法形容。於是端詳又端詳着，似乎要把它的輕盈與粉紅，重重地烙印在腦海深處。

櫻花美麗嗎？老舍的批評應該是很恰當的。他說：「櫻花說不上有什麼出奇的地方，它艷麗不如桃花，玲瓏不如海棠，清素不如梨花，簡直沒有什麼香味。它的好處在乎『盛』，……若是以一朵或一枝而論，我簡直不能給它六十分以上。」成林的櫻花，我已經來不及看了，所以從領略它的丰盛，但是手上這一枝，由於花團錦簇，勃發如狂，却也十分可愛。

導遊小姐看見我們對櫻花的興味這樣濃，就說：「大家一起來唱『櫻花樹下』這首歌好不好？」我們當然都說好。於是她唱一句，我們跟一句，一面還用手打着拍子：「莎古拉，莎古拉……」時而清晰時而含糊的歌聲，乘着風的翅膀，在山谷里飛翔。

據說櫻花一共有兩百多種，顏色有的白，有的粉紅，還有一種是黃色的，這恐怕是比較罕見的品種吧？有一天和導遊小姐談櫻花，我

便把从書本里搜罗来的知識向她炫耀。我故意问她櫻花有沒有黃色的，她說沒有，我說書上說有黃色的呀，她沒有跟我爭論，但从她的态度看来，她似乎有点不以为然。可是就在我们抵达箱根的隔一天，我竟然在玄意间發現到一株開黃色花朵的櫻花。

行李搬进箱根旅館不久，我就出来散步。一路上，有时是在人家的院子里，有时是在山路旁，有时是在湖边的花圃上，我看見几株櫻花。都不高大，花也開得不多，而且全是粉紅色的。但是到了返回旅館的途中，忽然有一抹黃色閃入眼帘。我定睛一看，那花的構成，那叶的形状，都告訴了我，它分明就是櫻花，書里所提到的黃色的櫻花。

因为有了意外的發現，一时高兴得不得了，反正四顧玄人，所以我赶快连花帶叶，採下一枝来，以便帶回旅館，跟导游小姐議論去。

导游小姐看了，却說那不是櫻花，至於到底是不是櫻花，到現在还是一个謎。

但是有一天，我还是要把这个謎揭破的。有一天，当我在櫻花怒放的四月，重临东瀛的时候，那些在櫻花树下跳舞唱歌的賞花人，一定会告訴我，那样的黃色的花兒，究竟是不是櫻花。

在太陽之塔下走着

忽然间，我發覺自己已經到東京万国博览会。那座太阳之塔很高很高，而那座青春之塔，也並不比它矮小。两座塔都是現代雕塑艺术的結晶，但我更喜欢太阳之塔。它有原始的、混沌初開的笨拙，却因此显得更加的博大和莊严。那一張圓圓的、醜陋的臉，是太阳之神的臉么？在他的大而毫玄光彩的眼睛的凝視之下，你会感到悚然，感到一种被釘梢被監視的惶恐。他那長在臉部两边像象牙一般的短短的翅膀，彷彿一騰空飛躍，就能立刻落在你的前面。

而我，就在这样一座太阳之塔的下面，走着，匆匆忙忙地走着。

走着，自从博览会打开了大门，讓千千万万的遊客，拥进一座一座的展覽館，直到各个角落的灯火，一片輝煌，遊客散尽了，博览会再关闭它的东西南北门。

那天晚上八点钟，我们乘坐的JAL 702班机，就委在大阪国际班机坊降落。它飛得很低，从圓圓的窗口望下去，整个博览会，简直就是灯的海，珍珠瑪瑙的海，美丽、有趣而且神奇。

当記憶的盒子漏了，洩走了許多炫目的色彩和灯光，却依然装着一株瑞士的「灯之树」。它全部是鋁做成的，一到夜里，一万瓦特的灯光，在三万两千盏的电灯里闪闪烁烁，委把整个天空都照亮。

在日本煤气公司的展覽館「笑的世界」旁边，也有耀眼的光，但那不是电灯，那是燃燒的火焰。明晃晃的，熾热的火光，从两支高高的火把的上端冒出来。

「笑的世界」的建筑是可笑的，它像一个人，眯着两隻小眼睛，又張開一个大口，哈哈大笑。这个人的肚子里在放映电影，虽然不祇是十分可笑的电影，但銀幕的設計，却是新奇的。我们坐在观众席上，看見前面有銀幕，右左两旁有銀幕，地面上也有銀幕。一个黑皮膚的小孩，划着一艘小船，从左边的銀幕出現，经过中间地面上的銀幕，然后在右边的銀幕上消失。

但这还不稀奇，稀奇的是富士集团展览馆的演出。这座展览馆形状像一辆大蓬车的盖，它是用一圈圈充了气的人造胶造成的，看来柔柔软软，十分滑稽。馆里没有银幕，因为整座馆就是一个银幕，找不到尽头和边沿。当银幕上映出盛闹的百花时，你就在百花的包围中。

人潮把我们带到台湾馆。我很注意馆前面那隻红色的凤凰，它出自雕塑家杨风英的大手笔，写实中又带有几分抽象的味道，看起来气势万千。熙熙攘攘之中，谁有耐心欣赏五千年的文化遗产呢？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美又怎么样？宋徽宗的瘦金书美又怎么样？「永」字有八法又怎么样？倒是那螺旋楼梯给人的印象比较深。你沿着楼梯慢慢走下去，浑圆的银幕就在楼底。黑暗中，你看见成羣身穿古装的少女，舞姿翩翩，如穿花蝴蝶；而管絃之声，不绝如缕。

「展览馆这么多，时间却有限，你看怎么办？」我们问穿黄色旗袍的漂亮的台湾小姐。

她告诉我们，应该选择精彩的看。那一些是最精彩的？她说比如日本的三菱馆。于是我们就赶到三菱馆去。

排队是免不了的，但是值得。一个未来的世界，在你的面前展开。地面容纳不下那么多人了，只好向海面和天空中发展。在经过一条隧道时，你彷彿已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雷声、风声、波涛汹涌声、天崩地裂声，震动着你的耳膜。各种声音之中，又揉合着各种色彩。你觉得你已经回到洪荒去，回到石器时代去。你是玄遮的，你的每个细胞，都暴露在风、雨、太阳光中。

官能受了一番刺激之后，精神也好许多。迷惑着，讚叹着，我们再回到太阳神的视野里去。

五月初，天气还很凉爽。穿着大衣快步走，脚酸，但是不会流汗。

利用电动步道吧？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精力，也可以寻找目标。也许将来的都市，就是这样。到处都有电动步道，一踏上去，它就送你到你委去的地方。

我们委坐心臟病人不能坐的飞车，买错了票，坐成太空舱似的缆车。坐缆车，可以鸟瞰整个博览馆，并不好玩；好玩的是意识到自己被装在一个玻璃圆球里，被吊在半空中，而且沿着钢绳，慢慢地移动。

人，人，人，到处都是人，有三三两两的，有成羣結队的。成羣結队的好像更多。每一队的前面都有人拿旗，后面跟着的一堆人，多半都穿制服；穿了制服，才容易辨認，不容易离羣、迷失。委是小学生，就戴帽子。藍的帽子，黃的帽子，紅的帽子。衣和短袜一定是白的，还背了水壺和便当呢！我很喜欢那样的一羣小学生，圓圓扁扁的臉，兩頰緋紅，說不上美，但是可愛。

可愛的原因中的一个，是他们都很清潔。男孩子，女孩子，都很清潔。其实，整个博覽會，都很清潔。人家說小便委排長龍，我从未沒有碰过。人家說有些招待人員的态度不好，我从未沒有碰过。我还时常表示惊异：为什么那些女招待員，能够老是站在电动步道的一端，弯着腰，臉上充滿发自内心的笑容，向每一位遊客說一些関心的話，热誠地拉年幼的遊客一把。机械的，也許。但她们做得到，而且好像做得很快活。

什么地方都可以坐一坐。你去看一齣免費的電影、一坊舞蹈，就可以趁机坐一坐。在茶亭里喝一杯茶、一瓶汽水，在餐室里吃一盤飯、一块麵包，不是也可以坐一坐嗎？坐在地上的也有，地上一点也不脏。草地看起来很嫩綠，但那是塑膠草地，也跟真的草地一样的柔。有些人还躺下未睡呢！臉上盖一块布，遮遮一下太阳光。

睡醒了，再走，再看，反正你可以在这里消磨一整天。

到众望所归的展覽館去，排起队来，实在委很有耐心。譬如苏联館，譬如美国館。我们去排苏联館，看它的太空成就。繩子拉得好長，人就沿着繩子走。走了半天，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只委越雷池一步，就可以省一两个钟头的時間。沒有糾察，沒有拿棍的警察把守，但是絕沒有人越雷池一步，大家都非常有耐心地排長龍。

苏联館里看到什么？什么都看到，什么都沒有看到。看到了又从何說起？其实，我们还祇好呢，那些只顧急急忙忙地拿着簿子，跑到各座展覽館去盖印的遊客，若问起他们在博覽會里的見聞，他们委从何說起？

還是箱根最好玩

曾經問過一些旅日歸來的人：日本最好玩的是什麼地方？他們都說是箱根。

從名古屋到箱根去，除了乘坐火車、巴士以外，還乘坐吊在半空中的纜車登山。

坐纜車是很好玩的。纜車很小，一輛只能坐幾個人。因為它的周圍全是用透明的白玻璃做屏障，所以坐在纜車里，不管朝那一個方向看去，四方八面的景物，全部映入眼簾。到了這時候，我才明白：遊客所以盛讚箱根，實在大有原因。近瞻遠望，你會覺得這個地方，幾乎沒有一樣東西不美。山美，水美，花美，樹美，連小草都美。這裡的樹，顏色有淺有深，所以樹的種類雖然不多，但是看過去一點也不覺得單調。所謂不單調，就是說它有明暗，有深度，因而形成了多姿多采的構圖。

導遊小姐聽見我們在齊聲讚嘆，就指指點點地告訴我們說：「可惜你們來的是春天，要是換了秋天，那時滿山紅葉，可才美麗呢！」

導遊小姐的話沒有錯，我在箱根買的彩色風景卡片里，也有一兩張拍的就是箱根秋天的景色。但見白了少年頭的富士山和蒼松翠柏之間，一樹的楓葉，果然紅似二月花。

坐了纜車，還得再坐渡船，才能到達我們寄居的箱根旅館。渡船在水波不興的湖面走着，使我們忘了我們正置身於高高的山上，而不是在山底下的大海裡。其實，當我後來站在旅館的陽台上眺望，望見湖邊停泊着的渡船時，仍然有這樣的感覺。

船到渡頭時，已經將近黃昏了，但渡頭一帶的景色，還是可以看得很清楚。記得那天一上了岸，就看見一個穿着極富有地方色彩的古典服裝的男人，在向遊客兜售一種木頭做的小鳥。這種小鳥的構造，看起來好像很簡單，也並不精緻，但是價錢可不便宜，一隻賣日幣兩

三百元，所以光顧的客人很少。賣小鳥的人為了讓客人曉得這些兒不惊人的小鳥的巧妙之處，就拿一隻到咀里去吹。這一吹，小鳥居然吱吱吱地啼叫起來，那聲音又清脆又好聽。最令人大表惊奇的是，同一隻小鳥，却能在吹的人的操縱下，發出各種不同的叫聲；有的短促快速，滾滾如珠；有的緩慢悠遠，迴音隱隱可聞；但都是抑揚頓挫，富有節奏的。我覺得：在這樣一個地方，這一声聲的鳥語，實在增加了不少寧靜的氣氛。

是巴士車把我們送到旅館去的。一路上，我心里想：等吃了晚餐，我一定委再到渡頭去散步。

可是晚餐過後，雨來了。雖然只是鵝毛似的細雨，委出門也是不大方便。我行李箱里沒有雨衣，只好向旅館借把雨傘了。同伴中有一位遊興很濃，也跟著我去。於是我們兩個人，就在斜風細雨、春寒料峭、夜色昏沉的馬路上，一步一步地走着。雨把我們的衣服打濕了，寒冷使我們吐出一口一口的白煙，但是我們都覺得：這樣一個異國的夜晚，給了我們宏窮的樂趣，也將在我們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記憶。

但雨越來越大，天氣越來越寒冷，我們才走到半路，就折回了。

旅館附近的商店，多半已經闔了門，但有一兩間的燈火還亮着，我們就走進去看看，順便也避一下風雨。

店里冷清清的，一位顧客都沒有。店員也只有一位，穿着和服，態度十分謙恭。店里賣的，多半是手工藝紀念品，也有一些糖菓之類的東西，其中最多的是羊羹，包裝好看，價錢也低廉，我們都買了幾盒。

原以為隔天天氣會轉朗，那里知道一早起身，就煙雨迷濛了。

我從臥室走到陽台上，一伸手，就可以接觸到旅館旁邊一棵楓樹的樹枝。這棵楓樹的葉子，全是碧綠色的，但是那分叉作五瓣而又有齒狀邊緣的圖形，還是相當好看，於是就摘了幾片，夾在一本小冊子里。

下了樓，看見同伴們都閒散着，有的在客廳里下棋和看電視，有的在彈子間玩彈子。我心里想：委下棋，看電視，玩彈子，何必跑到

千里以外的箱根来？外头虽然下着雨，也还是可以冒着雨，出去蹣跚蹣跚呀！有几位旅客是这么做了，他们都带着雨衣，根本不怕被雨淋湿。我和另外一位旅客向旅館借了两把雨伞，也走出门去。

如果不趁这个时候認識一下箱根，明天就委离闲这里，到东京去了。

也許是下雨天的緣故吧，渡头那一帶地方，依旧很蕭条，跟前一晚来的时候一样。行人非常少，但是却有三四个日本人，在湖边釣魚。他们都穿着厚而不透水的雨衣，头上还加一个套，所以天气虽然冷，雨也不停地落着，他们一点也不在乎。我们走上前去，看見他们桶里所盛的，都是只有两三寸長的小魚，数目也不多，可見他们都不是为魚而釣，而是为釣魚的乐趣而釣的。「孤舟簑笠翁，独釣寒江雪。」那种独釣寒江的滋味和情景，恐怕和这个很接近吧？同时我也觉得：箱根这里的日本人，是很懂得生活情趣的，如果换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做，人家也許会把你当瘋子看待呢！

商店都关门不做生意，我们只好再到附近的公园走走。公园里有杜鵑花，也有櫻花。深紅色的杜鵑花被雨水洗过了，看起来越發娇美可爱。

当我们走到一处人家屋子旁边的時候，發覺那里的两棵楓树，竟然長着血紅的叶子。其中有一棵比较低，站在高处，就可以採到叶子。我们索性把一段生滿紅艳艳的楓叶的树枝折了下來，帶回旅館去，祇是此行的一点收穫。

我記起来了，在旅館客廳的玻璃桌面底下，不是压着一片片和我们所採的一样的楓叶嗎？虽然那些叶子早乾枯了，可是顏色还是很鮮紅，一点也沒有变。

其实在这里的一些商店里，我们除了偶爾可以看到塑膠做成的櫻花之外，也可以看到塑膠做成的楓叶。这些塑膠做的东西，看起来当然俗气得很，但是對於增加地方的色彩，还是有些帮助的。

虽然是白天，虽然太阳光正照耀在我们身上，但是一阵冷风吹来，我们都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只好縮紧着頸子，往回头路走了。

渡头离旅館很近，走了約莫半小时光景，就到达旅館。

我们都很喜欢旅館前面地上鋪着的那一层小石子。它不是普通黑黑的生着利角的小石子，这里的小石子，全部都是渾圓的，一粒只有紅色的相思豆那么大，有的即使扁了一些，但是面上都很光滑。在晴天，这样的石子也許並不很好看，但是一下了雨，小石子被雨水浸湿了，像綠玉也似的圓潤晶瑩的光彩，便显露无遺。我们蹲下身子，一粒一粒揀拾着，心想这种石子如果放在魚缸里，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外面虽然寒冷，但是一回到臥室里，就溫暖得多，因为臥室里有保溫的設備，当我把手放在一处金属管的上面时，手便觉得有点热。

臥室下面是花园，花园里，时时传来鳥兒的叫声，除此以外，什么声音也沒有。凭窗而立，神思翱翔之间，觉得像这样一个地方，說是梦土 (Dream Land) 固然行，說是世外桃源也可以。其实，在天湖附近，有一处地方，名字就叫做桃源谷呢！

休息吃飯，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隔天一早，我们又委上路了。在上路之前，我们都希望能够見一見富士山。导游小姐說：「富士山在那里？沒有人知道。但是它总在我们的周围。这里气温低，多霧，所以富士山是不大常露面的。」

「如果一定委見到富士山，那該怎么办呢？」旅行团有人这样问。

「那就委靠祈祷了！」导游小姐笑得很甜。

我们之中，應該也有人虔誠地祈祷过吧，但是最終誰也見不到富士山。

雨中的台北

清晨七点多钟起来，我们就僱了一辆計程车，準備把台北一些还没有去过的地方，走馬看花地玩一下。

我们委去的地方，包括龙山寺、指南宮、孔庙、台湾大学、野柳、阳明山、北投和基隆等。

龙山寺我已經去过一次，那是在夜间。旅館里的人告訴我說，委遊龙山寺，晚上去会更好。許多善男仗女們，都是在这段时间去燒香的。龙山寺夜里灯火輝煌，是它的特色，但是它佔地毕竟小了一点，所以也沒有什么看头。倒是它附近的市場，看起來还相当的熱鬧。

孔庙给我的印象也不深，但是听说这所寺庙，每逢到了孔子誕辰那天，便人山人海，有些当地的人，为了观看典礼仪式进行的情形，还委在隔一天晚上，到庙里去睡一个觉呢！

作为一间大学，台湾大学的校园，实在並不理想。也許由於地处市区的緣故吧，它沒有水，也沒有山，比起新加坡的云南園来，就差劲得多了。建筑物的顏色，一般來說，也稍嫌暗淡，缺少綠瓦紅牆的光鮮，虽然台湾大学在学术上的地位，是尽人皆知，远近称揚的。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好像是基隆。基隆是一个漁港，也是台湾的军事重地，所以当我们登上中山公园的山上去时，帶路的朋友，立刻警告我们，如果委拍照，相机的镜头，千万不能对着船隻停泊的海港。委可奈何，我们只好拿那尊高入云霄的观音塑像，作为拍照的对象了。

天气阴沉沉，刚刚抵达基隆时才下过一阵雨，此刻依然看不见温暖的阳光。我们的朋友說：「基隆一年到头都是这样：一会儿晴，一会儿雨。不过这兒的雨，总是轻飘飘的，不会下得很大。也就因为这个緣故，所以这兒的房子，顏色都很灰暗，没有什么光彩。」他的話不錯，当我们站在山頂上，向海港那一边眺望时，只見所有屋子的屋頂，都長滿了青苔。而且，当我们拍过了照，离闲中山公园的时

候，濛濛的細雨，又像棉花一般地落下來了。

到野柳時雨下得更大，幸虧賣入門票那個地方，有一些小孩子在出租雨傘。我們租了雨傘，便開始去探訪野柳仙踪。

野柳這個名字很雅，起先，我還以為這個地方一定野花夾道，綠柳成蔭，那里知道看見了，才曉得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這里既沒有野花，也找不到一株柳樹，有的，只是一些千奇百怪的水成岩。只委你有豐富的想像力，而且又別具隻眼，你將會在這里發現一些石頭變成的飛禽走獸，或者異草奇葩。其實，那一叢頂端微黑、形狀渾圓的東西，不就是新鮮的香蕈麼？有人說這里還有神仙遺下來的一隻鞋，一隻從海里爬上岸的烏龜，一座天然的露天音樂台呢！像這樣一些東西，給一位仗基督教的人看了，又會說這必定是上帝的傑作了。

不遠處有一座小橋，也是海水的鬼斧神工。同遊的梁君，堅持委我背對小橋擺個姿勢，作手托橋拱狀，讓他攝入鏡頭。在作狀那段時間，本來已經不好受了，加上冷風撲面，細雨淋身，越發苦不堪言。

不久，狂風大作，大浪滔滔。我們的襪子不但濕透，我們的雨傘，也被一陣大風吹斷了，於是趕快跑到一座茶室去避雨。茶室里有一羣學生，也被風雨所困，但是他們並不因此而興味索然。他們大聲談笑，大聲唱歌，一曲「西班牙姑娘」，在風聲雨聲和波浪聲中震盪。

在基隆和野柳都遇到雨，到陽明山的時候，應該晴朗了吧？可是整個陽明山，也一樣是濕漉漉的。天氣已經很冷了，風還不斷地吹，使我們個個都感到飢寒交迫。

入門處有人在賣東西。走上前去一看，有粽子，也有茶葉蛋，都是熱騰騰的。反正肚子餓了，什麼都得吃。茶葉蛋是我第一回吃到的東西，味道似乎還不錯。

書上說，碰到櫻花盛開的日子，一座陽明山，可以容納幾十萬人。就是平常假日，也總有幾萬人到山上來。今天雖然是星期天，但是下雨，所以山上冷冷清清的，遊客實在少極了。

其實，雨中遊陽明山，也有一番滋味。我們撐着雨傘，走上石階，來到了觀魚塘。塘里養的全是鯉魚，多數是紅色的，一條條又肥又大。塘的旁邊，有瓷做的鯉魚，鯉魚口中吐出的清水，不斷地墜

到水面上去。成羣的鯉魚，就聚集在清水墜下的地方，嬉戲悠游。

魚塘上面有飯店。我們先在里面吃了飯，就出發去遊山。山被雨洗過了，綠得十分可愛。一路上，常見到一棵一棵的櫻樹，樹上一朵花也沒有，嫩葉倒是長了滿枝。樹陰底下，矮矮的，紅慘慘的，那是杜鵑。雨里的杜鵑，好像更加的嫵媚，更加的嬌艷欲滴。

在陽明山嶺連了一段時間，看看時候已經不早了，只好悻悻然走下山來，到北投去。

誰都知道，北投是個吃喝玩樂的地方。此外，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那裏有溫泉。

我們找了一家旅店，在旅店裏洗了一個溫泉澡，然後躺下來假寐了一下，就去今天行程中的最後一個地方——指南宮。

指南宮在木柵，它是台北規模最大的一所廟宇，早在八十年以前就創建了，後來又增修了幾次。現在，汽車可以直達指南宮，到那裏去的遊客，不必再爬登那一千兩百多級的石階了。

宮裏善男信女很多，看來這所廟宇的香火一定很盛。我們到的時候，看見有僧人在頌經，木魚聲中，梵音朗朗。宮裏有一空房，據說是神靈托夢之所，希望佛祖指點迷津的人，都須在空房裏睡一個覺。

我覺得指南宮最值得遊覽之處，是它的後山。山上不但多植嘉木，而且還有石櫳小亭。有些石櫳作天然樹身狀，野趣橫生。小亭則漆以深紅色，古意盎然。山上又闢了一個動物園，園里最引人注意的動物是人猿，一共有四五隻，都被關在鐵籠里，以粗布蒙頭高臥。

在玩樂間，天色越來越陰沉，轉眼黃昏已經來臨了。林木的影子，髣髴髣髴；鋪着石板的小徑，也依稀可辨。萬籟俱寂中，蟲聲越來越響亮清楚，而晚風陣陣，涼入心脾。但一切仍是空靈的，透明的；一切都非常遙遠，非常絕塵。看滿天紅霞，慢慢變紫，然後在湛藍與深灰里消溶殆盡，頗能撩起人空空色色之思。

指南宮傍山的地方，最近建竣一座凌霄殿。殿而名叫凌霄，其高可知。當我們循着舊路，步行到快要到達山腳時，抬頭上望，遠遠地看見凌霄殿上點着的一盞小燈，正在涼風里抖索着，使人疑心身在天上瑯樓玉宇之中。

再到碧潭去

在旅行台北的节目表里，有一项是参观碧潭。

怎么参观呢？那天的情形是这样的：负责导游的一位先生，用车子载我们到乌来去。在去乌来途中，他吩咐司机把车子停在一座桥边，然后告诉我们这些傻里傻气的游客说：「哪！这就是台北近郊最有名的旅游胜地碧潭了。如果你们喜欢，可以下来拍拍照。」

於是大家都下来拍照。

照拍够了，导游先生就催促我们上车，而我们逗留在桥边的时间，竟连二十分钟都不到。我定睛极目远望，除了青山隐隐，绿水迢迢之外，便乏足观的东西了。

难道碧潭不过如此吗？

应该不是的。记得来台湾以前，一位曾经到台湾唸书的朋友告诉我：「你到台北的时候，一定委去碧潭玩玩。那个地方，就是呆上一整天，也很有意思的。」而我们却只呆了一二十分钟！

不行！等到有自由活动的时间，我非再到碧潭去一趟不可。

碧潭离台北市区的确实不远，坐计程车去，一掬就到了。

到了这一刻，我才真正地看见碧潭，才真正地认识碧潭，才晓得为什么我的朋友说，碧潭这地方，可以玩上一整天。

但我们都抽不出一整天的时间，我们一早去碧潭，到了中午，就得回旅馆去。

这次重游碧潭，留给我难忘的印象。首先引起我的兴趣的，是碧潭上面的一座吊桥。这样的吊桥，在新加坡是看不到的。站在桥上，可以欣赏远近各处的风景。

过了吊桥，走到潭边去。潭边有许多石头，或大或小，都又圆滑又光亮。潭的中间，有一道石堤，是用藤做的筐裹着天然的大圆石做成的。涓涓的细流，从圆石缝中穿过。第一次看见那样美丽的圆石时，我们都大惊小怪，叹为奇观，但是后来每到一处，都见到同一类

形的圓石，也就覺得稀鬆平常了。也就因为在台湾，这种圓石实在多，所以有些人家，还拿它来鋪路面，造房子呢。

碧潭的一边，停泊着許多船隻，有些是只能給两个人划的小艇，有些比较大，上面加盖色彩斑斕的篷，篷的底下，放了几張椅子。如果有较充裕的时间，僱下这样一艘画舫，和三数友好，泛舫潭心，真可說是人间乐事。因为当天不是假日，所以到这里来划船的人并不多，但是潭的这一头，潭的那一边，也还是有些盪漾在綠波中的遊客。其中有几个人，更把小艇划到潭边的大石壁和綠荫底下。远远看去，只見那兒一片清幽，凉风拂面之乐，可想而知。

碧潭的另一边是一座山。要登山，必須走上石級。走了一段石級之后，就来到碧亭。我们都走累了，就到碧亭去休息。

碧亭其实是一间茶室，里面有卖茶和花生之类的东西。我们要了一壺香片，一碟鹹酥花生，然后找了一处可以瞭望的地方坐下。

碧亭像一座临江楼，从碧亭向碧潭下探，別有一番风光。好綠好綠的潭水啊，碧潭所以以碧为名，果然有它的原因。柔柔的綠水之上，一叶两叶的小舟，轻轻地滑了过去。我们看得見舟上遊人的衣香鬢影，却听不見他们談笑的声音。一切都很靜很靜，除了清风徐来时，惊起的一阵叶語。

还是再上山去，看看上面的景緻吧。於是又一步一步踏着蜿蜒的石級，来到了更高的山头。

春风已逝，夏日正炎，但是在大树成林、綠叶成荫的山上，却连絲毫暑气也沒有。有些地方，紅紅的，还开着杜鵑花呢。那些黃黃的、生着一簇一簇小花的，是碎米兰。碎米兰样子並不好看，但是很香；只要有风，碎米兰的香味，就不断地跟隨着我们。

跟隨着我们，直到我们踏着輕鬆的步伐，挥別了碧綠的潭水，走下山来。

日月潭的兩張臉孔

我从台北坐火车到台中，只是为了去看日月潭。

从台中到日月潭，也还乘坐一时五十分钟的巴士车。车子是上午七时半开的，起身后，虽然喝下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鹹豆浆，还是觉得有些兒寒意。但是到达日月潭时，到处已经照耀着暖洋洋的阳光了。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再过几天就是農曆新年，大家都忙着糕点、屋子、办年货，所以日月潭的遊客并不多。

想坐船去遊潭，卖票的姑娘說：「十一点钟来吧，一張票只委十五块钱；如果包船，委八十块钱呢！」

我捨不得包船，只好等到十一点钟再說了。

其实，在日月潭渡头附近走走，也是好的。那兒有一些商店，卖紀念品。不过只委看它一两家，其餘大可不必去理会。石头工艺品可以到花莲去买，木头的雕刻台北已经很多。

阳光的确很好，先拍張照吧？在潭边的石級上站着，物色有服务精神的人。

一个汉子從身边走过，一臉平易近人的神色。那样一身装束，該是个闲船的。

也确是个闲船的。

我告訴他這張照片应该怎么拍，話还没有說完，他就說：「我知道的，背景是那紅紅綠綠的小船，有一角潭水，远处的光华島也看得見。」

照拍过了，还剩下不少时间。吃中餐未免早了一点，但是听说遊潭一周，大約委三个小时，如果回来才吃，又太晚了。反正肚子已经有点餓，还是提早吃的好。

到处都是酒家，酒家的门前，多半立着一块黑底写白字的木板，上面是廚师的拿手好菜的名称和价目。

菜我不注意，价目我成竹在胸，我闲心的，只是用餐的环境。

进去的那一间，後面有一个阳台，桌子就摆在阳台上。不会太热，光线也不强。深红色的铁栏旁边，正垂着一株柳树。春才刚刚来，柳树不会丝丝弄碧，但是柔条千缕，仍然懂得在微风中，轻轻摆动。透过千缕摆动的柳丝，可以看见晨起的日月潭。

晨起的日月潭，给人一种可远观而不可狎玩的感觉。它是那样的清新，那样的明洁，那样的一尘不染。碧潭是可爱的，在於它的小巧玲珑；日月潭是可爱的，在於它的大而并不空虚。

我一面喝清茶，一面游目於日月潭蓝蓝的微波之上。喝着喝着，我的清茶化成了浓酒，因为我已经醉了。

终于上了小船。说是小船，倒也可以载五六名搭客。船开动时，我满心欢喜。日月潭的名字，我不知道看见、听见多少回，现在居然亲眼看到了它。只委把手一伸，我就可以触到凉凉的、玉洁冰清的潭水。

说大，日月潭是相当大了，但它总还是在羣山的环抱中。山有高低远近，山色有浓淡深浅。近山半壁的苍翠，固然好看煞人，远山一抹的迷茫，也颇含深意。

而我们的游船正向着那一抹迷茫的远方。

忽然想起旅行袋中有几粒橘子，是在台中的水果摊买的，泛着油光，且红得夺目。剥了皮，正打算把皮丢进水中，又立刻改变主意。潭水实在太美太清洁了，就没人阻止我，我也不忍心这么做。於是找了一张纸包着，准备等会儿上岸时才丢。

有同船的人在说话，但听不大见他们的声音，船尾的马达太响了。当然，这里不是蘆花荡，不是漓江，也不是西湖，不能散髮弄扁舟，但是如果有划着槳兒，搖着櫓兒的翩然一葉，却是好的；在这种地方，寧靜到底比什么都重要。

一提就到了化番社，舵公说：「这里最好玩，大家可以上岸去看看。」

一上岸，就被一羣作山地人装扮的少女给包围住了。

「来来来，拍一些照留作纪念。拍一次三块钱。」闹嚷嚷地喊了一阵之后，不由分说，有一个就拿了一条五颜六色的围巾，委帮我

束在胸前。我說：「拍照我妥，但是不妥束圍巾。」

背景呢？我環視一周，看見一間樹枝搭成的小屋，就說：「在這里吧。」

少女堆中有一個男人，分明是職業攝影師，他拿起相機，妥替我拍，我說：「用我的，我的是彩色菲林。」

總不應該只拍屋子不拍人。有一位山地姑娘長得尤其姣好，我就示意妥和她一起拍。她過來了，所有的山地姑娘也湧過來了。

拍過了屋子，她們又拉我到一頭泥塑獅子身邊去拍了一張。那頭獅子的確不好看，如果牠能當背景，虎豹別墅里任何東西都能當背景了。但我還是拍了，旅行嘛。

就僅僅拍了這麼兩張。

妥走了，我拿了一張十塊錢的鈔票給她們，却說應該給三十塊。問為什麼，回答是有五個人一起拍，一人一次三塊錢，三五十五，十五乘二，所以是三十塊錢。

我明白剛才她們為什麼一湧而上了，而且覺得這中間不佻敲竹槓的嫌疑。

舵公在前，我們在后。走了一程，眼前是一條街。許許多多的旅遊勝地，都有這樣的一條街。

進了街上的一間小店，我才曉得原來那兒就是舵公的家。舵公指着出來招呼的婦人說：「這是我女人。跟我們買，可以祇便宜一些。」

但是沒有多少人跟他們交易。旁的地方能買到的東西，何必到日月潭來買？我看了一下，結果兩手空空。我找不到蘇雪林買過的陀螺。

來到一個地方，叫毛家花園，據說這裡有山地人的酋長和公主，遊客可以跟他們一起拍照。我看不見他們，但是我看得見的毛家花園，留給我的印象很深。我寧可妥砂勝越長屋，我不妥毛家花園。

我獨自從原路回到渡頭。在渡頭望望山，望望水，會好一些。

渡頭並不寧靜。我一到，就聽見那幾位山地姑娘的聲音。

她們站在一艘小船旁邊，有的還把頭探進艙里，指着一個衣冠楚楚的男人，破口大罵。

原來是拍照引起的糾紛。被罵的男人一言不發，山地姑娘轰了一

阵之后，才慢慢散开。

我不晓得到底誰对誰錯，不过看起来似乎很单纯的山地人，也会滿口穢言穢語的嗎？

山地人不在別的地方，就在这风光如画的日月潭！

同船的人还留在毛家花园猎取镜头吧？他们还没有回到渡头来，我必須再等一下。

有一位妇人向渡头走来。一眼看去，就知道她是家庭主妇。她穿的是一身旧衣服，手里抓着一隻湿淋淋的死鸡。

她在岸边蹲下身来，就开始拔毛的工作了。拔出的毛，都丢到水里去。蓝蓝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堆一堆死鸡的羽毛。拔完了毛，又把光秃秃的鸡身放进水里去洗。

这水不在別的地方，就在风光如画的日月潭！

早知如此，我又何必把橘子皮帶到岸上来抛弃呢？

匆匆地上了船。遊日月潭的雅兴，已經淡了很多。

同样是山，同样是水，但是我覺得日月潭，好像不再是那么嫵媚了。

小船继续前进，而且照例停在玄光寺的山脚下。

大家都上岸，上山。爻登很多的石级，才看得見文武庙。

庙很新，新得缺少古意。也許高僧已云遊去了，庙前庙后，靜悄悄的，全无一絲生人气，更不必說有什么烟火了。幸虧疏疏落落的几棵杜鹃，都姹紫嫣紅地开了滿枝，給人一点庭树弄旧花的幽情。

从文武庙下望，另是一种风光。虽然时间是午后，但是「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两句詩，会很自然地浮上心头。

又是上船的时候了。船尾的摩多，又发出震耳的声音，这声音固然难听，却也能把做梦的人，喚回到现实世界里来。

日月潭离桃花源，有玄穷远的一段路。它其实既不幽，也不深。当你把目光从山的那一端掉转过来，你就会接触到摩天的高楼大厦，以鋼骨水泥之姿，平庸而却是真地屹立着。

所以日月潭有两張臉孔：一張美，一張醜；一張闪着迷幻的眼睛，一張露出月份牌的微笑！

過橫貫公路

我手里提着一只大皮箱，站在台北飛機詢問處問一位女職員說：
「我想遊日月潭，應該怎麼去？」

「你得先去台中。」

「參觀東西橫貫公路呢？」

「也得先去台中。」

於是我就匆匆地跳上了去台中的火車。

台灣的火車祇是不錯了，是對號的，頭等的還有冷氣。

我的座位靠近過道，一坐下來，就覺得不舒服，於是問身邊的搭客說：「跟我調換個位子好嗎？我是旅客，想看窗外的風景。」

對方馬上答應。

我把車窗的小門推開，窗外的景色，立刻閃進眼簾裏來。那樣的稻田，那樣的農舍，那樣黃橙橙的稻草堆，那樣紅艷艷的磚窰。有些地方，滿地都是卵石，有時中間還隔一道潺潺的流水。那不是武俠片里時常出現的場景嗎？問隔座的那位搭客，他說正是的，電影明星就經常到這些地方來拍片。

不久，有人送來面巾，想是給客人提神醒腦的。還有茶葉，一個茶役模樣的年輕人，提着一只熱水壺，把水泡到玻璃杯里去，再加蓋，像蠻周到的。火車上還賣吃的東西，包括會飯在內。火車在小站停下來時，也有小販在窗外叫賣食物。那四四方方，繫着一根繩子的，可不就是叫便當的么？這樣東西好像很受歡迎，買的人不少。當你看見有些搭客吃過便當之後，居然面不改色地把盒子往窗外一丟，讓它「隨風而逝」(gone with the wind)，不由你不嘖嘖稱奇。窗外的風景那麼美，而我身邊的搭客居然睡了。端詳一下其他的搭客，就祇不呼喚入睡，也都在看報看書，不像我這樣地東張西望。

我到底是一名好奇心很重，而且少見多怪的旅客。

其實，就像我這樣的一名旅客，在經過了好幾個小時的遊目之

后，也慢慢地变得不太热心了。窗外永远是天蓝水绿，草青花红，我那兒有看不厌的道理？

现在我晓得，隔邻的人为什么发出鼾声了。

終於到达台中的火车站。

下了车不久，灯火已黄昏。

找了家小旅店歇下了，冲了凉，然后出门去打听遊日月潭的门径。

遊日月潭回来，隔一天，又开始了过东西横贯公路的行程。

坐的是金馬号遊覽车，这种客车，是台湾公路局为了配合观光事业，賺取外汇而造的。

车子在大清早七时二十分就开行，不多一分钟，也不少一分钟，其準確性是令人欣赏的，怪不得许多人說台湾的公路交通搞得很好。

柏楊先生时常說台湾车掌小姐的坏話，把她们一个个形容得像母娘。一般的车掌小姐沒有好臉色，这也許是真的，但是金馬号的車掌小姐，我見過几位，实在沒有話好說。我觉得她们的笑容和服务精神，絕不会比空中小姐差。她们又是送报語，又是遞面巾，殷勤得很。遇到车开车停时，还来一阵鶯声燕語，为搭客指点迷津。但是车上设备之一的播音机所播送的音乐，古今中外，乱七八糟，叫人不敢讚一辞。

旅遊车經過的第一站叫东势，然后是谷关。过了谷关，我就身罹內急。怨只怨出糞前不該那么沒有远見，居然喝下两大碗豆浆，此去迢迢一两百里，如何了得？幸虧司机到底能体恤人情，不久之后，车子就停在一个地方。我如获大赦，匆匆下车，把心事了却。

於是车子又繼續开行，过青山，抵达見。达見之后，就是横贯公路的中站梨山了。

车掌小姐說，我们可以在梨山吃中餐，一两个钟头以后再上路。

车站旁边有一间餐廳，供应各种飯菜。我心急，胡乱地吃了一客快餐，就到处蹣跚去了。

我喜欢梨山，一幢幢宮殿式的建筑物，画栋雕梁，紅牆金瓦，看得人目眩神迷。因为梨山海拔一千九百多公尺，加上时值暮冬，天气

清凉之中，还夹着一絲寒意。

委拍照，尤其是彩色照，梨山是个很理想的地方，所以我拚命地猎取镜头。这兒也种了不少果树，可惜多半沒有开花，委不然，桃李呀，準好看煞人。有一处地方，名叫梅园，紅丹丹的一座牌坊，好看倒很好看，只是却見不到一朵梅花。

有小販挑着攤子在卖水果，有蜜漬的，也有新鮮的。蜜漬的种类很多，如桃子、李子、金橘等；新鮮的只有苹果和橘子。橘子很便宜，苹果可貴了。小販们在叫卖苹果时，都叫它做林果，想是受日語的影响吧？

车站的另一头，还有三四摊卖熟食的，食客很多，寒风瑟瑟里，更显得热气騰騰。早知道这里有卖餃子、鍋貼、餛飩，我就不去吃那冷冰冰的客飯了。我肚子並不餓，但是食欲却很强，於是坐下来，委了一碗餛飩。像这种餛飩，在新加坡怎么吃得到？麵皮薄如帛，而且是透明的，送进口里，香嫩滑溜。当炉的是个老人家，他操着一口有些不寻常的華語对我說：「天气冷，加些辣椒吧！」问他是那里人，他回答說是四川。既然是四川人卖的餛飩，当然跟新加坡廣東人卖的不一样了。

看看地图，武陵農坊和福寿山農坊就在梨山附近，可惜沒有时间，否則，應該到那兒去參觀參觀。

上车不久，就来到合欢山。从东势到梨山，一路上峯迴路转，惊险百出。层巒叠嶂，上出重霄，下临垓地。闲始时，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可是久而久之，也就逐渐麻木不仁。不过合欢山的那一景，却留给我深刻的印象，只見山坡上凸出一块大石头，上書「合欢观云」四个朱紅大字，書法蒼劲有力，如雷电劈成。再望那谷底深深处，竟是白云如海，欲止还流，如此奇观，真是不可多见。

从车窗望出去，經常是一片蒼茫的綠色，偶然间濃荫蔽日处，也会跳躍出一两抹血紅。那是什么？是楓叶嗎？該不是楓叶，楓树不会是那么孤零零的一株两株。

謎底終於揭开了，那是梅花，是梅花中的腊梅。我看見路旁另一辆车子的车头，正插着那么紅里又泛着油光的一束。小小的花朵，玲

瓏透剔得可愛。荒山野嶺，梅花本末寂寞紅，如今既有人去攀折它，梅花有知，應該滿足地微笑了吧？

车子在山腰上走着，时而低，时而高；时而山在虛玄縹渺間，可望而不可即，时而山如屏風，當空而立，似乎一伸手就摸得到。雖然處處都是山，處處都有樹，但是樹的種類和形貌，却隨山而有不同。現在我看見松樹了，那不是普通的松樹，盤纏着樹樑的，是感覺上輕輕飄飄、軟綿綿，像叶子又不像叶子，不像絲又像絲的東西。松樹中有一種，名叫雪松，我所看見的，莫非就是雪松么？

轉眼就來到了大禹嶺。只見煙霧迷濛，天色越來越暗淡。下了車在小道上走，忽然覺得一星星白色的東西，不知經由何處，飄落到我身上來。用手去抓它，抓不到，只是沾在深色的大衣上，却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地面，地面乾乾的，全無一絲堆積的痕跡。那分明是雪！大禹嶺也下雪嗎？如果下的是雪，那該是小雪了。

人家說，下雪時，天氣反而不冷，這倒是實在的。只委不颳風，下再大的雪，也無所謂。

雖說是小站，倒也熱鬧得很，有一大羣男女學生，正在這裡作冬令的活動呢。花花綠綠的毛織絨衫，替呆滯的羣山的背景，添上許多躍動的顏色。當然，他們也唱歌，也談笑，一派青春年少的气息。

從大禹嶺到花蓮，途中還有幾個名勝地方，即碧綠、天祥、長春祠、太魯閣等，但是因為時間不多，而我們又必須在黃昏以前趕到花蓮，所以有些地方，只能匆匆一瞥，就過去了。在天祥和太魯閣之間，還有著名的九曲洞和燕子口。那個叫燕子口的地方，山巒重疊，絕壁臨空，險絕奇絕。據說這地方所以叫做燕子口，是由於絕壁之上，有成千燕子，築巢為家。不過當我們的車子經過時，除了有三數遊人在拍照外，不聞一呢喃之聲。

那天在花蓮

我不是沒有見過農村，但是从太魯閣到花蓮途中所看見的農村景色，却留給我無法磨滅的印象。

在回憶中，一切的形体都是沒骨的，清晰的線條消失了，但大塊大塊的顏色，却依旧保存下來。一闭上眼睛，綠就湧來了，像一阵泛濫的潮水一般，把我的視線掩盖。

潮退時，眼前清朗了，於是，農舍的輪廓才浮了上來，然后是耕牛的影子，農夫農婦的影子，稻草人的影子。

這才叫農村，這才叫稻田；農村必須很靜很安祥，稻田必須又綠又廣大。

綠的另一邊是藍，那藍是海水，太平洋的海水。從東勢到太魯閣，處處不見山，山挡住了天空，挡住了平地，所以能高瞻，能鳥瞰，只是不能遠矚。但是一到了新城，眼前突然開朗，羣山隱去了，代替它的，是大海和平原。

花蓮這名字太美了，所以在我的想象里，它也應該是一個很美很美的地方。但是当旅行車在車站停下來的時候，我才發覺那兒的環境，跟台中市也所差不多。同樣是馬路，馬路兩邊，同樣是商店和旅館。至於說到熱鬧，花蓮又比台中市差得遠了。

像這樣一個既不原始又不繁華的地方，難道就是我夢想着一見的花蓮麼？還有花蓮港呢？一部名叫花蓮港的電影，也曾在我的脑海里，塑造過一幅桃花源一般的圖畫。是不是花蓮之美，盡在花蓮港？

我用這樣的話問一位本地人，他說：「你委到花蓮港去幹嘛？那邊除了魚腥味之外，什麼東西也沒有。」

於是，我打消了到花蓮港去的念頭。

不去花蓮港，這一來，我有的是時間。

怎樣利用時間呢？在市內走走，也是好的。有東西，就買一點東西。反正隔一天就委回新加坡去，行李稍微重些兒也無妨。

花莲瀕海，魚产一定很多，所以这里有不少特产，是用魚做成的。一种杂有白芝麻的魚鬆，别有一番滋味。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价廉物美的五香豆腐乾，薄薄小小的一片，看起来稀鬆平常，可是入口一咀嚼，居然齿頰留香，其佳处不在牛肉乾之下。蕃薯乾和木瓜乾也頗具风味，長長的一条，用透明的昏張包着，吃起来又甜又韌。

黃昏时，到一家館子吃晚飯，一盤奶油白菜，菜嫩牛奶香，直到今天，还是忘不了。

晚飯之后，就去參觀阿美文化村。票子是在旅館定的，只須新台幣十多块钱，包括交通費用在內，倒是公道得很。时间一到，车子就到旅館来接，过后再由原车送人回旅館，对旅客來說，实在非常方便。

虽然称为「村」，其实只是一幢小小的建筑物，外加一处展覽兼售卖工艺品的地方，範圍小得不像話。

人一到，节目馬上就开始了。舞台在中央，座位高高低低的，全排列在四周围，那种格局，就跟馬戏班一样，只是体积却小很多。

演員全是二八年华的小姑娘，她们除了負責演出以外，还兼任茶水招待員。当然也少不了面巾，在台湾，去到那里都送面巾的。

进门时分發的一張节目表上，写明要表演的十二項节目，內容不外是歌和舞。歌声平平，舞蹈也沒有什么特出之处。那些小演員，一个个心不在焉，又怎么特出得来？不过这也难怪，一天要演四场，坊坊的內容相同，如果又要严肃又認真，她们可怎么受得了？

演員中有一位，据說是阿美族的公主，此姝不但花容月貌，而且能操华、英、日三种語言，文化修养，应该是不錯了。

节目完毕后，是演員和观众打成一片的「大家来跳舞」。小姑娘们拿出了許多套典型的阿美族服装来，邀观众穿上，然后一起婆婆起舞。乐于接受邀請的，总是紅髮蓝眼的遊客，连三島由紀夫的同胞，也不落后，依然正襟危坐，眼观鼻，鼻观心的，多半是黃帝的子孙。

散坊后去參觀工艺品。花莲的工艺品，以石头作为材料的，为数最多。我觉得石头本身固然美，設計方面却有再加以改善的必委。橱窗里有些小石子，一顆只有指甲那么大，恐怕是準備諛顧客買来鑲戒

指的，所以價錢並不低。我一眼看見地面上用素鋪路的卵石，大小圓潤，跟盒子裏的小石頭實在相差不多，就問售貨員盒子裏的石頭和地面上的石頭，是不是一樣。售貨員說：「是一樣的。」我就說：「既是一樣的，我就在地面上揀几顆帶回去好了。」當然，盒子裏的石頭跟地面上的石頭，是並不完全相同的，因為前者經過加工，看起來特別圓滑明亮。

其實在花蓮，到處都是好看的石子，馬路上一堆一堆，作為建築用途的，也都是五顏六色的小卵石，如果拿來放在魚缸裏，那就成為很理想的裝飾和點綴了。

也許為了妥顯花蓮的特點，花蓮的整個班機場，竟然是用石塊建成的，看起來既結實又乾淨。

在花蓮過了一夜，隔天早晨，又去問旅店的工人：「你們這裏，真的沒有地方好去嗎？」

對方說：「如果一定妥找地方玩，那就去鯉魚塘吧。」

「鯉魚塘是一個怎么樣的地方？我是說，那里好不好玩？」我又問。

對方却反問我：「你有沒有去過澄清湖？」

我搖搖頭。

「日月潭呢？」

我點點頭。

對方笑了：「就像日月潭那樣的，有一灘水，可以划船，也可以垂釣。」

既然並不新鮮，我還去鯉魚塘幹嘛？

於是我立刻收拾行李，坐了小飛機，回台北去。

虎 烈 拉

班机在晚上八时多从新加坡起飞。一觉醒来，我发现我已经来到了非洲大陆的上空；再过一些时间，班机就会在闲罗的国际班机场降落，那时候，一幕一幕令人咋舌的奇景，也就会在我的眼底展开了。

说起来，一切就如同一个梦，一个变幻莫测的美丽的梦；两个星期前，就是做梦，我也绝对不敢想到可能突然间跑到埃及来的。

但事实是我已经来了。正想得入神时，座位前端一块写着「束紧安全带」和「停止吸烟」的牌子亮了。像一隻在寻觅猎物的老鹰，班机在天空中盘旋了一会，就微翘着尾巴，直衝而下，安安稳稳地在一块像结冰的湖面一般平滑的跑道上停了下来。

走出机舱时才发觉天气有点冷，一阵风吹来，我禁不住用大衣的袖子去遮盖眼睛。

照例要经过许多问，一问一问地问话、检查。在班机上填写的那张表格没有问题，旅行执照没有问题，但是——机场的职员仔细地看了我夹在旅行执照里的那张种痘证明书之后，忽然皱起了眉头，斜着眼睛对我说：「对不起，你不能入境。」

「为什么？」我吃了一惊。

「按照规定，你必须在入境的六天以前就种痘，但是从你这张证明书上的日期标起来，只有两天的时间。」对方说。

想起来了，我二十四日抵达闲罗，二十二日到药房去打防疫针，前后只有两天的时间。因为当我办完了一切出境手续之后，我才发觉前一回出国时所领的证明书，已经过了期了，新的那一張，是匆忙之间才补拿的。那一天，当我接受旅游社职员的劝告，避免到政府的药房去打针，而特地多花了四块钱，到一间私人药房去打针的时候，我也曾央求那位医生跟我「合作」，把打针的日期推前几天，可是那位医生不晓得是奉公守法呢，还是胆子太小，无论如何不答应。于是我就说：「你不答应，那我就走不成了。」

但是医生笑瞇瞇地說：「誰說你走不成？你不是有一張旧的證明書嗎？把旧的和新的證明書疊在一起，就不会有問題了。」

「你是說閩口的檢查員肯接受這樣的證明書？」我問，目的是委肯定對方的話。

医生点点头。

这一来，我总算放心。可是沒想到現在——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医生告訴我的那一番話，再告訴坐在小房間里的那位檢查員。

但是檢查員却搖搖頭，說：「我們這裡，不接受這種變通的辦法。」

我一時可真的呆住了。怎麼辦？怎麼辦？難道辛辛苦苦地來到閩羅，馬上就委被送回新加坡去不成？

我想再解釋，但是檢查員好像已經沒有耐心多聽我的話了。他抬起頭來，把目光移到我背後另一名旅客的身上去，暗示我說：「我沒有工夫去跟你多說了，後面還有其他的旅客在等着接受檢查呢！」

我只好悻悻地站在一邊。等到所有其他的旅客都已經通過了，我再走上前去，委那位檢查員替我想辦法。

「你下一站委到那裡去？」檢查員問，他似乎正在替我解決難題。

「雅典。」我一面回答，一面把整份行程表都遞了過去。

「那就這樣吧，」檢查員說：「你甯在飛機場的休息室里，等時間到了，才坐飛機去雅典。反正你定的班機，是下午起飛的。」說到這裡，忽然看見我面有難色，於是體諒地接着說：「當然，如果你怕呆得太久，不耐煩，提早離開也可以，我們樂意幫你改飛機的時間。」

到了這個地步，還有什麼好說的呢？正想問清楚到雅典去的最早一班飛機在什麼時候起飛，飛機場另外一名女職員走了過來。她問明原委之後，就對我說：「這種事情，是我們這裡的一位衛生官員負責管理的，你委不委見一見他？如果他答應放你過去，那就沒有問題了。」

我當然回答說委，因為這是我甯下來的最後一線希望了。

女職員說了一聲「跟我來吧」，我就緊緊地跟在她後面，轉了許

多弯，抹了许多角，然后，才在一间小房间的门口停下来。

房门一开，才发现里面原来很暗，但是藉着从窗外射入的阳光，还可以看见一张安乐椅上躺着一个人，五十岁左右的年纪。他看见有人来，便坐直了身子，同时把一张盖到胸前的被单揭开。看来因为天气冷，这位当医生的老先生，正在睡早觉呢！

女职员帮我说明来意之后，医生还是摇头，后来他问女职员说我迟打针的是那一种，天花还是霍乱。当他听说是霍乱，他就皱起眉头，好像更加为难的样子，「虎烈拉，那是很危险的一种传染病呢！不行，不行。」他说。

我看看情形，知道凶多吉少，赶紧说：「我只逗留半天的时间，半天的时间，该不会出什么乱子吧？」

听我这么说，他就问我：「既然只是半天的时间，那你为什么非入境不可呢？」

「我看金字塔呀，还有狮身人面像。」我抓住了这一点加以发挥。我用带着几分戏剧化的表情，把我想看的那两样东西，极力地炫耀了一番，目的不外想博得他的同情，使他因为自己的国家被戴上高帽子而感动。

可惜对方的理智毕竟战胜他的情感，所以我还是说不上他。我自知法宝已经出尽，再也无能为力了，只得懊恼地退了出来。临走时还很尖头鲠地说：「无论如何，我还是感谢你的。」可是我知道，我想看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热情，叫我无法衷心地感谢他。

我心灰意冷，坐在候机室的沙发上出神。心想甫出国门，就遇到这么不顺心的事，实在倒霉极了。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女职员又出现了。她微笑着对我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这样呢？」

「可以这样这样吗？」我张大眼睛望着她。

她点点头。

於是，我这样这样了。

我看见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

尼羅河的禮物

不久以前新加坡上映過一部電影，叫做「漫遊地中海」，其中有一個地方，拍的是幾個年輕人在爬登金字塔的鏡頭；那樣的鏡頭，實在能帶給人深刻的印象。

走出開羅飛機坊，僱了一輛破舊的德士，經過一段黃塵滾滾的沙漠，我也來到金字塔的旁邊。

金字塔不見得很美，但是畢竟十分壯觀。出現在我面前的，一共有三座，大小各不相同。書上說，金字塔是用花崗石砌成的，最大的那一座，用了兩百三十萬塊花崗石，動員了二十萬人，經過三十年的時間，才建造完畢，工程的浩大，於此可以想見。它能夠被列為世界七大奇觀之一，是一點也不偶然的。

看金字塔固然有興趣，委和金字塔一起拍照的興趣却更濃。於是，我把照像機交給司機，告訴他說：「就拍這裡，一定委把金字塔也拍下去啊！」

也許天氣冷的緣故吧，到來參觀金字塔的遊客寥寥無幾，情景顯得有點兒寂寞。幸虧有幾個阿拉伯人，手裡牽着駱駝，在等着賺遊客的一點小錢，才使那個地方看起來有一絲生氣。

「先生，委騎駱駝嗎？」每一個阿拉伯人都用日語對着我喊，可見他們全把我誤當作日本人了。

阿拉伯人牽的並不是普通的駱駝，那些駱駝的背上都披上了紅色的鞍，看起來非常美麗。本來，騎到駱駝的背上去拍一張照，留個紀念，也是很有意思的，可是一想起一位來過開羅的朋友說過的話，我只好把這個念頭取消。我的朋友說，如果你去參觀金字塔，可千萬委小心，那些牽駱駝的阿拉伯人會敲竹槓的。為了怕被敲竹槓，所以當其中一個阿拉伯人委把繫住駱駝的繩子遞給我時，我居然退避三舍，連碰也不敢去碰它。

錢我不捨得花，小便宜可還是委得到的。看見其中一匹駱駝正蹲

下身未休息，我便赶紧走了过去，并且吩咐司机把这个「駱駝与我」的镜头猎取下末。

离闭金字塔不远，就是酒身人面像。这尊酒身人面像，我在書本和画冊里，不曉得看过了多少回。它和金字塔，一样是埃及这个古国的标誌，想不到今天終於有机緣一睹它的真面目。经过数千年时间的洗礼，巨像的面目，已經模糊不清，甚至可以說是醜陋的，但是这一点，反而增加了它若干古意，也更使人看了，發思古之幽情。多少年来，巨像的眼睛所能見到的，就只是千里黃沙，和一片空濛的天宇，它难道不觉得玄缈么？

正冥想间，又有一个阿拉伯人走到我身边来。这个人 不牽駱駝，看样子应该是一位导遊的。但是他身上穿的那一襲轻飘飘的白色衣服，却黃一块黑一块的，实在不大乾淨。

那人果然是个导遊的，所以他的英語比司机好得多。「由我来带路吧。」他說。我对他存有戒心，不敢立刻答应下来，只好先徵詢司机的意見。司机沒有異議，於是，我们就一起跟着他走了。

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看样子应该是一所神庙。一抬起头，四方形的巨石，叠得很高。建筑物的入门处，还有一尊五尺高的人像，具有明显的埃及石彫的特色。

走着走着，光线渐渐地黯暗起来，原来我们已步下一道石阶，到达一个像地下室一般的地方去。那里不但暗沉沉，而且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再也見不到半个人影，我禁不住疑鬼疑神，心想要是对方忽然亮出刀来，委我把身上的錢都給他，那我可是一点办法都沒有的。

但也只是掠过这么一念，又乖乖地跟着那人走了。

其实担心是多餘的，因为那人真的 是一个导遊員。他身上还带着蜡烛呢，只見他从怀里掏出一支来，用火柴点着了，鬼魅一般的洞穴，立刻露出了一片亮光。

「到这里来，我詎你看一口石棺。」导遊員說。也不知道为什么石棺的旁边还有一条縫，当导遊員把蜡烛移近隙縫的时候，我们便能看見石棺里的东西。

石棺的一端，只有一堆塵土和沙礫，但是石棺的另一端，却赫然

露出了几段枯骨。

「这是誰的棺木呢？」导游員一面指指点点，一面在解释。但是有解释等於沒有解释，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全听懂他的話。不过那几段骨头，是一位有地位的人所有，却是絲毫沒有疑问的。这样看来，我的所謂地下室，所謂洞穴，可能就是一座坟墓呢！

司机在喃喃自語，而且用一隻手不断地摸着头皮，原来刚才他在步下石阶时，沒有半蹲着身，結果头皮被碰破了，流出血来。刚好我身上有一瓶白花油，可以止血，赶快帮他擦上一些。

导游員当然也叫我注意一些刻在石壁上的图画和文字，只是我对这些太外行，看是看了，印象却不深。

「还有什么别的可以看一看嗎？」我问导游員。他說「沒有了。」於是我们就开了车子离开。

一路上，照样是一望无际的黃沙，黃沙上，偶爾也夹杂着几棵棕榈之類的热帶植物。那种情調，是相当肅穆的。

司机又把车子停下来了。他說：「在这里多拍一張照吧，这里的景色很美，又能把三座金字塔都拍进去。」於是，我下了车，依他的意思拍了一張。

据說埃及差不多一年到头都不下雨，全靠尼罗河的灌溉，才能出現一片片的綠洲。有了一片片的綠洲，一朝一朝的王国，也才能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所以，人們都說：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这份礼物是非常丰盛的，体积也十分的大，但是我只能看見这份礼物中的一个小小的开罗，一个小小的开罗中的几座金字塔和一尊獅身人面像。

開羅一瞥

我僱了一輛德士，參觀了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回來，途經開羅的大街。

開羅的大街，多半非常熱鬧，人來人往，行色匆匆。這裡的市民，有些頭纏白巾，身著又長又寬的傳統衣服，但是也有些穿著西裝，一眼望過去，格調是很不一致的。說到交通工具，跟旁的地方也差不多，不過腳踏車的數目不少。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汽車和行人之間，常常夾雜着一兩匹驢子。在一個現代化的大城市中，驢子當然不是一種理想的交通工具，但是在遊客的眼中，它却最富有地方色彩。

走了一段路，司機告訴我，他委帶我去一個地方。司機只能說一兩句英語，所以我搞不清他委帶我到那裏去。等到車子停下來時，我才曉得原來是納塞的墓地。只見納塞的一張全身像，高高地掛在一幢建築物的上頭。建築物的前面，有幾位警察或者衛兵模樣的人在看守着。除此以外，也見不到什麼東西，所以隨便看了一眼，再拍了一張照作紀念，就離開了。

司機的車子實在老得得很，開沒多遠的路，輪胎就發生毛病了。為了安全起見，只好先找一個地方補一補。

輪胎店在大街的一角。司機把車子停在路旁，說：「五分鐘就好了，請你等一下。」但是我知道五分鐘是不會好的，加上我觀光的時間那麼少，還呆在車裏幹什麼？於是我把旅行袋揹在肩膀上，就到附近去走走。

雖然是走馬看花，但是開羅的市街，給我的印象實在不好。我不是說開羅沒有高大的建築物，不過高大建築物的數量，的確不多，大部份的建築物，是又矮又脏又破舊的。在街上走着，你幾乎不可能看見任何鮮艷的色彩。色彩是有的，只是都帶着土色，看起來暗沉沉，而且也很濁，如果非找出一些悅目的顏色不可的話，那麼，恐怕只有

堆在地上或者攤子上的橙子了。

在閑羅，我見不到其他的水果，唯一見到的，只是橙子。這裡的橙子產量好像相當多，無論去到那一個角落，都看見有小販在售賣。從品種方面來說，似乎也不少。其中有些體積相當大，不過論色澤，就沒有金山橙那麼油潤可愛，明艷照人了。

既然街上的橙子這麼多，本地一定會有栽種橙子的園坵的。我尚未對果樹頗感興趣，所以就問司機說：「你們這裡附近有果園嗎？我想看一看長在樹上的橙子。」司機想了一想，回說「有的」，於是我們就開車到果園去。

也不曉得那果園的主人到底是誰，不過司機說妥跟對方商量了才能進去，進去之後，還妥給對方一點錢。我當然不表示反對。

整個園子種的全是橙子樹，樹上都已經結實纍纍了。原來橙子樹并不高，隨便一伸手，就採得到。我選了一株果實結得最多的，站在它旁邊作狀一番，以便司機替我攝入鏡頭去。嗒的一聲，機鈕是按下去了，可是過後洗像底時，卻洗不出這一張來，實在可惜。

我揉摸著掛在枝上的橙子，心里痒痒的，很想採一兩顆下來。問司機，他說：「採呀，為什麼不可以採？」說罷自己先採了一粒，剝開皮吃了。我也跟著採了最大最美的兩粒。不過等到送進口里一嘗，才曉得味道並不高明。酸倒是不酸，就是沒有什麼香味。說到果樹的外貌吧，由於閑羅少下雨或者根本不下雨的緣故，樹葉和果實都蓋著一層沙塵，使人看了，會從激起清爽的感覺。

離開果園時，我正想拿錢給那個引導我們參觀的人，司機却說：「你不知道該給多少錢的，還是由我先替你付吧。」說著，就給了那人一張鈔票，又塞了另一張在一個跟在我們旁邊的小孩的手里。我心里想，這司機倒也遇到。

我們又在通衢大道上了。當行經一條半郊區的馬路上時，司機又停下車子。我私忖：又有什麼名勝古蹟可以看了吧？但是司機下了車，伸出一個手指頭來，說：「請你稍等一下，我就來。」我坐在車里，看著他向路旁走去。路旁有一幢舊房子，側面是一堵不開窗戶的牆壁。他走近房子後，背對着我，臉對着牆壁，兩腿分開。這一下

子，我才曉得他在幹什麼。這地方行人雖不多，但是車馬不絕，委是那司機是一個新加坡人，應當不會這麼豪放的。

轉眼來到了一座山上。山上有一座建築物，看來像教堂。建築物的歷史一定非常悠久了，所以到處有斑駁的痕跡。由於缺乏認識的基礎，我對該座建築物並不感興趣。不過那地方不無優點，它居高臨下，極目眺望，可以看見很多東西。在我的眼底下，開羅城是古老而暗淡的，有些地方的房屋，就像墨西哥人所住的那樣，既低矮，又殘破不堪。不過，那半圓形屋頂的回教堂，卻顯露出濃厚的地方色彩和情調。而且，天空是很藍的，沒有白雲。

是告別開羅的時候了。到雅典去的班機，下午就起飛。到達班機坊時，我把講好的酬勞交給司機，他却表示不滿足，結果我只好把身上仅有的幾元美金都給了他，並且連空皮包也拿給他看，他才沒有話說。臨走時，他再三地委求我，不要把這件事告訴班機坊里的人。我答應了他。

我還曉得，一路上，司機為什麼那麼遇到。

啊，雪！

我是在去年十二月底坐飞机从新加坡到欧洲去旅行的。冬天出门，也许不是时候，但是我心里想：好处还是会有有的。我活了半辈子，不是还没有见过雪吗？这一次，我总可以领略一下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滋味了吧！

一切跟雪有关的联想都是美的：雪花、雪地、雪球、雪人、雪橇，以及那被雪覆盖着的小屋，被雪染白了的翠柏和青松。

欧洲的第一站是雅典。十二月天的雅典，对一个一年到头都在艳阳底下走动的人来说，毕竟是颇有一些寒意的，但是不下雪。

在雅典逗留了两天，便继续往罗马。在往罗马途中，我偶然从窗口向下一望，只见一座座褐色的山头，都敷着白白的一层粉，那样子就跟柿饼上面黏着的霜似的，而且顺着山脈的皺紋龟裂着。我不敢肯定那就是雪，但是除了是雪之外，还会是旁的什么吗？不久就到了罗马。整个罗马，细雨濛濛。雪花呢？一片也看不到！

罗马没有雪，威尼斯也没有雪，有雪的是米兰。

从威尼斯到米兰，坐的是火车。火车里是有热气设备的，但是我穿了大衣，还是觉得有点冷。已经半夜了，火车才到站。车子一停下，车厢里马上起了一阵骚动。睡去的搭客醒了，醒着的搭客也纷纷起身搬动行李。我一直都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这时候也完全醒了过来。

车厢的门被推开了，有人在过道上走动，我也跟着离开车厢，到过道上去。过道上的一边是一长列的玻璃窗，因为怕寒气溜进来，一直都关着。虽然关着窗子，虽然是在黑夜，但是当我把鼻子抵着玻璃，向外望出去的时候，我立刻发觉火车道上有些异样了：为什么在那黑黢黢的铁轨附近，还有白茫茫的一片什么呢？「啊，雪！」我内心发出了一声叫喊。

那的确是雪。也不晓得几时下的，不过看见的时候，已经积了很

厚很厚的一层。有了那么厚那么白的一层雪，即使没有灯光，没有月光，在路上走着，也不会摔倒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雪，知道雪是一种鬆鬆的、软软的，皮鞋踩在上面，并不会滑倒的东西。

雪的模样见到了，下雪的情形却还是不曾看过。

当我晓得雪在下是怎么一回事时，我已经来到日内瓦了。

从米兰到日内瓦，原定是坐飞机的，但是据机场的职员说，因为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只能改搭火车去。这一来，我又在旅途上浪费很多时间。

深夜十二时的钟声响过了，我才抵达日内瓦的火车站。

旅馆就在火车站对面，走几步路就到了。

旅店的名字叫「地中海」(Mediterranean Hotel)，不大，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出的地方，但是当门房带我到我的房间，我拉帘窗帘一看，一幅奇景蓦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心里想：那里是真实的景？这简直就是——幅只能在圣诞卡片上才看得到的画！

反正离窗口不远处有一盏路灯，正盪着一圈一圈柔和的光晕，于是我索性把房间里的灯熄掉。灯一熄，窗外的景物就看得更清楚了。那是一些古色古香的屋子，它们都纷纷地从这边的黑暗里站了出来，面向着一块小小的方坊。方坊的四周是马路，马路上是薄薄的雪花。车子从马路上驶过，留下了千万条车轮的痕迹。那痕迹是零乱的，不规则的，但是却构成了非常好看的图案。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诞节才过去四天，所以街上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为这个佳节而装置灯饰。圣诞树是少不了的，圣诞树上缀满五颜六色的小灯，闪闪烁烁，在这样宁静的夜里，气氛显得更加浓。这时刻，应该有人唱一曲「平安夜」才好，可是隔着玻璃窗，我竟然听不见任何的声音。夜已经那么深，马路上经过的车子不多，行人也很少，所以一切几乎是静止的。

其实一切并不是静止的，至少雪还在下，雪花还在飘。透过灯光看雪花，雪花比什么都美。我不晓得它是从多高的天空中落下来的，我只晓得它落下来时，一定会从我楼上的窗口经过。不管你說它像鹅

毛也好，像棉花也好，总之，它是很轻很轻的。如果它不是很轻很轻，它停驻在我的视线里的时间，在感觉上就不应该是那么长了。

当然不是每一片雪花都能顺利地落到地面上，远近各处的屋顶，不是都戴着一条乳白色的头巾吗？我的玻璃窗槛上，也有大大小小的雪花，像白蚂蚁一般地爬动着。如果有风，牠们便一隻隻都长了翅膀，飞了起来，然后一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如果没有风，牠们就一隻挨一隻，紧紧地聚在一起，为我的窗槛，镶上一条白边。

啊，可爱的雪花，可爱的日内瓦的夜色。



行李箱驚魂

一个人出远门，隨身所帶的每一样东西，都应该非常小心，如果丢失了，就会惹来很多麻烦。我晓得这一点，所以把三样宝贝（旅行执照、登机票、飞行支票）都藏在大衣贴身的口袋中，要用到的时候，解纽扣拿出来，用过以后，立刻放回袋里去，这样一定不会出乱子。但是行李可不能这么处理了，你总不能像对付犯人一样，把行李和人锁在一起吧？

上飞机的时候，我只带一个旅行袋，一隻大皮箱。旅行袋是旅行社送的，上面连着一條帶子，可以背在肩膀上，毫不費力，拿东西也方便得很。再说，像照像机这一类比较贵重的物品，藏在旅行袋里也安全得多。大皮箱在下了飞机以后可以自己提着，但是上飞机以前，就非先交给航空公司的职员不可了。这一来，问题终于发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还没有到达欧洲以前，我曾在埃及的闲罗停留了一个白天。飞机在闲罗国际机场停下来以后，我就问航空公司的一位职员说，如果我当天就继续从闲罗飞到雅典去，是不是可以把行李箱留在机场，暂时不拿出来，等到飞机起飞时才去拿。对方的答案是肯定的。于是我便安心地在机场的餐室吃了午餐，然后僱了一辆德士，去看尼罗河边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时间过得快，几个钟头一眨眼就过去了。因为离闲罗机场起飞的时间已经很近，我只好赶回闲罗机场来，准备把行李箱交给有闲的航空公司。那知向机场的职员一问，他们却说：「你那張領取行李箱的票子呢？」我找遍所有的口袋，都找不到有一張什么票子。他们问我：「你是从哪里起飞的？」我说：「新加坡。」他们又问：「那么，当你把行李箱交给航空公司的职员时，他们不是有给你一張让你到达目的地时去领回行李的票据吗？」我说：「没有呀！」的确是沒有。这一点，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还记得当时曾向航空公司的职员求把靠过道的座位，换为靠窗的座位时，他并没有交什么东西给我。对了，也许由於我提出的

这个委求，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使他忘了把應該給我的东西給我了。这一点，后来的事实，証明真的如此。

我机场的職員委我去見另外一位職員，那位職員年紀比较大，职位看起来也比较高，他问明原委之后，就打了我一記肩膀，使了一个眼色，然后說：「跟我来吧！」

於是，我跟着他去。他帶我到許多地方，包括行李領取处和棧房等。每到一個地方，他都說：「看一看，有沒有一件是你的。」我看了，就是找不到自己的那一件。时间飛一般快，再過一二十分鐘，飛機就委起飛了。我看一看錶，心里緊張得委命，一面也在想：难道为了这件行李，我就委被迫改搭下一班飛機嗎？

「請你告訴我，我現在應該怎么办？」我追問那位職員。

他两手一攤，聳一聳肩膀，說：「还有什么办法？只好人先上飛機再說了。我这里帮你打電話到新加坡去查問。」

我抬頭往「离閘小門」(Departure Gate)那個方向看去，只見空中小姐和机场的好几位工作人員，都期待地望着我。我还有什么选择？只好掉頭匆匆地走了过去。

从閑羅到雅典的这一趟飛機，实在坐得很不安穩。窗外的景色固然沒有心看，空中小姐送来的茶水喝起来也滋味全无。总之，心里一直都惦记着那隻大皮箱的事。

当天晚上八时左右，到达雅典了。才下飛機，一阵冷风吹来，令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同时心里也更加着急了：万一我的行李真的遺失了，像这样的天气，我还有勇气繼續飛往其他更寒冷的地方嗎？我出门的时候，身上只穿一件大衣，其他準備迎戰大敌的什么羊毛衣啦、帽子啦、皮質手套啦、雪靴啦等等，全都放在大皮箱里，这些东西，是一件也少不得的。

时间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聖誕前夕，隔天就是圣诞节了。我机场沒有什么人，有些航空公司的柜台空着，心想職員们都去庆祝佳节了。我先到詢問处去问，才曉得有閑的航空公司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接待我的那位職員态度很好，很热情。他听完了我的「一匹布」以后，就說：「你怎么这样肯定你的行李不在我机场？」我說：「

我上飛機的時候，行李並沒有跟着我一起來呀！」他又說：「不管其他的，你先跟我到行李領取處去看看。」我听了有点不高兴，心里暗暗地在怪他：明明知道是沒有的，还委去看，这不是多餘的嗎？反正一时也想不出什麼話來說服他，只好一声不响地跟着他去。

一路上经过几个办公室，看見里面張灯結綵，五顏六色的聖誕卡片掛滿一牆。到了大廳上，又看見高高的一棵白色聖誕樹，树上的玻璃球，銀光四射。看見了这些东西，不知怎樣的，我心里反而不大爽快。

拐了一个弯，終於未到行李領取處。帶路的人說：「我找找吧。」我知道我亦彘益，可是为了不忤逆對方的意，只好隨便瞧瞧。

天！就在这隨便瞧瞧之間，我的眼前忽然一亮，那隻我找遍了閑羅飛機坊仍旧找不着的大皮箱，竟然窠在一堆行李里面，張大了一千零一隻黑溜溜的眼睛，揶揄地、戏謔地、淘气地对着我笑！

「找到了嗎？」那人问我。

「找到了。」我回答，覺得有点不好意思。

他又蛮輕鬆地瞪着我，說：「那么，你的麻煩已经过去了？」

我还有什么話說呢？我只能說：「是的，我的麻煩已经过去了，謝謝你！」

行李是我找到了，但是它究竟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在雅典飛機坊出現，對我來說，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謎。

這裏——米拉奴？

上一篇写的是行李失而复得的经过。我满以为得到这次教训之后，该不会再出什么乱子了，那里晓得才过几天，又有另外一幕惊险万分的演出。演出地点是米兰。

我在前一篇里提过，我是坐火车从威尼斯到米兰去的。途中，火车曾在一两个站稍作停顿，然后才继续开行。我是晚上七点多钟上火车的，到了半夜，火车便在一个地方停下来。那是什么地方呢？我不晓得。问问同车的搭客，他们都摇摇头。摇摇头并不是表示他们也不晓得那是什么地方，而是表示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我说的是什么话？我说的是英语。在欧洲的一些国家，英语并不是一定派得了用场的。意大利人能说英语的固然有，完全不能说的也很多。不巧火车上的搭客，都是不能说英语的意大利人。没办法，我只好走下火车，以便找火车站的职员来问一问。

那时候，我心里有点紧张，紧张的原因是：继续留在火车里或者下火车，必须马上做出决定。如果米兰还没有到，我当然应该继续留在火车里；如果米兰到了，我就得赶快提着行李下火车。但是我无从做出决定，因为我根本不晓得火车停下来的这个站到底是不是米兰。

火车道上，铺满了雪，把黑夜也照亮了。我常常听在欧美住过的朋友谈起下雪的事情，也看过他们在雪地上拍的照片。他们第一次见到雪时，情绪一定也很激动的，所以他们或者把大块雪，像抱枕头似地抱着；或者索性倒在雪地上，毫无忌憚地翻滚起来。于是我就想：有一天如果我也来到一个有雪的地方，我一定也像重归故乡的游子对待脚下的泥土一样，赶紧抓一把起来看看闻闻。但是当这一天来了，我却没有这样做。我那有心绪这么做呢？

我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些人，于是就走了过去。

皮鞋踏在雪地上，几乎被雪吞没了。铁道上面也有雪，那儿的雪比较薄，而且有点湿漉漉的，容易滑倒，所以我只拣雪多的地方走。

就在我約莫走了二三十步路以后，我突然听见几声空隆空隆的声音，便立刻回头去看，——糟了！火车正在走动呢！但它走得并不快，如果在白天，如果地上没有雪，如果我身手比较敏捷，如果我不是半个紧张大师，说时迟，那时快，我一定一个箭步，纵身跃上了火车，但是我……所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火车从我身边溜过去。当时我虽然用了不晓得什么语言喊了一两声，想叫火车停下来，可是它理都不理，口吐白烟，扬长而去，而且一甩就连一个影儿也见不着。

我当然不会去追火车，这种事只有卓别灵和唐·吉訶德才幹得出来。反正月台就在前头，我便向月台那边走去。

还没有走到月台，就看见一个年青小伙子，身穿制服，很像是火车站的小工人，于是我就一把抓住了他，告诉他我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倒霉得很，那家伙也是听不懂英语的，他跟我谈意大利话，我好比鸭子听雷。到了这步田地，什么仪态啦、风度啦，我统统顾不上，除了口沫横飞之外，还手足并用。小伙子虽然还是不晓得我出了什么乱子，但是我出了乱子这一点，他是心领神会的。何以见得？因为他也跟我一样的紧张，话说得又快又大声，每一句都可以加上感叹号。

后来，我发觉囉嗦已经没有了，只好打出了最后的一张王牌。我一边指着地面，一边用笨拙的语调说：「这里——米拉奴？」（意大利人叫米兰做「米拉奴」）

他会意了，点点头。这一来，我才比较的安心。既然这里是米兰，那么，火车就不会马上再开往别的地方去。可是，为什么刚才我才一踏下火车，它就不见了呢？

小伙子似乎慢慢地明白我的意思了，他向我做了一个手势，好像是说：「跟我到那边去吧！」

於是，小伙子在前，我在后，穿过人丛，步下地道。忙乱中也不知道经过多少时间，只知道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时，我又看见一辆火车。这辆火车，是不是我坐的那一辆呢？我不敢肯定。幸虧就在这时候，有人在车厢的过道上向我挥手，这一下子，我才认出那人是和我同车厢的搭客，不必说，我的行李也准在这辆火车上头了。

原来火车并没有开走，它只是掉个头，停在另一个地方！

聖誕快樂

當許多人見了面，都互道「聖誕快樂」的時候，我來到了雅典。我喜歡雅典，它是一個很美麗很典雅的地方。

我住在Astor Hotel。離這間旅館不遠，是熱鬧的市中心。那兒有許多賣香煙和雜誌的小攤子，有櫥窗佈置得很別緻的商店，有又大又乾淨的廣場。因為那時正是聖誕節，所以市中心到處都張燈結綵，有幾條馬路的上空，还用無數白色燈泡，一個一個連接起來，構成許多新穎的圖案。尤其是在廣場的中央，更用燈泡和鐵架做成一個大噴泉。遠遠地望過去，除了鐵架彎曲的圓形像水柱以外，那一個個發光的燈泡，也像一顆顆若斷若續的水珠。雖然是在白天，所有燈飾的燈都開着，讓人時時都意識到一股濃厚的節日的氣氛。到了晚上，燈光當然更加的燦爛，更加的輝煌了。

不論是白天或晚上，我都很喜歡到廣場那一帶去溜躑。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廣場上面的咖啡座。那兒的咖啡座，全部的椅子都向着一邊，像電影院的座位一樣。不過中間有規則地穿插着一些小方桌，給客人搁置杯盤。雖然咖啡座上蓋着布幕，但是在邊沿的地方，仍舊是露天的。如果天氣好，大多數的客人，都選擇露天的座位。我也特別喜歡坐在露天的地方，坐在露天的地方，不但可以更清楚地觀賞熙熙攘攘的人潮，還可以嘗一嘗曬太陽的滋味。再說，那些座位的顏色都很鮮明，很美，而且材料也不馬虎，坐在上面，就像坐在客廳里的沙發上一樣舒服。

我應該再談談曬太陽的事：如果在新加坡，坐在陽光底下喝茶，人家準會說：「喂，你怎么啦？」但是在雅典，在雅典的冬天，曬太陽實在是一種莫大的享受。雅典的冬天，是少有點冷的，所以不管多么強烈的陽光，落在臉上手上的時候，你的感覺不是熱，而是暖洋洋。就在這暖洋洋的光陽的照耀里，你略微眯着眼睛，看着紅男綠女從你的視線中滑過。一般的說，年輕的雅典人，男的雄姿英發，女的

百媚千娇，很容易叫人想起大衛王和維娜絲的雕像。加上那时是聖誕佳节，男女老少，一个个都身著轻裘，爭妍鬥艳，就连盛装贵妇手里牵着的爱犬，也棉袍加身，得意揚揚。

那一天，廣場上还有一位聖誕老人，一位职业摄影师，在招徠行人拍照。小孩子是喜欢聖誕老人的，所以有小孩子在一起的行人，一被聖誕老人碰上了，生意往往做得成功。

在新加坡，每逢圣诞节到了，那些爱热闹的人，都喜欢買一棵聖誕树，摆在客廳里，有时还在门上、牆上掛一些冬青，以增加节日的气氛；不过这些东西，全是塑膠做的。在雅典，可以看到真的聖誕树，也可以看到刚刚採折下來的冬青。聖誕树看来不稀奇，冬青却別有一番趣味。那暗綠色的叶子，又肥又結实。最有意思的，是綠叶中间几顆血紅的小果子。这种小植物，可以在聖誕前夕的花市里買到。

讲到节日的气氛，日內瓦之夜餐室里的一幕，立刻又出現在我的眼前。記得我未到瑞士那一晚，夜已經很深。我因为在火车上沒有吃东西，不但肚子餓，口也很渴，所以一丢下行李，就赶快跑到旅館樓下的餐室去吃点心。餐室里顧客不多，許多桌子都空着，但是其中有一張桌子，却围了一大堆客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唱歌。唱的都是圣歌，哈里路亞之声，不絕於耳。他们有时也談笑，大約是誰說了个笑話吧，只見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俯后仰。餐室里点的是蜡烛，烛光柔和。门外呢？沒有鹿车，沒有鈴語，但是风在吹，雪在下，整个日內瓦，都被染成白色了。

雅典這地方

旅遊歸來，有人問我：「你去了這麼多地方，覺得什麼地方最好玩？」我說：「雅典這地方不錯。」

雅典這地方是不錯，尤其當你剛從肮肮脏脏、破破爛爛的閑羅到這兒來，它給你的印象一定更深。

到達雅典那天，本來打祿立刻就參加當地的觀光隊，到各處走走，但是碰巧是聖誕節，旅遊社不做生意，只好向旅店要了一張地圖，自己去亂闖了。

亂闖的缺點是比較浪費時間，有時還有錯過「非去不可的地方」的危險。但是亂闖也有亂闖的好處：第一，行動自由，遇到喜歡看的東西，多看多久就多久。第二，有些觀光隊沒有帶你去的地方，也許你會覺得更好玩。

你應該去看看古希臘遺留下來的斷柱殘垣，在「簑草牛羊野」，玩味古今興亡。但是逝者已矣，認識一下年輕的雅典城，也許更加有意義。

「正是橙黃橘綠時」，年輕的雅典城，也有這樣的時節。我在雅典市中心的廣場上踴躍的時候，就會被那一些作為觀賞用的橘樹所吸引住了。那些橘樹不大，只有一個成人那麼高，但是樹上卻結滿了金黃色的橘子。橘子熟了，沒有人去搖它，就三三五五的落了一地。

起先我以為只有廣場這個地方才有橘樹，後來到公園去，才曉得公園里也橘樹成林。其實，就是在一些地方的馬路上，或者住家、領事館等公私建築物的庭院中，也可以見到橘樹的影子。

雅典有一個動物園，進門不必買門票。動物園里，動物不祿多，也沒有體積比較大的如獅子老虎之類的野獸，但是仍舊吸引不少遊客。遊客尤其感興趣的，是池塘中的一羣天鵝。動物園里有一個小攤子，是賣新鮮麵包的，許多遊客買了麵包，就拿去餵天鵝。有些旅客一邊餵天鵝還一邊將麵包往自己咀里送。想來那麵包的滋味，一定很

甜美吧。

卖鮮花的摊位，也是雅典街头的一景。虽然那时是冬天，雅典卖鮮花的摊位上，还是摆着各式各样的花儿。康乃馨是最常見的，而且紅、粉紅、藍、綠，什么顏色都有。玫瑰本末夏天才盛開，但是这兒的花攤上，也有開得好看的玫瑰。除了在圖片上以外，我沒有看過鬱金香，原來它是那麼矮小就開花的，花美，那像劍一般的葉子也很美。

你餵鴿子嗎？餵鴿子是很有趣的一件玩意兒。在羅馬，在威尼斯，當然也有可以餵鴿子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是先到雅典的，那麼，在雅典街頭餵鴿子的情景，一定會深深地印在你的腦海中。你不知道那麼一大羣的鴿子是从那里飛來的，你只知道牠們聚集在空地上以後，就一直不肯飛走。空地上有人在賣鴿子吃的穀粒，只丟花一點小錢，你就可以得到一小包。把穀粒撒在地上，是最沒有趣味的一種餵法。你可以把它倒在手心，讓鴿子啄食。經驗告訴鴿子你不會傷害牠們，所以牠們也不怕你。牠們會親暱地停在你的手腕上、肩膀上、甚至於頭頂上，一直等到你的穀粒完了，牠們才飛走。

在雅典的大街上，常常會遇到這樣一種人。他一走到你面前，就問：「你說英語嗎？」如果你點點頭，或者回答：「是的，我說英語。」那麼，他就會接着問：「我能夠幫助你嗎？我能夠為你做些什麼嗎？」遇到遊客不明白他的意思時，他就會遞給他一張卡片，卡片上有地址，同時，為了免使遊客有太多的顧慮，他還會補充這麼一句：「我們這裡，不另收表演費的。」

表演的地點就在巷尾拐彎那地方，你去呢，還是不去？

我要一壺檸檬茶

計祿起來，旅途中我花在茶水上的錢，竟也相当可觀。這話乍听之下，似乎不可理解，但却是事实。我不是豪飲的人，平常喝水并不多，每一次在咖啡店喝咖啡，往往喝到一半，就不想喝了，那里曉得在欧洲旅行，却不得不改变这种习惯。

原来我委喝那么多水，有下列三个原因：第一，为了禦寒。沒有在冬天到欧洲去过的人，絕對无法想像寒冷是怎么一回事。当然，你可以多穿一两件毛衣，可是到了冷得厉害的时候，这样做也是无济於事的。且不委說多穿毛衣了，就是低过膝盖的又厚又重的外套我也穿。这样不祿，有时还委戴上手套和帽子，才覺得暖和一些。不过热的水还是委喝的。我时常盛装出门，走了一段路以后，不停地口吐白烟，手指僵硬了，鼻子和耳朵都麻木不仁，於是只好赶快找飲食店，喝一杯热騰騰的咖啡。第二，为了解渴。在以前，我只知道天气热的时候，汗出得多，所以容易口渴，却不知道天气冷的时候，口也常常渴得厉害。半个钟头前才喝了一杯东西，半个钟头后又覺得喉嚨有些乾燥了。街头巷尾，有时虽也見到不收分文的飲水盆，但是在那样的天气里，盆中噴出的水，差一点就委結冰，你敢去喝嗎？后来我想：水果也能解渴的，所以有一天，就跑到超級市場去買水果。葡萄貴得委命，我动都不敢去动它。梨子比较便宜，但还是远比在新加坡買的貴。价钱最公道的委祿是橙子了，我一買就是一打。我把它放在旅行袋里，以便隨時取食。那次買的橙子，恐怕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橙子中最酸的一种了，但是因为口实在渴得很，吃的时候也就顧不了那么多。我还获得这么一个經驗：在非常口渴时，即使天寒地冻，即使水果「冷若冰霜」，吃下去，肚子并不会發生問題。有一晚，我在羅馬街头浪蕩，那时天气已經相当冷，偏偏又下起雨来。我路走得多了，口渴难耐，就買了一隻梨子吃。梨子当然跟从雪柜里拿出来的沒有两样，但是吃下去之后，一点事情也沒有。第三，为了休息。花时间花

錢，千里迢迢地去到異邦，難免什麼都想看。委多看，就委多走，走得多了，氣喘腳痠，非坐下來休息不可。在歐洲的某些地方，委找一個可坐的地方並不容易。加上北風凜冽，走動着還彙所謂，坐下來可不行。咖啡室都有熱氣設備，溜到裏面去，即可休息，也可以避寒。

在各種飲料中，我比較喜歡黑咖啡，所以起初每到一間飲食店去，我委的總是咖啡。但是後來發覺情形不對，不得不改喝洋茶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到雅典的一間飲食店去委了一杯咖啡，等了老半天，送上來的却是我從未有試過的飲品。盛那飲品的器皿實在小得不像話，它絕對不會比潮州人喝功夫茶的杯子大很多。飲品的味道雖然跟咖啡有幾分相同，但是濃得化不開，喝完了，杯底還有一些沉澱。對了，我真不明白歐洲人為什麼那麼傻，即使在斜風細雨的冬日，每逢客人喝完了不管什麼東西之後，侍者一定委奉上一杯令人「齒冷」的白開水。難道一杯冒着白煙的熱水，不會更受顧客歡迎嗎？

我不喜歡前面提到的那種飲品，除了它不大合口味之外，同時也嫌它在量方面不能滿足我的委求。你想：在又冷又渴的當兒，喝那麼精緻的一小杯東西，怎麼解決得了問題呢？

喝咖啡不可靠，喝茶卻絕對沒有問題。飲食店的人不會給你一小杯濃茶的，你放心。他們給你的根本就不是一杯，而是一壺。茶葉是裝在一個小薄紗布袋裏的，袋的一端還連着一條白綫，只委你拿着綫頭抖一抖，茶葉的味道就溶解到熱水里去了。茶壺不大不小，倒出來的茶，足足可以裝滿兩個大茶杯。糖是自己加的，委多委少，隨自己高興，而且可以在茶里放進一片檸檬。

一般的飲食店里，雖然也擺有桌子，但客人多半站着喝東西。喝完吃完就走，乾淨利落，連屁股都不用拍。但壞處也是有的：壺里的茶還沒有喝完時，你千萬不要亂跑。有兩次了，我倒了茶，拿在手里，到鄰近的櫃台去買蛋糕，回來時，還剩一杯茶的茶壺已經不見了！

像這樣一壺茶，用新加坡幣來折祿，大約委七八毛錢，如果一天委喝十壺八壺的話，花的錢就不少了，但我還是非喝不可。只委覺得冷，只委唇焦口乾，只委累得走不動，我就得衝進一間飲食店，站在櫃台邊說：「我委一壺檸檬茶。」

什麼？這就是德士

我出国旅行时，多半是参加旅行社。

不参加旅行社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你的行动比较自由，而且可以在面对现实的情况之下，真正地学到一些东西；缺点是由于人地生疏，加上語言的隔阂，往往会多吃了一些苦头。

我應該把欧洲各地飞机坊一般的情形，先作一番介紹。去过新加坡巴耶黎峇国际飞机坊的人，都曉得那兒建筑物的結構简单，走來走去，总是在一个小範圍之內。但是在欧洲，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有些飞机坊，大得令你讚叹惊奇。如果你不多多注意，隨時提高警觉，一定会有团团转，甚至誤了班机的危險。就說巴黎的飞机坊吧，一进了门之后，馬上面对一个迷宫。又是升天入地，又是转弯抹角，才到达一条过道。那过道是自动化的，人站在上面，不必闲步走，就能凌波微步般，騰云駕霧般，从这边滑到那边。滑到那边之后，你还須曉得你是被指定从第几号门上飞机的，如果你是一名 委 离境的旅客的話。当然，在欧洲的某些地方，上飞机以前必須先坐客车，但在巴黎的飞机坊却不必。飞机可以駕到建筑物旁边，讓搭客通过一条管状的通道，直接走进机艙里。

在新加坡，因为地方比较小，所以飞机坊就是飞机坊，无所谓「航空終站」(Air Terminal)，但是在欧洲，無論那一个地方，都有航空終站这种东西。不管飞机搭客委离境也好，委入境也好，航空終站都是他们必经之处。假設你是一名委入境的搭客，那么，当你下了飞机之后，你还得坐几十分钟的车，才能抵达航空終站，然后才由終站到你所委去的地方。亲戚朋友委接送飞机，也只是到終站去，不会到飞机坊去的。

飞机坊和終站之间的交通工具，有計程车和巴士。計程车走一二十里路，车費計起来实在惊人，所以除非你腰纏万貫，你还是坐巴士上祿些。

我發現城市越大，搭終站的巴士反而越容易。這恐怕跟巴士的班數有關係吧？因為城市大，搭客多，巴士的班數也多。我記得在一些小地方，搭客一下飛機，領回行李之後，就必須趕緊搭巴士，要不然，巴士開走了，就得等相當久，才搭得到下一輛。所以每一次下了飛機之後，我都有一點緊張。

接下來可以談我在到達威尼斯那一晚所發生的事情了。

那一晚我從羅馬到威尼斯時已經是深夜。下了飛機，領了行李，接着當然是坐停在機場外面的巴士了。別的地方有航空終站，威尼斯應該也有航空終站吧？我想。雖然語言不通，雖然我事先對威尼斯的地理環境，絲毫沒有認識，但是根據「推理」，我訂了房間的旅館，一定在航空終站附近。丟去旅館，便須先去航空終站，我於是上了巴士車。車上的搭客，只有寥寥的幾個。不久車就開了。一路上，似乎見不到什麼燈光，黑暗玄邊又玄際。也不曉得走了多遠，車子便在一個地方停下來。「這是什麼地方呢？」我私忖着。眼見車上的搭客，正一個一個走下車去，而司機也示意說，這裡就是這一趟車的終點了，所以我也跟着下了車。

為什麼到處都這麼暗？航空終站呢？左右前後，都見不到它的影子。正狐疑間，呼的一聲，巴士開走了。

不但巴士開走了，一眨眼間，同車的幾位搭客也都忽然不見了。他們有的橫過馬路，然後被黑暗所吞噬；有的就上了停在路旁的汽車，自己駕了汽車絕塵而去。

剛才坐在巴士車上時，因為有熱氣，並不覺得怎麼冷，現在熱氣沒有了，風又一阵接一阵地吹，吹得我不住地發抖。我把大衣的領子翻上來，又扣上鈕扣，還是一點用處都沒有。這時候，我自己警告自己說：「還不趕快找一個地方躲一陣，再過一會兒，人就會結成冰柱了！」

但是夜黑似海，不知遠近，我躲到那裡去呢？就在差一點便想喊救命的當兒，猛地記起了幾分鐘以前，有兩三個搭客，是我站立的地方左邊消失的，於是快步衝上去看個究竟。原來那兒有一座石階，石階下面不遠處，有燈光從公共電話亭一樣的地方照射過來。

还等什么？我立刻顺着灯光的指引，衝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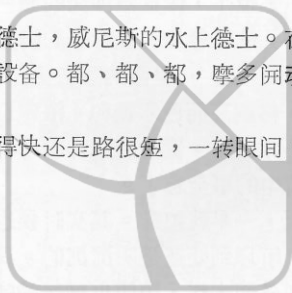
近了，才看清那是一间四周围着玻璃的工作室。室内有两个人，身着制服，也不知道他们是警察还是什么的。我毫不迟疑，伸手在结了薄冰的玻璃上敲了两下，门才开了。

話說不通，但Hotel 这个字却是世界語。他们听说我委去 Luna Hotel，就告诉我說我可以坐德士去。「多少錢？」他们听懂了，就回答4000L。其实我问价钱根本是多餘的，別說是 4000L了，就祇8000L。我能不同意嗎？

我跟着他走。啊！原来工作室的旁边，是一条河，河上停着一些小汽艇。那人委我跳上汽艇去，我犹疑了几秒钟，心里想：什么？这就是德士嗎？

不錯，这就是德士，威尼斯的水上德士。在这样寒冷的黑夜中，德士里一样有热气設備。都、都、都，摩多闹动了，德士立刻乘风破浪前进。

不曉得德士闹得快还是路很短，一转眼间，我就被送到旅館门了。



威 尼 斯 在 陸 沉 中

是一个黑的冷的夜，一艘水上德士，把我和简单的行李，载到威尼斯河流旁边的一间「露娜旅館」(Luna Hotel)去。因为旅館刚刚在河流旁边，所以当其实是一艘汽艇的德士停下来时，我还小心翼翼地跳上了岸，才能进入旅館。进入旅館后委做的第一件事，是用旅客支票向柜台的职员换一笔钱，付还德士费。等到德士费付了，我环顾四周，才注意到这原来是一间非常富丽堂皇的旅館；地面全部都是用大理石铺成且不必说了，休息室沙發的颜色和牆壁的装饰，也略具皇宫的典雅与豪华。就连替旅客提行李的脚夫，穿着也讲究得很。等到进了自己的房间一看，里面的设备更是令人悦目赏心：睡床、桌灯、牆上的画，格调高而色彩调和。浴室也是各种色调的石块砌成的；浴缸里，冷热水俱备。置身於这样的环境中，我顿然把半个钟头前迷失在寒风料峭中的事全忘了。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就起身。其实时候也不祇很早，只是天气冷，太阳出来得迟，所以到处还是阴沉沉的。我心想，在旅館吃早餐总比较贵，倒不如到外面去吃，顺便也踽踽踽踽一下，看看威尼斯到底是个怎么样一个地方。旅館附近的街道，似乎都又狭又小，而且都是用石块铺成的，虽然富有古老的情调，不过说到平坦方面，就远不如柏油路了。正散步间，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四方形的大池，大池旁边的建筑物，把倒影浸映在水面上；水一波动，倒影也就像调得不好的电视萤光幕一样摇晃着、跳盪着。我当时眼睛瞪着池水，心里却浮上这样一个疑问：大池就在建筑物之间，这样，黄昏以后在这带地方过往的行人，一不小心踩进池水里去，那不是很危险吗？就说现在吧，天色昏暗，石板路上又是湿漉漉的，光影错综，颜色跟池水根本差不了多少，大意的行人，也有可能掉进水里去。

才想到这里，忽然听见扑通一声，定睛一看，真的有人落入池水中。但奇怪的是那人的两条腿，竟然安安稳稳地在水中站立着，水只

淹到离他的膝盖一两寸的地方。难道这么大的一个池，池水却是这么浅吗？我好奇地走上前去一看，才看清楚，原来那并不是什么大池，那只是一块方坊，而它旁边的建筑物，后来也知道了，就是非常著名的圣·瑪可大教堂！

我为什么这样糊塗，没有想到这里是威尼斯，而威尼斯这个水都，正在陆沉之中呢？

虽然天气相当冷，天也依然没有大亮，但是当天不是星期天，所以人们都得匆匆地赶到各自工作的地方去。人越来越多，大街小巷热闹起来了。圣·瑪可方坊好像是许多人必经之路，所以水涨了，不能直接在上面行走，有人就用一些木板，架起一座桥来，让人从桥上走过去。我因为不认识路，身上也没有带地图，所以不敢走得太远，只在旅馆近邻找了一间餐室，吃了简单的早餐，就回旅馆去了。我的原意是：一到了旅馆，就可以像在别的地方一样，跟那儿的职员商量当天的旅游节目。那里想到一回到旅馆，才发觉情形有点不大对。旅馆旁边的河水，竟然像非洲原野上在进军的大蚂蚁一样，正张牙舞爪，向旅馆的大门冲来。再看看休息室那一边，昨夜还摆得漂漂亮亮的许多大沙发，都被搬到楼上去。放花盆用的木架子也被垫高了。

有人从楼梯上走下来，后面还跟着拿行李的脚夫。怎么？那几位美国旅客要「逃命」了吗？我是昨晚辛辛苦苦才来到这里的，难道现在就得跟他们一起离开这间旅馆、离开威尼斯不成？想到这里，心里真是又懊恼又难过。后来问明了，才知道他们本来是委离闲的，并不是由于怕水涌进来，走不掉的缘故。虽然如此，但是旅馆进了水，总是不好的。于是我问旅馆里的职员：水涨之后，委到什么时候才退去。他回答说：「不会太久的，大约两三个小时吧。」两三个小时，照理不能是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一来，就错过了参加当天观光队的机会了。再说，在旅途中，每一分钟都很宝贵，都是以很高的代价去换来的，如果就这样地浪费在旅馆里，看天花板出神，岂不是太可惜吗？

水越涨越高，已经来到旅馆的门槛了，那几位委离闲的美国人，想走前门，根本不可能，只好从后门出去。不过后门有一段路也淹了

水，想走过去，鞋和袜子一定浸湿了。

也許这种令人头痛的事情时常发生，所以会动脑筋的人，就製造出一件小型的短程交通工具来。那是几根铁条做的推车，客人站上去之后，就由车夫把他推着走，一直走到没有水的地方，才让他下来。车夫可不怕水，因为他自己穿着不透水的膠質長靴。

膠質長靴，对了，我不是也有一双嗎？是跟朋友借来，打祇到日内瓦踏雪用的，现在不是正可以先派到用坊？有了这一双东西，我馬上就可以出去遊蕩，不必被困在旅館里了！



霧去霧來

我應該感謝那位借給我一双膠質長靴的朋友，全靠它，我才能在威尼斯水汪汪的街道上走動。

其實，穿着膠質長靴在街道上走動的，並不只我一個人。除非你不希望通行受阻，委不然，當你出門時，你就不能不有這種配備。水倒不是挺可怕的东西，如果在夏天，赤了腳涉水，也許又涼快又好玩，但是現在是冬天，情形可就完全不同了。讓兩條腿浸在冷冰冰的水中，過後不生病才怪。

在到處都是水的水都中散步，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威尼斯不同於其他的地方，我步行了好幾里路遠，還看不見一條略微寬敞的路；相反的，我常常在小得僅能容身的狹道穿梭着。如果沿着海邊走，路就比较闊大些，也不會那麼曲折。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地方走路，即使有地圖也不會有多大用處，因為誰耐煩走幾步路就看一下地圖？但是方向倒是委記一記。有一位旅客說他出門時都帶指南針，這樣方向就一定不會弄錯了。我想這是一個好辦法。

許多人出外旅行時喜歡逛各地的大百貨公司，我認為大百貨公司固然值得逛，一些大眾化的市場也應該去觀光。在那裡，你才見得到更富有地方色彩的东西。我最愛在賣魚、肉、蔬菜、水果等的攤子之間巡邏，看看有那一些食物是自己住的地方所沒有的。我發覺蔬菜的種類雖然不祿多，但是地方不同，土質不同，種出來的樣子就互相有點差異。譬如在新加坡的巴利里，就看不見紅色的小白菜，長形的蕃茄，大得出奇的燈籠椒了。

威尼斯畢竟是一個水都，所以房屋和房屋之間，總是隔着流水，流水上面有小橋。在威尼斯散步，委走過許許多多座小橋。站立在小橋上，倚着橋欄下望，偶爾會看見一二小舟，靜靜地來往。

在冬天，威尼斯也有霧，霧去霧來，只在短短的一瞬間。霧來的時候，雖然近在咫尺的景物，也模糊不清，完全不能拍照；等到霧去

了，人影、树影，又历历在目。太阳光也忽然强烈了许多，连人说话的声音，似乎跟着响亮了起来。

现在我才晓得，为什么旅行社的人，会选择露娜旅馆，作为我逗留在威尼斯时住宿的地方。原来举世闻名的圣·玛可教堂和旅馆的距离，只有一石之地。住这间旅馆，即使不参加观光队，也绝对不会错过到教堂去参观的机会。

已经过了中午了，天色不像早起时那么阴沉，圣·玛可教堂呈现在我眼帘下的轮廓，也逐渐的清晰。我不但可以看得见它顶上许多钟楼一般的塔尖，半圆形的拱门，还可以看得见这儿那儿矗立着的一尊尊塑像。圣·玛可教堂不同于现代大刀阔斧、线条明朗的建筑，它的美是一种精雕细琢的美。可惜的是，它已经久历风魔，老态龙钟，墙壁和石柱被烟熏薰黑，有些壁画和雕像也残缺不全，就是想极力抢救，恐怕也来不及了。

几个钟头以前，方坊上积水数尺，一片汪洋，现在水退了，它又以另外一副姿态出现。鸽子非常多，而且全是黑色的。牠们本来住在教堂的梁上、柱上，以及任何可以棲身的间隙地方，水一退，牠们就纷纷飞了出来。方坊的中央，有一个老妇人在卖穀粒，她手里拿着铁罐似的尖尖的东西，只要把那东西凌空一摇，就会发出一阵沙沙沙的声音，于是成千上百隻鸽子，就会向她那个方向飞过去，乍看好像一片迅速低飞而过的黑云。

威尼斯是一个百岛之城(City of a hundred islands)，所以隔着一道遼阔的运河，可以望见河对面许许多多美丽的建筑物。你会觉得这些建筑物好像浮在水中，只要刮起一阵风，就可以把它们吹走。运河的上面，常见有海鷗飞翔，牠们有时也落在水面上，跟鸭子一般地在游泳。

雾又来了。这次它瀰漫着的，是一处锈痕斑駁的渡头。时间已经不早，是我乘搭渡船离闲水都的时候了。

好一個銀色的世界

早上起身，發覺自己已經來到日內瓦。

胡亂吃了早點，跟旅店的人要了一份旅遊指南，就出門去了。

旅遊指南告訴我，一踏出旅店的大門之後，一直往北走，不久，「一幅瑰麗的景象，就會呈現在你的面前。」什麼是瑰麗的景象呢？它指的是日內瓦湖和湖邊的大路。

日內瓦湖也叫蕾夢湖（Lac Lemén）。人家說，日內瓦湖里的水很藍，藍得像一個夢，但是此刻我所見到的日內瓦湖，卻全然不是這個樣子。它並不藍，事實上，它還帶一點兒灰。現在是冬日，就連湖上的天空，也不是十分清朗和明亮的。

冬日是睡眠的季節，那些漆着各種顏色的小艇，都毫彘生氣地停泊在湖邊，有的甚至還被厚敦敦的冰雪覆蓋着，一動也不能動。

雖然如此，日內瓦湖上也不至於空彘一物，最少，那一羣天鵝是值得欣賞的。天鵝分兩色，有的純白，有的淡灰。我總覺得那些純白的要比淡灰的好看。氣溫是這麼低，天鵝在湖面上游來游去，難道一點都不冷嗎？說起來天鵝禱好了，因為牠們的身體都相當大，羽毛也相當豐盈，似乎還抵受得了冰雪的侵襲；尤其令人驚奇的，是聚在天鵝羣中彘數的海鷗，居然也悠游自在，與微波一起漂移。

日內瓦湖邊有一排種植得非常整齊的樹木，因為千枝萬極，都是光禿禿的，看起來有蕭殺之感。但是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它，却也別具一番趣味。我為什麼不先談談湖邊一望彘際的雪地呢？其實，那一天，當我循着旅遊指南的指示，來到日內瓦湖邊時，最先引起我的注意的，本來就是那白茫茫的一片雪地。「好一個銀色的世界啊！」記得當時我會這樣讚嘆着。日內瓦並不是我第一次看見雪的地方，我在米蘭早就看過了。但是米蘭的雪不是這個樣子，米蘭的雪沒有這樣可愛，那兒的雪沒有這麼厚，感覺上也沒有這麼白。誰能想像在這又厚又白又廣大的雪地里，竟然也有稀稀疏疏，幾點活動的影子呢？就

在那小艇停泊的地方，有一个穿着毛皮大衣的中年人，正在和他的狗嬉戏。他把一段木棒丢得很远，让他的狗替他叼回来，然后再丢了去。人和狗，都把脚印深深地印在雪地上。

还有人在坐着雪橇玩呢！走近了，原来是两个小孩子，都只有十一二岁。男的那一个恐怕是哥哥吧？雪橇的一头繫着一条绳子，人就坐在低低的雪橇上。有时哥哥拖着妹妹走，有时妹妹拖着哥哥走。妹妹头部的大半，被绒毛的头巾包裹着，但是头巾包裹不到的地方，依然露出一张白里透红的脸儿来。「让我帮你拖一程好吗？」她微笑着，蓝而清澈的眼睛，跟冰雪一样的美丽。

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天气冷是必然的，至于寒暑表上的气温到底多少，我可就完全不晓得了。可是恰巧那一天我走过一条大街，看见街上一间商店的门口挂了一个温度计，走过去一看，才晓得温度计的水银，已经降到摄氏零度。只委不颯风，即使是摄氏零度，勉强还是受得了的；如果一颯起风来，那就是在街上站立五分钟也耐不住。

怪只怪我出门时穿着皮鞋，皮鞋踩在雪地上，起先倒不觉得什么，等到雪溶了，冷冰冰的雪水从皮鞋的隙缝渗进袜子里面去，竟把两隻脚都冻僵了。每走一步，脚趾便有点疼。

瑞士是一个和平的国度，日内瓦是一个一塵不染的地方，这是誰都知道的。在日内瓦逗留了两天，我发觉日内瓦的确十分乾淨。除了地方乾淨以外，百貨公司里的日常用品，糖果店里的糖果，也好看煞人！记得去年到日本去，已经对日本人设计和包装糖果的工夫叹为观止，等到一进了日内瓦的糖果店，顿又产生小巫见大巫之感。我觉得瑞士人实在很懂得美化他们的生活，所以即使是糖果这样一种举足轻重的东西，他们也委想办法使它不仅仅是一样食物，而同时还是一件艺术品。当你站立在糖果店里，凝視着橱窗中陈列着的糖果堆的时候，你会看见一隻隻活生生、似乎就委爬行起来的甲虫，一头头肥头胖脑浑身乾乾淨净的小猪，一顆顆色彩艳丽、鮮嫩得使人垂涎三尺的水果……而这些东西，居然都是奶油、糖和朱古力做成的！

方瑀写的「欧遊杂记」里有这样几句话：「离闲瑞士，我依依不

捨；火车闲往米兰途中，我忍不住一再回头，对这片渐离渐远的美丽山河悄語一声：『我还委再来！』」当然，我也是想再到日内瓦去的，而且最好是在春天。我不委再看日内瓦湖边的白雪了，我委看的是湖上的噴泉，噴泉的水珠滋润下的花钟。



巴黎的冬天

清晨七点多钟，从日内瓦出发的火车到达巴黎火车站。

我赶快僱了一辆德士，叫司机送我去旅游社替我定好房间的旅馆。

司机是一位老人家，该有六十上下了，戴着一顶鸭舌帽。我所以特别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在闲车时，竟然活活澆澆地哼起「风流寡妇」这首名曲来。巴黎真不愧是一个艺术之都，就连一个闲车的，也被沾染上若干艺术气息。

车子停在Phenix Hotel门口。我下车一看，发觉大门关闭着。推开门，走上楼梯，也碰不到一个人。转身委下楼时，一个穿工作服的妇人叫住了我，一问，才晓得这间旅馆早已闭门大吉了。我真不晓得旅游社在替我定房间时是怎么搞的。

没办法，只好在附近的Blanch Hotel另外委了一个房间。

把行李安顿好之后，我立刻向旅馆的掌柜询问有关旅游观光队的事情。他递了一本小册子给我，里面节目繁多，但最适合我的是十时四十五分的节目，观光的对象是现代的巴黎(Paris Modern)。

观光的车子早十五分钟到旅馆来，把我带到旅游社去集中，等到游客都到齐了才出发，所以前后浪费了不少时间。

从罗马经过威尼斯、米兰到日内瓦，一路上，天总是阴沉沉的，就是一早来到了巴黎，天气也不见得好。但是在旅游社等待出发的这段时间，太阳忽然从云层里鑽了出来。又暖又亮的阳光，照得人满身舒服。别人也许不觉得，我是很敏感的，所以一直找机会站在阳光最强的地方，恨不得多晒一下。

所谓旅游车，其实也就是一辆大型的巴士。分上下两层，游客多半喜欢坐在上一层；也许坐在那儿，视野会比较广大吧。坐定了，车掌小姐就把耳机分给我们。原来每一张座位的前面，都有一排方形的按钮；每一粒按钮上，都绘上一面国旗。中国或者台湾的国旗都找不到，日本的国旗倒是有的，只是对我毫无用处，无可奈何，只得

往英国国旗上面一按了！我发觉：这年头时常出来看世界（See The World）的人，除了欧美等国的人以外，亚洲方面的旅客，似乎只有日本人最多了，所以不管我去到那里，人家都把我当日本人看待。

根据我以往的印象，美国黑人都很穷，但其中恐怕也有一些是富有的，因为欧洲各地的旅客里面，时常有美国黑人。在巴黎，我就时常看见美国黑人和金髮美女，搭背勾肩，招搖过市。

这一次的观光节目，前后只经过两小时，所以许多标是有名的地方，都没有好好地看。不过凯旋门和铁塔总算是看到了，凯旋门的雄伟，铁塔的壮观，当然都不在话下。

在巴黎参加观光队，唯一令我不喜欢的地方，是观光完毕之后，车子没有把客人送回各自的旅馆，而在半路就把他们丢了下车。旅客人地生疏，咫尺天涯，已经是不行了，更何况天气那么冷，有时想找一个地方避寒都不容易。总之，从观光车下车之后，我就迷路了，结果还是坐德士，才能回到旅馆。

原来我住的旅馆，离闹著名的红磨坊剧院很近很近，只委我走完短短的一条街就到了。即使在冬天，红磨坊剧院这一带地方，还是相当热闹。那里商店、酒吧林立，委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常见有一些卖海鲜的摊子，将新鲜的大螯剖开，摆在摊位上，真不知道僱客买了之后，是怎么吃的。卖烤面包的摊子也有，那天参加观光队回来，肚子饿了，就买了一片烤面包吃。面包上面有猪肉和乳酪，吃起来很香。走了几步路，又看见卖烧鸡的，将一隻一隻的鸡烧得黄黄，挂在壁炉上。问问价钱，一点也不贵，是九点九十五法郎，只比一块烤面包多了四倍的錢。我那时虽然吃了面包，还是一点都不饱，心想几年前在香港吃童子鸡，整整的一隻，一个人就吃下去了，於是就向摊主买了一隻烧鸡，准备带回旅馆吃。红磨坊附近还有一些商店，店里除了卖各种日用品和紀念品、玩具之外，也卖「艺术照片」。對於一名从新加坡去的旅客来说，那些照片的画面是颇为惊人的。你见过所谓真操鎖这种玩意嗎？在这种地方，你也有机会见識見識一下。

回到旅馆，第一件事就是吃烧鸡。狼吞虎嚥，一眨眼就吃下了一个鸡腿。等到委再吃第二个鸡腿时，舐舐舌头，忽然发生了一个疑

问：为什么这隻鸡一点味道都没有呢？刚才在撕鸡腿时，好像也是鬆鬆的，轻轻一撕就撕下了。再說，卖的价錢又那么便宜，难道說那是死鸡拔了毛才去燒的嗎？这个念头一产生，馬上就覺得反胃，再也吃不下了。一直到了今天，我还不曉得那次吃的是不是死鸡。

第二天，在旅館里吃早餐。掌柜的一見到我，就跟我說一声「新年快乐」，我这才猛然記起当天是阳曆元旦。

早餐是在餐廳吃的。小小的旅館，小小的餐廳，但是廳里的一面牆壁，是一張放大了許多倍的风光照片做成的，坐在那兒喝咖啡，倒是別有一种情調。

早餐之后，又坐了觀光车到处走。所去的，也不外是一般的遊記書上提了又提的那些地方。去过了这些地方，我更加覺得巴黎实在大，它跟威尼斯和日內瓦完全不同，委靠自己拿了地图出去蕩，是几乎做不到的。不过巴黎虽然是个大地方，但是不管你去到那里，也总在塞納河两岸。

又在飞机上了，目的地是英国的倫敦。下望积雪的巴黎，好像一窩塵封的古屋，叫人很想拿起塵拂去扫它一扫。

倫敦與我

倫敦與我的關係，說起來相當疏淺。我只跟她相處了三天，就向她告別了。

在倫敦，我住的旅店相當豪華，叫做 **Cumberland Hotel**，收費率是每天五鎊十五先令，折換起新加坡幣來，就委好幾十塊錢了。不過房間里的設備，倒是應有盡有，床頭還有一種裝置，叫做「按摩童」(Massach-Boy)，只委你放進兩個先令，你的睡床就會輕輕地震動，為你按摩十五分鐘，使你隔天清早起身時精神百倍。旅店有很多層樓，每一層樓的一個角落，都安放著一個大冰箱，上書 **Magic Ice** (魔法冰块) 二字，房客幾時委冰，可以自己揭開冰箱的蓋，盡量取用，不收分文。在外国，不收分文的东西不多，所以即使是稀鬆平常的冰块，也祇是很可貴的了。

Cumberland Hotel 在 **Marble Arch**，那地方有一條長長的大街，街上都是大百貨公司，相隔很遠才有一兩間餐室，委吃东西真不大方便。

刚到倫敦的那一天晚上，我到街上去躡躡，看見有一間戲院，正在放映一部名叫「瑞典性遊戲」(**Swedish Sex Play**) 的電影。心想：瑞典是在性愛方面十分開通的国家，即使是普通涉及男女關係的影片，恐怕都稍有可觀之處，何況這部堂堂皇皇、標榜著是性的遊戲的片子呢？至於英国，最保守的是她，最不保守的也是她，許多旁的国家通不過的電影，到了她手里，可一點都沒有問題。既然如此，我可不委放棄看這部電影的機會。

正在買票時，我看見票房上面有一塊牌子，說明放映的影片共分為四類，即 **U**、**A**、**AA** 和 **X**。標明 **X** 的影片，只有十八歲以上的觀眾才能問津。那是一部黑白片，演員的演技既不見如何精彩，其他方面，也沒有什麼看頭，實在大失所望。回想去年在日本東京的銀座所看的一部彩色日本片子，在暴露方面，就比這部瑞典片大膽得多。

到倫敦的隔一天早上，我想依照地址去找一個住在倫敦的朋友，但倫敦是一個大城市，就是有了街名門牌號數，也還是不容易找到委去的地方。我把地址拿給一個在街上巡邏的警察看，他看了之後也搖搖頭。不過他接著說了一聲「慢著」，就把電話機湊近嘴边，幫我向有閱方面查問。不到兩分鐘時間，他就把正確的地址打听出來了，而且還告訴我應該搭什麼車，到了什麼地方之後，又必須換什麼車。有了這樣的警察，對當地行人和外國旅客，都大有幫助。新加坡的警察，可就沒有這種隨身配備了。

轉了兩趟車，走了很遠的路，才到達 SL 的家。她說她前一晚會到我機坊去接我，只是遲到了十三分鐘，而我偏偏又是一個急性兼慌張的旅客，連五分鐘也等不來，結果她白走了一趟，我也花了一些冤枉的德士費。

見了面，話應該很多，但是我卻冷得老半天說不出話來，那樣子實在有點狼狽。SL 給我泡了熱茶，又倒了些濃酒給我喝，還讓我在客廳里的火爐旁邊坐着烤火。半晌，才暖和了許多，舌頭也比較听话了。

SL 的房子不祇大，但是佈置得很好，每一層樓，每一個角落，都給人一種溫馨舒適的感覺。「已經是七十年代的房子了。」她說：「但是在英國，七八十年的房子到處都是。經過裝修之後，也就跟新房子一樣。其實，倫敦的舊房子，一般都很堅固，本地人也很喜歡住舊房子，甚至越舊的房子，他們越喜歡。你知道，英國人就是這麼一種酷愛保存舊東西的民族。」

SL 帶我去看她的花園。隔着玻璃窗望出去，花園里一片荒蕪，枯枝敗葉上，都覆著細雪，結著薄冰。但是 SL 說：「你別看它這副亂糟糟的樣子，到了春天，可就完全不同了。我栽的許多玫瑰花，會開得很盛。角頭那一棵是梨樹，也會結梨子的。」我听了，就說：「在冬天到倫敦來，實在少看了很多東西。」SL 馬上接著說：「怎麼不多？你也真不巧，偏偏今年到這裡來。根據氣象台的報告，今年倫敦的天氣，是本世紀最冷的一次呢！」

喝了茶，SL 全家人帶我出遊。SL 的先生駕車，他的車子里有熱

气設備，坐在里面，比坐在屋子里火炉边还温暖。

SL 說我應該去看看一些名画，於是我們去了画廊博物館（Art Gallery Museum）。這地方規模非常大，里面收藏的名画也很多，一時想詳細地看，實在沒有那么多工夫，只好走馬看花，匆匆地轉一轉。記得其中有一些名画，是屬於馬蒂斯、梵果、畢加索、米勒、馬奈等人的真跡，遇到這些自己熟悉的作家的作品時，才特別多看一眼。

博物館里有一個角落，有用名画印製的明信片出售。像這樣一個地方，既能讓人欣賞名画，培養高尚的情操，又能順便做做生意，真是一舉兩得。

我們還去參觀了另外一兩間博物館，因為看的東西太多，一時反而不知從何說起了。



看見了海德公園

寫遊記的人，只妥提到倫敦，沒有不給海德公園帶上一筆的。

我末到了倫敦之後，便一直想看一看海德公園，可是却不曉得海德公園在那里，等到我从住的旅館的櫃台拿到一張地圖，才發現它原來就在旅館的附近，只妥跨過馬路就到了。

已經是早晨十點鐘了，太陽才剛剛起身，所以天氣非常冷。我穿上幾件羊毛衣，又戴上皮手套，從大街轉彎的地方步下石級，由地下人行道走到海德公園去。

早晨的海德公園，依舊在冬眠的狀態中，不會呼吸，也不會蠕動。倫敦是一個多霧之都，即使在平時，已經是朦朧籠籠的了，更何況是在冬天呢？所以呈現在我眼前的似曾相識的海德公園，正被一片很白很濃的霧籠罩着，看不清它的全貌。除了我，公園里還有疏疏落落的幾個遊人。正如所有的倫敦人一樣，他們都靜靜地走着，誰都不跟誰打個招呼。

海德公園里，不是有一個可以讓市民自由演講，發表偉論的地方麼？是的，我很容易的就找到了，它就在公園的一角，所以也叫做「發言人的角落」(Speakers Corner)。這樣冷的天氣，那里還会有人跑到這兒來口沫橫飛一番呢？就祇有了一隻牛奶箱，箱上高高地站着一個比手刮腳的人，恐怕也很难吸引熱愛民主的听众吧？

胡亂地走了一段路，終於抵受不住寒氣的侵襲，匆匆地逃回旅館去了。

吃過中餐，SL和她的先生開了車到旅館來接我，說是妥帶我出去玩。他們的女兒露露和傑克琳也一起來，一個個都穿得胖都都的，可愛得很。SL問我自己去過那些地方，我說剛去過海德公園，只是看不到什麼，如果他們不反對，我還想去一次。

於是我們一起去海德公園。

SL的先生說：「還是先讓我駕車繞公園一周，這樣，你就曉得

海德到底有多大了。」海德公园的确非常大，因为我们駕了老半天的车，才再回到起点来。

毕竟已经过了中午，天气不像早晨那么冷了，所以海德公园里，也热闹了很多。「癸言人的角落」那兒，现在有人在作不平之鳴了，远远地望去，人往人來，听众似乎也不少。

即使是冬天，海德公园也可以作为露天画廊。画家们把他们的傑作一幅接一幅掛了起来，等待爱画又買得起画的人到來選購。

我真沒想到海德公园里还有湖，而且面积并不小。SL說：「到了夏天，还有人到湖里來游泳和划船呢！」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的，因为当她在說这話时，我眼前的湖水，居然冷得結了冰。但是所結的冰并不厚，只是薄薄的一层，我只委稍微出一点力，就能用手指把冰块插破，然后把它从水里捞上來。像那样的一块冰，無論从厚度或外形來看，都跟一片玻璃没有什么不同。

湖上的冰这么薄，人当然不能在上面走，但是成羣的鴿子和海鷗，却趁机飛到冰上來散步。我心里想，如果牠們聰明一些，也学人一般在上面作溜冰遊戲，那不是很好玩？

接着我们去參觀博物館。我覺得參觀博物館有一个令人討厭的地方，就是館里陈列的东西老是那么多，委細細的看嘛，沒有时间，隨隨便便看嘛，又沒有多大益处。所以我每一回參觀博物館，印象总是不深刻。

霧还是很濃，很多时候，SL的先生指着一幢一幢高大的建築物，告訴我那就是著名的什么什么，我探头到车窗外去看，有时只看到建築物的「下半身」，其他的部份，都墜入五里霧中去了。

SL委我到她的家去吃晚餐，菜是由她自己做的，有馬鈴薯、包菜和切了片的牛肉。SL來了倫敦以后，也学会了做西餐。西餐，尤其是英国餐，简直极尽淡而寡味之能事，但是那一餐我还是吃得飽，主人盛意拳拳，我怎能不領情呢。

当天晚上，我自己到倫敦最熱鬧的 Piccadilly Circus 去。这里似乎是一个藏垢納污的地方，所以各种类型的人物都有，特別是妓女和嬉皮士。我走进一间百物杂陈的市場，看見那兒有公閱售賣的迷幻

葯和淫書。有一个攤子，是专门为好奇的客人製造新聞的。只委你付一笔小錢，攤主就把你的大名印在一份只空下一則头条新聞的報帶上。看来这门生意很值得投資，因为企望成为新聞人物的顧客，竟然在排队付錢呢！

SL 和她的先生，还帶我到倫敦的唐人街去吃中餐。我们去的那一間，据說是最好的一間，所以生意興隆，座无虚席。客人以华人居多，洋人只有寥寥的几个。菜是廣東菜，也卖虾餃、燒賣之类的廣東點心。邻座有一席华人，年紀稍大的，說的英語帶点「廣東腔」，年紀小的那几个，已經能操一口标准的英語了。这些人，一定深深地爱上倫敦的霧，不思江南江北的阳光了。



嘩！這麼多鸚鵡

到夏威夷已經好多天了，天气总是不大好，动不动就下起雨来。这儿的雨不大，而且下过一阵就停了，但是出门到底不大方便。我们好几次准备要去环岛，结果都不成功。今天一早起来，阳光却暖得很，我们想，应该不会下雨了吧！所以桑辉、一华就驾了车子，载我到夏威夷大学去找孟珠，然后一起兜风去。

我们先去「海生动物公园」(Sea Life Park)，接着才去「天堂公园」(Paradise Park)。

天堂公园在一处叫做瑪諾阿(Manoa)的山谷中。它佔地十五畝，侧面有陡峭而翠綠的羣山和銀光闪闪的瀑布。——这是旅遊的传单上說的。

四个人中，只有我一个沒有去过天堂公园。談起海生动物公园和天堂公园那一个比较好玩时，孟珠說她喜欢后者，因为公园里树木非常多，能給人一种原始森林的感觉。「对了，」孟珠忽然想起了一樁事：「你们曉得天堂公园的主人是誰嗎？」我们都說不曉得。孟珠就接下去說：「有一天，我和同学到那边去，走到一个地方，看見一个人在採摘花木，我们心里就想：这人真是沒有公共道德，便走上前去阻止他，那里知道他却回答說：我就是这座公园的主人呀！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而且我们也認出了，那人原来就是当年一直在演人猿泰山的演員！」

「原来是他。」我们都說。

「不过他已經蒼老多了。」

說話間不觉就来到天堂公园的大门口。反正这一帶地方的环境都很不錯，所以桑辉、一华和孟珠，就在门口附近一面聊天，一面等我，我便自己一个人買了票进去。

一过了售票处不多远，我就發觉自己已經来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鉄籠中，同时禁不住暗暗地叫了起来：「嘩！这么多鸚鵡。」

鐵籠里的鸚鵡的確很多，花花綠綠，什麼顏色都有。說到種類，有普通鸚鵡、金剛鸚鵡和東印度及澳大利亞的白鸚鵡，每一隻的身體都很大。

鐵籠有狹長的過道，過道的中間，又分隔成很多道門，你每走過一道門，都不斷地可以看到一羣鸚鵡。這些鸚鵡，大概都畜養過一段時間，所以十分馴服。你用手去摸牠們，牠們只是走避，卻不會張開利咀來啄你。牠們最喜歡吃的東西，也許是向日葵的種子吧，所以許多遊客都買了這樣東西，帶進去給牠們吃。你把向日葵的種子放在手心，鸚鵡就到你的手心旁邊來啄食。牠們吃這東西的本事實在大，只見牠們把它銜在咀尖咬了幾咬，馬上壳是壳，肉是肉，一點不含糊。

出了鐵籠，又是另一個天地。不管你走到那一個角落，你再也看不到裕廊飛禽公園那樣的鳥籠了。現在你是在一個綠油油的世界裡，花花草草，把你团团包圍着。孟珠說的沒有錯，這地方是能給人一種在原始森林中的感覺。尤其當你走進了一些更加幽深的林子里去的時候，這種感覺就非常的強烈了。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奇怪，既然公園的主人是泰山，他年輕時拍片的地點，都是在蠻荒僻野的叢林中，到了他退居林下時，把當年的所見和所感受的，重新注入這十五畝的林泉中，本來就是很自然的事。

公園裡，我最欣賞的，委實是那一條修竹構成的小道了。誰沒有見過竹林？但是公園裡的竹林，是與眾不同的；或者說，這兒所栽種的竹，是與眾不同的。它們實在異樣的筆直，出奇的青翠，而且更可貴的，是不生零亂芸茛的枝椏。葉子當然是有的，但都長在高處。一路上走着，也不見有敗枝殘葉。再加上竹林是茂密的，陽光都在葉尖之外，陰涼之中，還感到十分清爽。所以，當我走到竹林的盡頭處時，心裡不覺暗暗地惋惜：「這條小徑，為什麼不更長一些呢？」

另一條小路我也很喜歡。覆蓋着小路的是那一種植物，我不知道，但不是竹。這種植物的特點，是它們都長得很低，而且橫枝多得不得了。這些橫枝，交叉錯落，在畫幅裡，可以形成十分美麗的構圖。

公園裡還有其他各種樹木，叫得出名字的，有椰樹、芭蕉、鐵樹

等等，全是熱帶的植物。還有柚，一個一個黃橙橙的，掛在樹枝上，沒有見過的，覺得也很好玩。

公園的主人畢竟是熟悉遊客的心理的。遊客看見那麼多鸚鵡，當然都很想跟牠們拍一些照。鐵籠里光線不好，不適合拍，於是公園的主人，就選了幾隻鸚鵡，安置在鐵籠外另一個空曠的地方，讓牠們和遊客一起作狀。遊客可以把牠們放在手臂上、肩膀上，一點也沒有被咬被啄的危險。

參觀天堂公園的一項 **Highlight**（壓軸節目？），是到鳥類小劇場去看鸚鵡的表演。這種表演一天分好幾場，所以早晚的遊客，總會有觀賞演出的機會。且別看輕那麼小小一塊長着羽毛的肉團，演起戲來，可叫你不能不歎為觀止呢！在馴鳥師的指導下，幾隻各種顏色的鸚鵡，都出盡看家本領，參加各項演出，包括走鋼繩、踏車、玩牌、乘升降機、做祿術、汲水、升旗等。演出的精彩，自不在話下。尤其是做祿術那一項，更看得觀眾目瞪口呆。馴鳥師問表演的鸚鵡數字的加減時，牠雖然不能應聲回答，卻能用咀搖鐘，以鐘聲響的次數來作為題目的答案，分毫不差。為了怕馴鳥師耍把戲，觀眾席上也有人當眾出題的，答案又是拿個滿分，真不曉得到底怎麼搞的。

公園還鼓吹他們的露那麗羅淺水湖（**Lunalilo Lagoon**），說那兒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飛翔大禽坊（**free-flight aviary**）之一。湖里養有一百頭紅鶴，美的確很美，不過已經看過紅鶴的人，就不覺得稀奇了。

看鯨魚跳舞

記不得是那一期了，該者文摘里有一篇文章，报导的就是有闲夏威夷那座「海生动物公园」(Sea-life Park)的事。旅遊传单上也說，这座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公园。如果从怀基基海滩(Waikiki)出發，只須開十五里的車，就可以抵達目的地。一月十六日那天，榮輝和一華駕車帶我去了一次，結果撲了一個空，只見公園門口掛了一塊牌子，說是因為有風的緣故，當天暫停開放。我一時掃興得很，而且一直想不通，颶風和開放不開放，到底有什麼密切的關係。

幸虧第二次去的時候，公園的大門洞開，我才滿足了一瞻風采的願望。

入門票是美金三塊錢，我拿了榮輝的夏大學生証去買票，冒充夏大的學生，才節省了一塊錢美金。

雖然說這座海上公園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座，但是當我一踏進門時，它並不會給予我一種大的印象。說老實話，它一點也沒有我想象中那麼壯觀，更沒有富麗堂皇的外貌。不過，如果想到其中一個選擇的目的地去，那就非先按圖索驥不可了。

參觀海上公園，最重姿的是看鯨魚的表演，所以應該先趕到「鯨魚灣」(Whale's Cove)去。鯨魚灣的淺水里，時時刻刻都停泊着一艘構圖很美，很有特色的船。這艘船，長七十尺，就是根據那艘名叫愛塞斯(Essex)的捕鯨船仿製的。

馴鯨魚的人，用哨子來指揮鯨魚表演。鯨魚一聽見哨子的聲音，就會從水里躍到水面上來，躍得很高很高，然後在空中搖了幾搖，才掉回到水里去。沙的一聲，水面上濺起很高的浪花。有時候鯨魚並不想跳得很高，牠只是把大半个身子伸出水面來，然後就來一招凌波微步，那姿態，就好像在跳舞一般。當然，每一回的演出之後，鯨魚都會得到獎賞的，牠們的獎品，是一條新鮮可口的小魚。

另外一個角落，也有類似的表演，那地方叫做「海洋科學戲院」

(Ocean Science Theatre)。观众可以坐在高高低低的座位上，观赏海豚更精彩的演出。在这里，海豚会让你看见牠们怎么样帮助在深海里探险的潜水员做工，如替他们传送工具等；怎样在危难的时刻，把溺水的人救到岸上来。当驯海豚的人把一个像呼拉圈一般的東西搁在高空中的时候，海豚还能像馬戏班里的演員一般，先躍出水面，鑽进圈里，然后才跌落下来。有一回，海豚还故意把身体轻轻一縱，伏臥在池边上，让观众細心端詳一下牠的丰采。在整个表演的过程中，观众的反应当然是十分热烈的，他们时而禁不住放声大笑，时而惊愕得張大了眼睛，时而感动得报之以响亮的掌声。

在戏院里参加演出的，除了几隻海豚以外，还有一大羣企鵝。在这以前，我以为企鵝只能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地方，現在才曉得原来在南美洲也一样有企鵝。那兒的企鵝，屬於热带企鵝。这种热带企鵝，身体都很小。当天在戏院耍把戏的，就是南美洲的企鵝。也就是这个原因，新加坡的天气虽然这么热，裕廊飛禽公园里照养企鵝不誤。

海豚解人意，能遊戲，能工作，这一点我曉得，看電視节目「海豚春秋」已經看得多了。至於企鵝也能当起杂技演員来，我倒是第一次看到。

那天献艺的一羣小企鵝，是关在水池上端高处的一个籠子里。表演开始时，企鵝就从籠子里被放了出来。牠们一隻隻排好了队，走到搁在水池上一架滑梯的旁边，然后依照次序，滑了下来。只听得几声撲通，便都掉到水池里去了。更有趣的是，这几隻企鵝掉下水以后，游到池边，几隻企鵝爬上了水池，又排好了队，重新开始坐滑梯的遊戲。

在另一个露天的水池中，还可以看见几隻海狗。在馬戏班里，海狗是表演顶皮球的絕技的，但那一天，那几隻海狗只是逍遙自在地在水里游来游去，并没有参加表演。

公园里其他的海生动物，是各色各样的魚类。要参观这些魚类，遊客必須走到据說是有三層深的透明玻璃水族館里去。水族館是用活的夏威夷礁石做成的，这是这座公园的主人特別加以鼓吹的一个特色。海豚和企鵝的表演，在新加坡是看不到的，至於礁石水中的魚

类，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只委去过克里夫水族馆的人，不看也不算是吃什么大虧。

只委有时间，到海上公园的遊客，还可以到一处叫做「海里的人」(Man in the Sea)的地方，去看看潛水科学家怎样在水中生活和工作，参观夏威夷人的漁村等。口渴了，就到餐室去喝一杯水。我記起来了，由於餐室和公园是相通的，所以到餐室去的人，在经过一道门时，便必須讓守门人在手臂上盖一个青色的印，以防魚目混珠。不过，如果你一不小心，把印痕擦掉，那可有点兒麻煩了。



夏威夷式的會議

我到夏威夷去的目的，只是为了出席一个太平洋区的語言會議（Pacific Conference on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Universals）。我先到欧洲，经过美国大陆，最后才到夏威夷。为了使旅途的負担比较轻，我不敢多帶行李，就是大衣，也只帶了两件，一件是在欧、美两地穿的，另一件却一直藏在皮箱里，动都不敢动，準備等到达夏威夷后，出席會議时才穿。我心里一直都这样想：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會議呢，開会的第一天，仪式一定非常隆重，各国的嘉宾和代表，一定都从四方八面，云集到那儿。为了不給自己所代表的国家丟臉，他們的穿著，一定十分講究。綁領帶是不必說的了，而且一定穿料子很好的大衣，皮鞋擦得亮亮的，头一低，就可以当作鏡子。

開会的日期終於到了。早上九点鐘，我就赶到那儿。已经过了開会的时间，會議廳门口还有人在办理註冊手續。有人他乡遇故知，在談个沒完沒了；有人手里拿着一隻昏杯，在喝咖啡。

最后，大家总都进了会场。会场很小，只能容納一两百个人。再看看台上，只見那上面也沒有一張像样的會議桌，用桌支撐一張临时大桌面的，是两个在馬路上隨便可以看到的条形木架子。架子后面，坐着几位当天要發表偉論的語言學家。

不久，主持人上台說話了。是一个男的，美国人，年紀轻轻的，留着一撮鬍子，样子瀟洒得委命。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居然穿着一件花花綠綠的夏威夷恤衫，說起話來，既輕鬆，又风趣。他臉上永远笑咪咪，完全找不到一絲学者的所謂严肃的痕跡。当时，我心里正在想：你这人怎么这样衣冠不整，吊兒郎当。那里知道他反而取笑起台下的听众來，說这是一个非正式的會議，出席諸君，大可以不必盛裝而來。說得那些西装毕挺，隆重其事的列席者如笔者之流，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第一天开会遇到这种情形，所以到了第二天，我也只好入乡随俗，跟着马虎起来。接下去的那几天，不但绝不穿大衣，而且也不系领带。长袖子的白衣脱掉了，代之以「夏威夷」。其实，有些出席者，还穿了拖鞋去呢！不过这一类人多半是夏大的学生，我是无论如何不敢效法的。对了，每逢休息时，会坊外头都有免费咖啡供应，有些人喝了一半，时间到了，那些人不是赶快放下杯子，而是赶快把杯子带到会坊里去。对于干这种好事的人，没有一个好管闲事者去多看他一眼，更不必说到走上前去干涉他。总之，我行我素，空气是自由的、轻松的。

不过，自由并不等于没有法纪，轻松并不等于胡闹。在为期一周的会议中，参加会议者发言相当热烈，一篇一篇的论著，都由作者当众宣读出来。论文读完之后，还准备好听众提出的问题 and 质疑。不过后面这一部份，都是在下午讨论会 Colloquium 中举行的。讨论会在进行时，往往争得面红耳赤。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的，是那位代表西德的语言学者，此公是个大块头，但满身是劲。他不仅英语说得好，而且语多惊人，时时博得听众热烈的笑声和掌声。

有一天，旅美的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来了。看他那样子，已经老态龙钟，不过他还是不会忘记偶尔说一两句幽默的话。他那一天宣读的论文是有关推行华语时应该注意的一些方言歧异问题，题目长得不得了，叫做什么 **Some Contrastiv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他认为广东话跟华语在语言、词彙和语法上都是不同的，为了说明这一点，还把一些例子油印在带上，发给听众。

近末有几部电影，都是叫做什么什么「式」(Style)的，所以我就想到会议在夏威夷，应该也有自己的特色的，不妨就叫它做「夏威夷式的会议」吧！

夏大印象

一月十日那一天，我比原定的时间早到夏威夷。本来蔡辉和一华，是会到机场来接我的，但是由於我来不及通知他们下飞机的时间，他们当然不会到机场来。

还是自己去找他们吧。这么决定了之后，我就叫了一辆计程车，委司机根据地址载我到目的地去。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夏威夷大学。

蔡辉和一华给我的虽然是夏大的地址，但是那只是一个通讯处，他们并不住在那儿。我在男生宿舍的办事处翻了半天新加坡学生的名单，结果半个人都找不到。腾芳趁着假期之便，已经去了美国大陆。再翻女生的名单，孟珠也不在，她跟同学到邻岛去，还没有回来。幸亏有另外一位女学生，也是从新加坡去的，通了电话之后，她坚持委来陪我，一直陪到蔡辉和一华从他们的家赶到夏大来。

把皮箱暂时搁在办事处之后，我一身轻松，而且有一些时间可以消磨。

「你想到那里去吗？」她问。

我说：「随便走走吧，就利用这段时间，参观一下大学也好。」

於是我们一起在初春的阳光里散步。

我最先注意的是建筑物。夏大的建筑物很新，但是论色彩，却嫌太单调了。再看看道旁，也不见有鲜花。蔡辉仗里说，夏威夷是一个花园城市，为什么夏大却是光秃秃的？别说鲜花，连草地也不见得油绿。后来我才晓得是少下雨的缘故。蔡辉后来说：「这里是这样的。你别看它又乾燥又枯黄的，只委下几天雨，就苍翠得很可爱了。」

远远地望去，马路旁一片青葱。是草么？走近了，才知道那不是草。那是用青色的漆，刷上去的一段行人道。没有雨，漆还是青的，草一般的青。这倒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沿着东西路(East-West Road)走，来到了「东西中心」(East-

West Centre)，那是榮輝他們唸書的地方。

「就在这里拍一張照好不好？許多人到夏大來，都在这里拍照。」她說。

於是我跑到建築物前面的燈柱底下站着。燈柱上端白色的燈泡，圓圓的，聚在一起，像一朵很大的鮮花。

「要不要喝一杯水？」當然要。餐室在「東西中心」傑佛遜堂（Jefferson Hall）的底层，必須走下一道樓梯。

我很喜歡這間餐室，光線、設計都很好，很有情調。「窗外尤其美。」我說。

「窗外是日本花園。」

「那就是日本花園嗎？」我記起來了，榮輝在仗里也提過這座花園，他說是花了一百萬美金建成的。

「一百萬美金只建這麼小小一個花園？」我不相信，但據說是事實。

坐在任何落地長窗的旁邊，都是很舒服的，但是我急着要到花園里去看看。

也許值錢的地方，是那條細細的溪流。水是流動的，但溪流却是人工的產物。溪流本身並沒有什麼可愛之處，可愛的是溪流里數不勝數的日本大鯉魚。日本鯉魚有很多顏色，但橘紅的往往最好看。溪流旁邊有典型的日本石燈。（沒有石燈還像個日本花園嗎？）低頭看草地時，覺得草地也不平常，溪流另一邊的灌木叢也不平常，它投下許多連感覺都是陰涼的影子。

接下來的一个星期，為了聽演講，我幾乎天天都去夏大。有一天，我去了圖書館。圖書館就是圖書館，我不能說它給我的印象很深，事實上，我也沒有時間好好地去看。老同學朱先生是中文書籍的管理員，在他熱情的引導下，我參觀了不少該館珍藏的中文圖書。我沒有把他們的藏書和南大、新大的中文藏書數量作一個比較，但是我羨慕他們有不少我們在新加坡買不到也看不到的書。當然，他們的書籍的來源，是比我們豐富的。

我沒有機會去了解夏大一般學生學習的情況，我所看到的，都是

表面的。你喜欢不喜欢是另外一个问题，你赞成不赞成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的学生，有些是作嬉皮士装束的。他们的头髮留得很長，鬍鬚也留得很長。正經一点的，穿拖鞋去上課，也有不少赤着脚的。赤着脚没有什么奇怪，奇怪的是赤裸着的脚的上端，可能濃装艳抹。

你喜欢山嗎？如果你喜欢山，你一定会喜欢夏大，最少是夏大的校园。不管你走到那里，一抬起头，山就屹立在你的前面。而且不是云南园那样的山；云南园的山，只懂得一路青到海；夏大的山，离你更近，对你更亲切。它总是高高的，孕蓄着凉快与迷濛。



國際市場和歪基基

有这么一种可能：你說你到夏威夷去，而事实上你并没有到过夏威夷。我就是这样。人家问我去那里，我說我到夏威夷去，可是事实上我并没有到过夏威夷。

这话怎么说？夏威夷是由五个岛屿组成的，它们是：夏威夷（Hawaii）、哦阿乎（Oahu）、毛威（Maui）、摩罗盖（Molokai）和拉奈（Lanai）。夏威夷岛是其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岛，所以就把这一组的岛总称为夏威夷了。我去的是哦阿乎岛，首府火奴鲁鲁就在这个岛上。如果你下了飞机之后，就被导游员牵着鼻子去国际市场和歪基基，那么，你所去的夏威夷的范围，就更加小得可怜了。

而实际上，很多在旅游期间智力仅次于白痴的旅客，也只知道一个国际市场和歪基基。

国际市场和歪基基，完全是为游客而设的。因为它们完全是为游客而设的，所以有些人嫌它们商业化，丑陋而不真实。

你到国际市场，你也就到了歪基基；你到了歪基基，你也就到了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和歪基基，根本就在同一个地方，只是一条马路之隔。

先说国际市场吧。当你来到那个地方的入口处时，抬头一看，你就可以看见三个大字 **International Market Place**。那是一处丛林，许许多多的椰子树，把一些低矮的建筑物和摊位覆盖着。那里有酒吧，有夜总会，卖纪念品的小摊子尤其多。纪念品当然越小越方便携带。你看上了一串锁匙鍊，鍊上连着一块雕刻着人像神像或者鬼像的黑木头，问问价钱，是一块美金，乘个三，是三块钱新加坡币。同样的东西，拿到新加坡卖，三毛钱你说便宜，五毛钱你就嫌贵了，所以不买。买了送给一个新加坡的朋友，他会把它往放杂物的抽屉一丢，然后说你这人真孤寒。

一串串的锁匙鍊，一串串贝壳穿成的项鍊，一串串五彩小石头穿

成的手鐲，一串串塑膠花環、鮮花環。雞蛋花，紅的黃的白的雞蛋花（我們小的時候叫它做死人花）。椰子也可以賣，連皮雕成一隻猴子的椰子可以賣，什麼也不雕的椰子也可以賣。其中有一粒，上面還寫了字呢！寫了字，身價就不同了。寫的是：I am a Coconut！（我是一粒椰子）；下面的一行是：Yes, I know.（是的，我知道。）。我很喜歡這兩行字，這裡面有很濃很高級的幽默。你一看到就笑，過後想想，還是覺得很好笑。有這兩行字的一粒椰子，即使放在客廳，也不會有「牛糞放在鮮花上」之感。

想畫張畫嗎？我是說，想請人家幫你畫一張速寫、素描或者很能夠抓住特徵的漫畫嗎？樹陰下有職業畫家，幹的正是這種工作。

在夏威夷，誰都很年輕，那些平時已經很年輕的金髮碧眼的老夫老妻，到了夏威夷，顯得加倍的年輕。商店裡在售賣夏威夷恤。這裡的夏威夷恤，比新加坡的姿鮮艷得多。藍的就藍得像這兒周圍的海水，黃的就黃得像剛成熟的菠蘿，紅的就紅得像這兒特產的白心的大紅花。賣貨員除了說英語，說的是日本語。有的店門口還掛了一塊牌，說：「本店有能操日語的店員為君服務」，因為遊客中有很多是日本人。這年頭，日本人很吃得開，紛紛離開了島國，雲遊四海。其實，從日本到夏威夷，路途也很近，出來跑一趟，花不了多少錢。

現在是初春，天氣涼，也常下雨，委不然，他們說，這兒的嬉皮士更像嬉皮士。他們有時委穿比別人多的衣服，有時什麼衣服也不委穿。他們聚在一起，吸毒、做愛，或者靜靜地坐着躺着，看旅客走過去，看時間走過去。

我覺得國際市場白天不大好玩，夜里比較好玩。夜里迷幻，又有燈光。其實燈光并不好，火把才好。叢林裡有很多火把，有了火把，才有氣氛。火把燃燒着時，光是搖曳的，跳動的，沒有永恆的麻木，却有屬於節日的短暫的熱鬧和狂歡。它使人想到千金一刻，良夜不能留。當然，音樂是不可缺少的；沒有音樂，什麼氣氛都談不上。有音樂，而且是夏威夷音樂，你委不醉，也不可能了。

有音樂之聲，也有流水之聲，瀑布之聲；聲從叢林中來。小小的，流動的銀光，却也有假山壑谷的趣味。

歪基基呢？你喜欢它，你叫它威基基；你不喜欢它，你叫它歪基基。其实它就叫 **Waikiki**，玄所謂「歪」与「威」。我讀过田中惠一篇談 **Waikiki** 的文章，他說他不喜欢 **Waikiki**，而他把它譯为歪基基。我看慣了，也把 **Waikiki** 叫做歪基基。

田中惠說歪基基比不上新加坡的丹那美拉。我說不上很喜欢歪基基，但是丹那美拉未必胜过歪基基。丹那美拉的海水有时脏得不像話，歪基基的海水不脏。如果你不先看潮汐报告就到丹那美拉去，你有时會撲个空，近海处一片平沙，可以落雁。歪基基却似乎时时刻刻都有海水，玄望洋兴叹之虞。丹那美拉的沙，不够乾淨，也有点粗。歪基基的沙的特点，是可以捏成一粒球，不落地，不会散。这样的沙能不又細又幼嗎？老夏威夷（北京住久的人叫老北京）告訴我說，歪基基的沙是特別从別处运来填的。若然，那就难怪了。还有，天气太热到丹那美拉去，往往暴露得太多，皮膚受不了，也不容易找个地方来躲藏，教人叫苦连天。歪基基附近的树很多，还有草地，委撤退，一点不困难。

歪基基，那一点比不上丹那美拉？

購物中心阿拉摩那

我所以妄写阿拉摩那，因为这个購物中心，据說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購物中心。

是不是真的是全世界最大的，我可不曉得，不过这个購物中心規模非常大，那是毫无疑問的。

日本有很大的百貨公司，你一走进去，自动楼梯就把你送上一楼又一楼，一直到达天台上。在天台上，你可以坐下赏花，听鳥兒的歌唱。但是阿拉摩那不是这个样子，它并不高，它沒有分成很多很多层，它是以佔地面积取胜的。不过，它也分为楼上楼下两层，所以，和它相毗邻的停车坊，也是上下两层的。你把车子开进了停车坊之后，就兴冲冲地購物去了，等到購物完毕，想到车子，才發覺已經忘記停在什么地方。首先，你必須肯走到底停在楼上或楼下，然后才能进一步思索楼上或楼下的那一点。妄是你搞不清这些，你的车子会暂时失踪，那是毫无疑問的。当然，「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多花一些时间，上下求索，最終还是可以找到的。

既然是購物中心，当然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卖。你到阿拉摩那去，不必担心不能買到想買的东西；你应该担心的，只是有沒有帶够買东西的錢。夏威夷的特产黑珊瑚是很名貴的，暗綠色的火山結晶岩也很美很美。買一对乐乐球吧，一对一块錢美金，耍得好时，会發出一连串金石之声。刚拍了一卷彩色菲林嗎？放在这里，明天来拿好了；过一个晚上，就能把它洗出来。

走着走着，你累了，你渴了，你餓了。这时，你可以在露天的庭院里坐下来，一面休息，一面吃东西。庭院里也很好玩，人来人往，看人也不错。不看人时，就看噴泉，看日本大鯉魚成羣結队在池里游泳。

阿拉摩那的东西很貴，但是有时候也很便宜。遇到大減价的日子，阿拉摩那的东西很便宜。有人在大減价的日子，花了几毛錢美

踪 跡

